脫讀公文章古公道氣眞作天際眞人想飢渴之懷非敢誑語願言努力精進務期舍筏勇退何爲幸深念之凡夫効忠聖賢大可笑爾辱委敎新刻當勉附青雲忽思先生刻見和七絕于卷末因自校勘此即名根何緣與公共剗除之

與鳳洲先生

聞先生今者脩道益大精進喜慰無量某近奉上命有履畝之役蒙犯霜露郊行野宿至勤劬矣然亦以此得稍寓目境內招提山水差足自娛適至黃渡問土人云此中去婁上州里而近便欲微服間行一訪先生觀中第念觀察使者在踪跡不可自秘又恐先生不欲某有此行也以此徬徨路衢不敢前而思念先生情興業發不可已方匏繫縣中既未敢輕出今以公役遍歷四鄉在外且久封壤相接煙火相望而趑趄不一涉虎谿則膝行望風更何日之有區區欲以此保頭上冠將千秋萬歲亡恙邪敬待命郊

外惟先生進退之舟中得四懷詩末及印公亦
見向往一書兩牋其一上記室一投印公又白
鏹壹星送印公一齋之需乞先生爲之轉致不
盡懸懸

與荆石先生

大師顯化綿竹此言得之范司理司理得之張
無錫無錫君業遺家僮還蜀訪的信非久當到
蓋張乃蜀人也其詳具廷尉先生前日書中想
達左右矣某近以履畝之役久在郊外相望要
江欲操一小舠逕造精廬一侍玄論而還顧身
爲小吏舉動不敢輕率又恐非先生所欲也裴
徊歧路欲行不前神則脉脉往矣墟里咫尺一
別兩年區區顧惜微官謹守世法欲行畏彼吠
厖夙夜牽於多露人生跼蹐如此令人不歡在
邑中無輕出之理今業越在郊野即便道一過
存先生似無所不可謹先使人奉問惟長者命
之速香二觔五兩檀香一觔降香一觔奉觀中
清齋之用幸爲鑒存舟中興懷恭譔小詩四章

書一牋請教不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僊又曰靜處煉
氣鬧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
養得虛靜直是衆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
至塵溷喧擾事物勿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
得箇眞我莫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
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閑無事陶養心性正
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諭云一遇不順無明
頓生如此是足下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
事物上校勘少也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
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
即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蓋靜中之靜不是靜
處動而不失安閑乃爲真靜禪家修止觀覺妄
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用吾之見解照
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即如橫語入
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住須理會
楚漢曹劉不過一場閑氣此悠悠之徒所關繫

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要緊一過清涼矣不肖鈍根淺器苦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劻勷之中時時照管時時磨煉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亂物去即清是僕之得力在閙處不在靜處也非敢謂遂已近道顧既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閒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

僕作私謚議多及此語不審足下以爲何如敬美自秦中還著關洛紀遊屬不肖爲之敘奉去一册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覽憩境内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鷗野鶩興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際

與楊伯翼

讀足下近作如吸日月之華秀爽欲絕僕居吳會得縱觀海内作者如林語工者格卑氣勁者味短尚纖濃則乏風骨吐胸臆則傷體裁作如

牛毛合如麝角罕有當意者每得卿詩便驚異
寶乃知天之賦才故自不同不佞沈溺此道年
來積苦思欲罷棄雕龍絀華返素至手瑤篇不
覺情態復生矣不佞久厭塵垢奈此苦海一旦
誤收于至人如赤日渴夫蹙飲清涼水不自知
其相入也吾師再來人成就乃爾我輩五欲凡
夫譚何容易語云種穀得粮種蘭得香蘭穀不
成猶勝棘刺從此寡慾簡緣道何負於人哉若
謂仙凡有骨非力學所致大道無成不如退就
五慾他日兩失之則非通論也依于大道力修
清淨成則上善不成猶藉以寡過清淨沖漠久
乃益眞聲利醲華味短易盡足下所知也大道
如底其朗如日上智凡夫所共由烏得謂爲軒
轅廣成老氏伯陽之私物世人必不可學學之
輒以爲天下笑也佛氏言衆生亦有佛性儒者
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在慧業文人可知矣神僧
傳列仙傳今班班可考沖舉尸解其事爛然六
合內外以其耳目之所未嘗經而不肯信令業

經耳目矣而不信如故即又可奈何茫茫震旦有上帝有岳瀆有人物而獨無神仙邪鄙儒之言天下豈有神仙盡幻妄耳既無神仙胡得獨有幻妄也足下高明人言下當悟中歲學道僕以爲晚文人才子少不聞道老行五慾無論大道此豈男子之雅致美談哉興言若狂我心耿耿與李山人

新詩日就綿密當其得意何必減杜少陵足下無莊生之傲何善鼓盆如此有小兒女夜半索梨栗得無攪足下詩思乎往得讀蔡山人曇師詩清溫足賞惜不多見甬句東近多奇物僕出門纔六易寒暑後來之秀咄咄逼人不知四明山作何狀出許大靈怪乃爾

白榆集卷之八

東海屠隆緯眞著

書 三

爲瞿賡夫訟寃書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反舌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隆之爲黃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爲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殷勤之歡即問以其人之脩短白黑涎

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沈寃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于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鳴其候爾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隆之言曜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曜九思者楚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寃之何故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寃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卽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鬬口民之沈于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

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寃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凄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儁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爲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寃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離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懷王則江潭之累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沉冤如九思者是聖喆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徂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眞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寃之則惡得眞且徂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　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徂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由興令之不才匆匆然其民民不能堪即邑中聲

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坐其果出一
夫徂擊如古朱家博浪之爲乎果以邑人同作
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如謂
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
邑人同仇而以一夫獨坐可乎且民之所懷其
誰能傾民之所仇其誰能茍黃梅之事某以爲
令實爲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罪而以鼓
衆倡亂曖昧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說也某
雅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
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
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挺如
雲也九思所坐無亦才名爲禍蛾眉取憎爾固
天下所共冤　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
何爲哉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洶洶江漢有年少
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
聞其以詿誤受惡爲塞下遷民心傷其冤而已
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擊登聞鼓
奏書自訟于　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

三博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冤願附緹縈之義某聞而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溫焉醇謹子甲髮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辦的然先秦兩漢聲某此時怳慷而泣數行即欲爲之作一牋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某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關天道皇皇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況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蘼蕪蘭芷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　陛下夢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殳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于黃沙白骨之場蹢躅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十三童子牽衣臥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謠孤兒吟爲行道傷嗟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草間文采銷滅而無

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材培養國脉也區區之愚蓋爲人材國脉寧詎止爲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室亦興歎于家無資財交游莫救乃若大俠郭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爲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爲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游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而下于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蒼皇北走祲禍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甚切痛之某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于氣義愍其冤狀而肯爲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有涼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寓戴仰華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冤不止一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塗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

爲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帝王之士曙

草履登朝跋扈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于下
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煎雪誣枉起
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
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
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答董生書

僕往授金不律于東皇先生下撞碧海上撩青
霞噌吰赫煜震旦咸賞獨無奈丹元君見苦何
而往愬貞寧夜使五丁鉅靈挾雷電見收幾爲

所得比領教至人謂管城君太橫雕繪滿眼靈
明受障何由得見本來其姑務埋照沈彩以還
樸真僕始于是槧而藏此君封以大海紫泥而
下蕆雞巨鑰此君性不受殘時露光怪則取如
來金剛杵將椎碎之又惜不忍下此君懨懨在
櫝中四三年于茲猛虎在檻毒龍投鉢縶不忘
風雲騰躍心而王人翁又重負此君不能置之
天上白玉堂而下與刀錐同處譬如洞庭神女
風鬟憔悴而工既已受殘猶勝辰彼夫之

手丘壑緣多崚嶒氣盡乃不意今日宿爲足下
所發也足下之好僕至矣兩惠投瓊以明相憶
赫蹏翩翩何其絶麗也吾家不律甚神異豈耄
我而遁逃向子形留神往邪不然何此君猶故
而精光銷亡也我四明洞天上有璃芝靈草下
有赤水丹砂秀淑之氣蟠結人羣故多雋朗近
益斐然響奏金石字挾風霜屈指詞林漸及足
下足下不律矯矯作鶱霞之鳳搏秋之隼矣夫
太山之雲合以膚寸而澤徧六合黃河之流出
于如絲而瀾助滄海大人鴻士出漸行遠積深
發鉅斯光耀天壤聲垂後來足下不觀曜靈之
浴咸池挂于扶桑乎其始蒼蒼涼涼其後乃如
探湯故自光音天人下來至于今如一日若石
火流電一瞬過矣文考子安蕭統陳思彼皆以
絶代之才天其天年大都坐此僕尚不解事沾
沾以五彩毫自喜爲天帝所怒電甲長神往
往下窺每片語將出風雷交發震怖欲死幸帝
原之謂毫端雖縱橫而胸臆頗柔澹以故稍得

寬假至今日亦危矣足下方在弱齡去慎之僕願足下爲曜靈不願足下爲石火流電也少而善自韜慎神完氣足何物不辦何遠不到乎僕故少此今以助足下久不荅華札蓋正適僕焚筆研時比爲足下大黃谿子所發遂復犯綺語之戒伸紙濡墨娓娓不休如河朔健將老學枯禪方跏趺面壁時豪少年過而飛鞚舞刀橫槊誇其雄俊而挑之始嗒然冥然再挑之忽起而應焉遂忘其故禪也僕之與足下何以異此海上楊伯翼者僕之友亦足下之友也其爲文宏麗不及僕而奇峭過之足下日與周旋一栖兩雄自足千古其尚放僕收氣滅焰而密修實行無復以丈二長戛見挑也他日褐衣布帽相見大江之汭請作世外譚勿溷廼公事

與荆石先生

比來益苦拮据上官操下如束濕內理簿牘奴罷將迎真無刻暇每侍兵使者披肝瀝膽以世調外相看足爲不肖鮑叔想因尊者耳奬日漸

深薦不肖無以致此近謁督撫公殊禮深眷有
逾於初亦不知何自得之踈愚之人守其區區
固陋既無長才遠略自結上知又不能滑稽巧
佞以諧時俗罪譴且語則其固然會有天幸上
官日薄其責誠出望外敬謝大德和石先生又
復乞身吾道大自生色大官要路未見矚然樹
立風味似只如此鴻漸卿列白首進賢身殁之
後乞一二 恩典以表墓道則布衣之極矣一
照破之有何大光景次公此歸知達者不悶也

即以世俗論之兄爲學士弟爲督學此猶不足
必如何而後爲足哉童子何知對尊者放言如
此主臣主臣不肖某日涸俗塵染緣更深願乞
先生一言指迷長安之使計獻歲初旬當回此
舉殊非素心尚容再細求教不一

與鳳洲先生

先生文字上帝所重在天下人可知初學小生
能拈弄筆墨者即思摳衣一見王先生得王先
生片言以爲重某不肖偶得幸於先生數年以

來絕不敢以筆札煩以家世貧賤故尚在淺土未
肖十六年於茲而以
得鑱片石而銘也每欲抱情搏顙求長者銘先
君逡巡不敢及先生屏去外緣壹意修大道益
不敢啓此口然往來於胸中未已也近聞長者
在關中雖焚筆研猶間爲相知一搦管某廼復
萌此念思徼寵靈于長者先子布衣至性頗有
被棄王倪之風一二行事類有道而踪跡又有
奇可傳者嘗私撰一行狀未敢遝以爲請謹齋
沐奉叩儻長者以不肖故憐而破格許之容以
狀往悚息聽命矣妻上兩學使者先後乞身自
子喬而後有道達人多好姓王何也先子之銘
十六年不敢向長者長跽乞銘而迄今尚不欲
得他人文字此其情可念也唯先生圖之

與麟洲先生

和石先生遂繼先生芳躅不聞通明之後即有
稱祖征虜亭者甚盛甚盛以金籠頭散放水草
故自天壤每讀王無功辭賦至殷憂一世零落

千秋榮深責重樂不供愁古藤曳紫霍衍布綠
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雜樹相斜長條交茹葉動
猿來花驚鳥去想見王先生標格垤蟻視虱轉
足自醜矣某比益苦吏事如焚適道幽人佳話
便自瀟然飲水何況松桂當門流泉遶砌高栖
遠覽如先生者乎關洛紀遊蒙乞再惠二冊小
敘不妨即行大道默默不當擊鼓以求亡羊業
已爲之又安用掩耳盜鈴爲日以度田之役百
冗久失一訊率爾裁書不盡想仰

與王和石督學

先生與麟洲先生同視學政一入關西一遊宛
洛先後挂冠風跡雲上高標朗映何必減陶通
明拜表還句曲惜無公卿祖帳征虜亭勝事于
此可占世道人情士大夫志溺于腐鼠智昏於
金注塵勞外縛得失內煎白首一進賢冠如捧
琉璃盤行九折坂惟恐或墜也先生風操如此
可謂超類絕塵而世人猶欲皮相寥廓士且若
之何昔許由讓天下而逃而逆旅主人疑其竊

扈漁父不愛執圭之爵而子胥以爲利其實劒
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軒車入鄉山靈喜
可知也某身羈一邑小吏不能扁舟奉詰仰睹
紫芝琉璃進賢求之此葢則某是也雖然麋鹿
驂乘鸂鶒入室塵容狎人野性終在從此而往
即致位卿列出入金紫數十年一旦無常貴人
之骨不化乎三春之華當其灼灼爛然滿眼須
臾委於糞壤光景安在隙駒石火昔人所嗟疇
謂先生不達也歸就三逕父兄師友論心問道
慶快何如遣使緘詞聊表不佞緇衣之好伏惟
高明亮察脩以不腆悵爾神馳

奉李觀察

某才踈識闇獨抱其狷介之愚而自託于孤危
之迹俯仰今世孑焉爲畸人不謂此生何幸得濫
荷曠蕩之知於明公每侍台慈略去苛禮忘形
忘分款語移時言胸腑輒退而自喜爲得所
遭恭惟明公英靈間氣物望儒宗博大寬仁神
明朗鑒誠百代卓絕奇偉之賢俯視下走踈庸

不啻耶矣誠不自意何修而得幸於大人先生若此之薦至也虞翻有言天下一人知已可以不恨況某之荷殊遇深眷者又世之卓絶奇偉者哉明公以陽春造物靡市私恩而某亦勉持素心耻爲巧佞即今日之感恩銜遇刻骨銘衷似不必津津干齒頰間道其感激但恩出異常人非土木欲終默則情不能已第言之則辭不易宣區區下情伏惟亮察自此之後朝夕兢兢恒恐不才墮落自取須明賢知顧是懼誓于此生

靡敢暬忘咫尺台階瞻仰天日每思摳衣即謁輒以簿領所羈格于明禁亦恃心神孚契不在形骸然泰山北斗之思烏能一夕而去夢寐哉蒙諭取小集敬獻上二冊統祈仁慈鑒亮某不任頓越之至

與趙汝師太史

人之相與有同堂接席朝夕周旋而咫尺河山而神未嘗不親神氣短有形曠影絶咫尺也某家海門少狎江鷗野鳧

習成嬾性而不幸爲造化勞人嬾自甘性而勞
又有以奪之以故事多報罷然某爲人坦中意
復頗能耐喧而居恒難于絕俗不爲物先來亦
不郤未嘗喜事事亦不少則咎不在涉境而在
坦中也案有簿牘門多將迎其踪跡則然或非
其好至如先生者第在當世若習以爲常誠一
入史冊便令千古景仰某則日接大賢邑屋煙
火相望雞犬相聞三年不將片辭無一日而去
胸臆士大夫郵筒不乏而獨久缺先生之一椷

也夫門前之刺有可不接者而某則無有不接
當世大賢有必不可失者而某則坐而失之三
年以某爲簡緣耶則未見其簡以某爲好事耶
則又似有不好者此其踈而坦中大要可睹也
日嘗受教于大人長者子涸涸而可業抱隨夷
之心而日有鄭莊之累胡不稍自峻其龍門而
自取煩喧爲某敬諸而不能從也僕豈不知將
迎之足以損官舉喧囂之足以耗心神哉性偶
不近高峻不能彊而就之然亦不能與人相比

爲汚行此或高明所諒耳先生高曠淸眞皦然
物表貞不絕俗和不狗時眞僕之師也平生緇
衣之惓誠切于夢寐往君典嘗爲僕言先生亦
有意乎不肖者近晤箕仲言先生更深而莫君
之言先生更深卽僕向往之私遂如先之脫於
手僕不肖旣賤且愚不自知何故時時得當世
大賢豪傑心豈以雕蟲末技差足鼓吹詞林抑
或以其人坦中無腸見收也蓋僕之失處以踈
其得處亦以踈賢者所取顧往往在此巧如轉

圜捷如激矢巖如九層之臺深如無底之壑世
亦不乏僕烏能然歲云暮矣百務塡委草草修
此牋奉候長者聊以致其三年積仰聞刻管韓
二子將以敘見屬而不果何也區區此心願附
門下靑雲伏惟先生鑒察

與朱秀水

適以捕亡倉卒發賤刺不及附八行起居仁兄
過蒙垂情兼辱大教旣感且恧東望勞神靑谿
就李眞盈盈一水隔爾數載蹉跎不將尺素同

心之義謂何何寥落至此也乃知作吏之苦至
使人人道并廢可歎矣而仁兄神明豈弟之聲
則耳熱心醉已非一朝以此當夢遊神交可乎
開之時亦來道仁兄風采朗如玉山平湖君温
夷截肪皭然並暎秀州一時有兩君子在事可
不謂盛哉弟布衣時曾薄遊就李宿眞如寺六
夕于今十五年寺僧亦忘其姓名當是時未投
刺一人董一獨行鷗鷺鴛鴦湖上逶堤看芙蓉木蘭
無人知者再遊何日得及使君在日過之沙門

或以紗籠相處爾一笑小集同一扇求教仁兄
伏乞亮察勞苦使者并以爲謝

奉徐司理

往蒙恩府相約聯舟並行侍教清燕歡悰良晤
殊愜下情不謂候送吳府公良久又以議處京
糧逾時追隨仙鷁瞻望不及既違德意亦負素
心悵惘悵惘竊念恩府久勞於外跋履山川蒙
犯霜露駪駪在塗春日暮矣五葺芳草言念王
孫大人得無過勞乎青浦諸生郁承彬揚馬英

標瑚璉美器某夙聞其人一見相賞許以國士
差可無雙不幸以家貧母老負米秣陵偶因隣
人之難遂及池魚之殃以註誤罷諸生而非其
罪也某心傷之嘗以官諍之督學使者至再至
三又嘗爲之抵書兩都諸明公其事業已大白
督學大人心許之而牽於成案慎重其事尚未
得請今茲郁生之抱慙亦微得之學憲之意旨
乃蒙恩府神明燭物洞察其冤辭孤桐於爨下
收神物於獄底且無因至前不知恩府何自得
之臨軒數語宛薦惘惸直欲燃灰而起白骨
士林相傳有至泣下者某也聞之能不感動敢
敬爲寒畯一頓首稱謝自後有可以拔此生於
泥塗者伏望明公相而圖之以終此大惠某不
任頂戴悚激之至

與辰玉

適聞兄有鼓盆之憂爲之怛焉動念我師業已
知之矣修短有數自不可逃大師道成功及眷
屬嫂夫人當生忉利天宮無疑又聞兄哀傷特

甚幸稍節之昔人有言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卽烏得不哀第兄旣栖心道門當希太上之旨不宜以中下自處恩愛枷鎖正是生死種子此賢夫人所以不免也兄豈得復爾逝水滅燭哀亦何益以兄明智當能自寬東帛辭香恕不躬往

答金伯韶

仁兄才名滿東南需以歲月當代風雅惟足下主盟乃退然挹損弘奬過情豈惟鍾期笑人亦無乃非仁兄本懷乎弟年來日苦吏事侵尋髮爲短四十成翁元陽走失未免朝露之歎比且欲向金仙蓮座下焚筆研矣足下方握風雅之權南面而指揮奔走天下豪俊而弟且奄奄作苦行頭陀任兄說詩說禮舌吐青蓮其如弟之嗒然不應何已矣哉西京大曆之業且放足下獨步歷下生殫精此道才不副氣亦足千古足下努力當據其處何故讓人小詩一首送開之北行者足下試讀之可知鮑昭才盡春花秋

實各有其時足下自愛

答傅伯俊

開之解禪宗多聞彊記捂擊玄門不遺餘力然廓落宏肆未就實際說經說典口墜天花機鋒誠難與抗而貢高浮氣欲傾須彌山開之每對僕風生僕泠然了無訓答謹避其鋒而心殊不以爲然儒者之於二氏日尋干戈此殆非祖師初意三家之旨將無不同在世出世各闡道揚教人倫實際則儒者是宗超脫清虛則二氏爲

妙要之皆不出乎一心儒者將心體事以就其實事盡而累遣何實非虛二氏屏事澄心以還其虛慧生而境見何虛非實即以二氏言之泥有爲之法執長生之說此外道彼家則爾上焉者性命雙修虛極靜篤與波羅蜜智何異調神出竅與道合眞漏盡義了入滅涅槃可謂殊塗同域吾想世尊大士太上金母虛空之上乘理往來當不啻椒蘭密友如開之所云一棒一喝相見必仇若酒人罵座擔夫爭道當無已時此

太可笑也開之非惟不曉玄門亦未達禪理不
從心性上大鍊一番而徒多記教典向人饒舌
不休自增口業卽一部大藏反爲渠障魔到那
無常一字也都用不着蓋開之病全坐在太聰
明伶俐博聞强記機鋒雄辯以此蓋世降人談
道彌多去道彌遠僕不識經典寡所聞見且姑
從方寸上作理會心本清淨物故濁心本靜撓
物故動心本空着物故塞心本靈明障物故暗
以漸去之還吾本體制其發不若除其根頓未
能除不若以漸漸至神明朗徹何義不了何功
不成初學地人且須調心御氣寡欲去好學爲
善人有何玄妙只務平常由此言之千經萬卷
千言萬語更何處用着開之自負辯才雖視小
弟謂僕不習講師慣無見解僕亦厭開之寥廓
泛濫無所棲泊舌端爛然惣昧眞性以是不同
利器鈍根要亦天賦開之若能力去知見浮氣
一返本始詎可量哉足下聰頴絕人意思蕭然
洵進道之器僕本愚陋寡識徒以一片肝膽爲

師眞所收而于大道茫無入處今所見第知學爲好人而已學爲好人進則入道退亦無損吾無多岐何虞其亡羊五岳之期願與足下同之幸無相負也

荅汪文學

麟川先生足下夫歪煩囂者思空虛逃空虛者思登然物情故爾僕涉世未久所當通都孔道簿書錢刀之事外損筋骨內耗元神計其所遭大非其平生所習譬如野鶴爲人家雞雖翎翮摧頹風雲氣在天性寬仁不幸有擅行爲萬物所歸又以雕蟲末技竊海內虛聲而佽倆眉宇不甚駭人以故遊道日廣酬應日繁無信陵之賢而有鄭莊之累種種起滅種種去來野馬空花總屬幻妄當其味者盡厭山寒雲峨眉積雪大道亦天煩敲鬱攸每思陰山寒雲峨眉積雪大道亦何負於人哉解煩去鬱平情散懷凡夫得之以出苦海凝神抱虛黜聰益慧至人得之以結聖果夫道亦何負於人哉譬如羣飲於河小大充

量矣下士聞道則大笑非故笑之坐於其所不知也蝶也嗜香蠅也嗜臭性之所近眞不可強俎日處於糞也自彼視之亦何異於栴檀蓮華者哉故處五濁之中而譚清虛之道則俎也鳳安雲霄俎安廁溷習乃安焉故鳳亦笑俎俎亦笑鳳其所由來久矣僕於大道未窺一班而稟性踈朗踈朗之與清虛頗爲近之不幸身在垢溷解脫無由譬之糞俎雖未離糞然已覺矣無論迷覺矣而不力猶迷也無論穢潔矣而不盡猶穢也宿根難拔結習難除內境難清外緣難簡鈍根之人易行而難解利根之人易解而難行凡庸闇茸者多爲俗所牽聰明特達者多爲智所斲總之敝形耗神都失本來面目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何怪哉足下聰明男子博聞強記伏讀來札禮禮百千言富矣其於此道似有解矣燭物明理我輩不難而難於含光塞兌以還清虛自古不乏高明之士而多以其精神見解用之功業文章而止卽功垂天壤文掞河漢其

於性命曾何損益毫毛是僕之所大懼也足下勉之夫道戒饒舌僕已矣何言

與李惟寅

昨邑中有一諸生至自秣陵手持公一書二扇佳篇奇麗秀色可餐信得六代山川之助南國詞人遂擅精爽神伏神伏一水盈盈旌旆在望無從把臂日有懷人計以上計日取道白門一圖傾倒恐計吏無入南都理則當以北還微服過之爾歐楨伯在可得日夕不比部郎范公岫雲先是爲雲間李好學慕古爲人深湛脩然清遠今居閒曹日閉戸焚香讀書而已明公儻欲識其人乎則請先太宰丹山公嫡孫也少有奇抱多讀周秦漢晉書尤工舉子業卓爾家駒先太宰故長厚聞於天下今諸孫多椎魯獨此子賢而有文某雅念之太宰箕裘至和叔中衰甚矣又復落筆過縣齋旬日別去遊白門將一切胸發舒文章而懷中之刺苦無投者某爲引見覩燕磯牛首之勝以充拓心

門下以遊五侯即無樓君卿喉舌郭雲筆札或其庶幾明公不賤逢掖幸破例況之渠意在得金陵主人一片寒檀希明公留心近作數章書扇頭玉印二枚小集一冊附往

與冏伯

騏也果駿振鬣長鳴萬馬俱瘖矣世眼多翳故知孫陽笑人男子失時則窮得時則駕龍鈍其德總屬偶然幸弗作春風得意馬蹄疾之語足下一第乃其故物不敢爲知已稱慶獨憙王氏青箱之業寄託有人尊公得壹意玄修此足大快爾四明黃君漢陽以北上春官便道謁尊公并詣足下幸作傾蓋之雅北上聯鑣足稱聯璧此君儻爽故當不辱冏伯不腆之儀隨例漫往幸存之

與鳳洲先生

去力還得詩三章字字如許長史玉斧口中語氣韻蕭踈讀之泠然足快媿草蟲土弱難和雲鳳之音爾佳公子擢桂還某不得曳錦帶躡珠

履來作堂上賀客神馳神馳聊以世法遣使修
賀幸存之已卯孝廉黃君仲高年少有奇才爲
人如衛洗馬潘懷邑而名理玉屑亦復不減茲
北上公車道出吳閶門生平望王先生不啻卿雲
列宿而懷中有刺御李無因某敢爲之介紹希
法眼爲一青以彼朗潤或金臺宮中掌書焚香
童子也一笑

與徐長孺

足下不諧于俗或亦有之然賢者高情遠韻出
世軼塵可謂玄超不可謂落魄落魄云者或箕
踞散髮逃于荒溼中雖皭然外爲恩恣甚則弁
其內失之足下天姿朗潤玉瓚黃流神情故超
風格乃峻此自仲宣子建輩中人方之正平彭
蓩不亦遠乎固知君與之命足下與足下之自
命終不若僕之月旦爲當也僕豈剪剪之夫以
落魄爲不美哉足下實不似之然足下宜亦爲
此游戲三昧僕類癡人說夢矣僕邇來得大奇夢晨起仰視霄漢直

欲突然冲舉身未生羽翰彷徨無所之因欲與
高賢一散幽襟又不可得家僮催束死牛皮帶
復加以進賢冠誠太無聊漫爲知已一吐快賦
絶麗讀之再三如披大王風

又

當此大運度世者八百人有奇吾輩儻不得與
當是罪孽深重河清不可再俟言之惘然丈夫
七尺僕乃侏儒侏儒亦可爲上帝弄臣置我白
玉樓中鼓吹鈞天當不減李王孫何爲見遺豈

終作人間一溷子已耶阿鼻地獄中恐亦着吾
輩不得僕生平好慈悲若入地獄便須偷启鐵
楗令萬鬼散走出苦海之大荒亦一快心事昨
聞元美遂得證果爲之泫然久之蓬萊山上向
來無此大學問神仙此子乃遂得之僕雅不解
妬此不能不動念此言未可聞于路人幸秘之
積功修行足下勉旃歡賦請教佳敘大是潘陸
門風骨力風調稱其爲才子矣秖媿拙劣不能
當

又

母夫人老疾非藥餌所延不得已蚤暮焚香叩頭數十明信荀孚或幸而有濟然不可必矣刲股之類則小夫蹊節非賢者事開之昨往婁江訪二王先生數日再過齋頭能一至此不此君終奇物

又

開之寄新集到泛濫自讀之意甚得也吾自知我鍾期不出戶然終不可不與足下一商之能借欽之及黃茂才見枉乎新涼可人政堪泛青谿舫艇

又

日居委巷聞有原憲之貧使賢者至此無乃守土之過敬刲俸錢三十緡奉太夫人爲甘毳之爲

又

終朝馳逐至漏下之四鼓尚不得即安恐尺懷故人言何能宣明珠暗投世事從古然足下當能自廣豈有有才如徐長孺而長貧賤者耶弟

恐富貴咄咄逼卿爾然僕之所望于故人不在富貴卿第安之

又

芳生當爲一言富貴欲更廉其狀足下第感其一餉之德正無論其爲人其惠也可卻其死也可哀此足下盛德事適讀其五言律亦復有佳語惜貧才自放不能深詰若小加磨鍊便足軼塵閒之抵華亭與公等周旋信樂僕未免齋頭岑寂耳此子談天衆輩大可人意當以世外求之

與傅吳縣

遠道聯鑣殊適我願書來乃持首鼠何故子不思我豈無他人大笑君典世緣種種而學相如茂陵之好不已所謂閻王偶忘勾汝汝乃自求押到者天壤間留得此君領略風月故自嘉區區爲此非敢與亡者故爲異同此關四年勘一線不破又何貴聰明男子哉足下愛人以德良善猶苦不蚤耳沈公子荷仁兄厚恩自頂至踵蒲服造謝知仁兄不勝虎賁中郎之恨矣既不得

白榆集卷之八

追策長途相見之期乃在　關下臨書惘然

白榆集卷之九

書 四

與呂心文

東海屠隆緯眞著

五十日泰與令摽韻峻絕彭澤都水雁行也語鈐之上有名園勝吳下顧辟疆良時氣爽風日熹微嘉賓載盈絲竹雜作咄哉此樂可以忘年復有名篇照睒雲壑宜其脫屣銅墨忽如飄風僕雖鄙無識每懷元道州眉宇輒令名利之心

都盡而足下所善沈嘉則馮開之亦僕之友也
即謦欬雖隔聲氣固通徒以屬當孔道既賤且
冗投瓊義重伐木風遐匪爲媿之又自恨矣足
下五十日泰興奉棄去恐後僕四載由拳長猶然
兀兀不肯休宜其不敢自通於左右也讀君典
記文適先太史公子在坐相對泫然不勝茂陵
遺草之感往歲聞君典開之偕嘉則大醉玄芳
園酒闌逐客滅燭移室屬出紅銷客去髡留遂
盡一石開之貽書相詫日月幾何已爲陳迹矣
嗟乎人生若此即紅綃之會烏得不數數哉僕
居常妄謂天下大事惟有兩端其一脩身學道
抱炁栖神其一快意當前及時行樂而鐘鼎竹
帛不與焉膠擾憂勞日坐火宅下之下者也足
下端居默觀當大了了僕方縛世法而談超然
亦影子耳何時一披玄朗虛往實歸也

與朱可大

都門一別五見蕙草殘矣故人之念宛如車輪
自仁兄以才見妬踪跡杳然時便謂與東林慧

遠爲隣玩弄虎谿明月風塵之吏未敢逢通尺
素邇忽聞故人出宰乃得語谿是天以水國賜
足下也芙容菱芡鵁鶄鸂鶒何物不宜人安問
謫居哉語谿距青浦一衣帶水隔不早自知問
訊無恙此中良恨邑中有呂泰興作令五十日
翻然挂冠五柳先生之亞也聞其人楚楚有致
其家有園亭水石之勝可寓杖屨弟不識其人
友人沈嘉則與之善而雅言之遷客無聊或當
時一過遣不小詩一章不足覽觀第以明余心
向往縣齋多暇敢希報章小集爲開之所刻并
致一冊大費雌黃跋足以竣大計當以何日行
策馬燕郊把袂非遠

答朱在明

足下今之信陵春申也而菁華風調過之不佞
醉心故非一日矣若文字之役故非征夫所任而百谷先生從
艎中從叟甚力辭之不可率然濡筆何足仰荅
太雅要之王君大篇縣諸日月矣疆弩之末何

所事么麼數語足下其以承君山之乏惟命置而覆君家之醬瓿亦惟命弟胃潤筆益以汗顏爾明年渡江猶及與陽雁相值足下有意乎能操一舫候僕沙渚之上請分鷗席而盟之河干相送如雲征夫罷于奔命矣氣息惄惄略具不宣

寄辰玉

兩王先生爲弟破例出送河津獨足下負約不至意不無小望焉然卿之苦情業亮之矣自去

顏色便減清虛父老子弟山人詞客提壺走雲陽道上如雲矣飲酒作詩頗耗神氣無乃非先師與道兄意乎道上寒山落木紅燭青驪觸目關心俱牽別恨足下焚香看經罷亦嘗一念及征夫不孟孺欽之青雀相並無夕不留連水窮舟灘不得不問車馬諸君乃別去各懷黯然聲涕俱下明年以足下寵靈泛桃花水東下當首過高齋了巴山夜雨時約如不信此言請臨河而盟之留別詩手錄一冊附去求教爲我語尊

公疆飯自愛

苍張肖甫少司馬

明公間氣也勲業彪炳文章鉅麗心胸渾洞器局端凝翁赫權奇上薄雲天下絕地紀天下人無間丁英雄婦孺咸知明公神物異寶垂三不朽爲萬世規獨立環視足空人代而明公自虛懷曠度多所包容折節白屋弘奬寒畯常有以自下者此明公之志念深矣天下士所爲提肝挈膽而歸明公以此某海上鯫生少事筆研不自揆度常思抵掌而交諸公屬徼天幸多庠諸君子盼睞謬列同心獨恨生平踪跡出入常與明公左未獲一奉卿雲之光時與士大夫扼腕言之即欲修一赫踽踽跼奏其薄技以自通於門下會某處疏賤簿書鞅勞人而明公方在長安居重地踟躕岐路未敢輕瀆尊嚴每於清風朗月私懷惘然及明公以本兵開府全浙密邇聲光節鉞甫臨恩信旋布芟除大憝銷折姦萌不數月而底定南國閒左晏然登名山覽滄海雄章秀

句下照波臣視昔羊叔子杜征南蔑如也某以
是益想仰大人龍德須眉若何而胸中之奇廼
爾御李之思至形夢寐矣首夏行役如婁東與
瑯琊兄弟譚及明公會旌干正厚臨海上遂求
瑯琊折柬爲通將摳衣修謁一慰生平日夜行
抵官奴城而明公南行一日矣悵怏可言鄉士
大夫爲某言明公雅念小子聞小子不日且東
爲隆停驂數日相遲不至而後行顧某何人而
鄭重長者用情若此某益以感激嚮往爾誠計

在七月北征不及雙星之夕虎林肅候晤對非
逢忽拜明貺華械神爽飛動書辭悃欵相念良
殷故知人言不虛可勝欣躍又蒙賜一官舫長
年業先三日來敬佩德意容相見時九頓首階
除先遣一介將其荒陋之辭階使者陳謝生平
調蟲小技爲友人謬辱剛工敬獻之大雅門下
仰求教益不宣

與徐觀察

惟明公河嶽英靈文武器具秉鉞東方底定南

國雄略勳名爲當今第一建牙開府晉司鼎鉉以光廟社而垂竹素當計日取之某雖欽英風尚阻色笑間者嘗以賤姓名通未及一望見卿雲之光瞻仰踟躕形於夢寐北上欲覓一舫正擬修不腆之牘溷瀆公慈偶吳門王文學百穀來越中曾及之百穀爲言歸出虎林且具言之顧使君無何而舟人儼焉以札子至寒家報舟檝已具固知明公神識蚤見迺其用情于不佞某何其深篤至此悚激悚激某在七月初旬促裝而北尚期停檝錢塘一挹丰采而後行先以短剌自明向往崖略不莊伏惟明公亮在

與顧觀察

官舍風雨公厨盤餐名理清言留連永夕在世世出兩寄深情千秋神合可以無恨恨西陵之檝促人蒸蒸長江孤帆碧空搔首躇躕使人悵絕聞明公道體彊健已出視事喜劇喜劇北征官舫往嘗與百穀一言之百穀遂具言且徼寵靈于明公某亦擬作一書仰溷長者後因槖裝

蕭瑟未能挈室而行某且獨身操輕舸北家中
數口徐作後圖以故未敢奉聞今者舟入儼焉
持觀察公札來乃明公業紀辦此事鄭重長者
用情若此何可當何可當既已具此舫便留以
待老母妻孥行某的于七月行未及雙星之夕
雙星之夕計當在虎林望見顏色指河漢而言
別也草率布謝不盡欲言

與馮開之

樵李哭尊公罷不見仁兄心更折也急趨而北
猶思道上握手何意弟走鉅野兄遵長河東西
相去邈矣天涯比入薊門事事淒絕過趙汝師
太史乃是仁兄故居汝師高品亦弟所習然交
情大自別相約登堂譚語移晷去矣視疇昔拜
賢嫂狎佳兒夜雪宿綺雲館香鑪茗椀名理申
旦何啻隔一世再世乎顧獨念兄此室何不留
以待弟而爲汝師所得當是待此備長途舟檝
爾舟行何日抵家小大眷屬無恙不良以爲念
弟兩爲邑長吏歸而橐中裘如洗徧貸無所得

幾不成行勾吳公子者見念乃得治北蓑七月
初旬獨身從雲陽吳大帝陵口舍舟而陸日夜
馳一百八九十里自陵口十有八日而抵都門
業險牒期法應坐事幸當事者見寬而弟體中已
罷甚不復可支一跨踏春明萬苦攻人外困風塵
內苦桂玉第此來開關墨守將迎荒減往時從
此簡緣省事以安性命而尊餘生或俛得之爾
丈在苦次胸懷如何阮嗣宗哀樂兩失其中不
足法也鄒魯瞻自戍所還竟拜省郎蘭省中則

遂假重趙武選吳趙兩史並以南金見珍世道
若此人生快事獨吾君典溘而不得見乎陽
春能不痛矣老母弟婦約以八月初四日離家
不知何日舟過貴里長途得無缺于資斧日夜
以爲憂向微勾吳公子高義則弟且侍老母借
妻孥入四明山斫苓采芝爲老居士豈不亦甚
適邪何以長安馬蹄爲若然即不當浪德此公
子矣足下苦墻茨之變今何如往嘗爲足下向
龔府君顧令君苦口顧已還去龔用情不丈要

當以柔道處之乃舉玉玦可也會劣冗有言不盡

與劉觀察先生

自昔年遣二力弔先廷尉公及寒暄吾師左右山川遠阻遂久絕緘題數從人問蜀道便鴻了不可得日夜念之去歲以入計行臨發私度謂吾師此時服闋必得相遇薊門一傾宿抱不意車騎更躊躇中道不入春明無何而報先生且懸車而西鑠金點玉古人所悲掇蜂拾煤聖賢不免高才投閒盛年丘壑謂用人何門生聞之中夜而歎難以語人往遇令弟先生以華亭丞來道出青浦某候之十里外延入縣齋置酒張燈娓娓夜語載欣載慰恍見尊顏且令弟鬚眉色笑絕類吾師某感而益嗟殆難為別未幾遂北及覲事竣還則令弟又有解糧入京之行道上相左而某亦旋聞儀曹之擢自春徂夏遷延在家至七月初旬促裝北上尚得遇令弟于長安邸中握手相勞大慰渴饑稍稍得聞先生起

居狀乃經年缺訊旣恨且媿終無以自解矣某
以八月初九抵都門十二日抵敝任仰仗寵靈
長途無恙顧以期促單騎陸行不及携家老母
妻孥尚在後發至今不得音問未免懸勞某此
行艮苦可爲知已道未可與世人言也此身之
外都無長物至力不能傚一居室而栖市口窮
湫隘處諸君來過者咸問何故居此騎一欵段
黃馬曰何故騎此某不能對也家人後發舟行
又乏役夫比從當事者覓得一郵符而使小力
馳至前途候之十月中計可得達京師矣五年
作令得一曹郎於某自足無所苦獨苦長安粟
玉薪桂爾方今 聖明在御朝政肅清苛細之
政一掃而寬舒往言事得罪諸賢盡還顯秩海
內訢訢向風不肖得以一閒曹郎快睹其盛獨
念吾師早謝事山林艮爲遺恨然采芝種术獨
占煙霞又何不適願先生弟安之師毋諸公子
而下俱安不冗矣脩書不莊不備奈何

與沈士範

華陽方伯過家山曾修一書託其從人致之掌記者客長安不數日崖略作八行甚知罪過僕于同調二人先太史及就李馮開之爾太史物故開之又以太公之喪東僕今居長安無聊矣令兄罷昌平鎮還京邸亦大索莫僕自十月朔感寒疾伏枕四日始能補沐甫兩朝不及省候今兄者半月矣良自歉然二日前有家僮至自彭城老母舟以九月廿又九日發彭城計十月半後可得抵春明門矣家兄護送老母外父則送荆

人入口在船俱幸無恙讀華札知貴宅自尊慈而下各各平安甚慰僕入京出入蘭省多清暇署中如水可以焚香讀書獨苦東方曼倩之貧爾而舟中人又以空乏來告太史公有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然烈士寧瘦無腴雖貧亦楚楚有致哉入有華屋麗姬出有鮮衣怒馬閭左所豔僕不願也乃對長安諸公曰婆娑自得絕不作措大面孔男子饑即饑爾安能向人搓尾也收葬先邑之責者當未有息肩足下一青衿雖立

韲粉何能爲第忍之一朝見天日了此未晚也
如今日獨可柰何僕居貧而疎財往爲令曰以
俸錢畀故人賓客徒其身貧耳未始逋人銖兩
也趙太史言身負人逋無面孔向人此士大夫
之深戒也足下天才高朗器局温醇登之汝師
通詫足下爲實勝乃翁僕謂乃翁亦不易勝而
其人材若此大自斐然努力雲霄幹蠱起衰足
下事也青山之盟久寒日夜疚心襄事亦未諗
舉于何日想亦爲力詘故爾明年欲圖一長差
計可得往哭故人宿草裁書敘心臨風耿塞

與李大參

某自遠尊顏風塵作苦仰仗明公寵靈出入蘭省無恙干旄久駐吳中彊圉不警海壖按堵東方泰岱南國甘棠固已永鐫父老子弟之口矣邇者越國徼天之幸得遂借輶車某在京邸聞之東鄉取酒酹地敬爲桑梓識喜而不佞某疇昔以奔走下吏辱明公庇廕之愛今且復得以部下子弟叨父師教育之恩私竊自慶此生又

何幸如之惟明公卓然有道大君子神智淹通
器局宏傥天下事懸解了徹迫而後應而并包
吐納寬然長者至其文理密察中故井井遠韻
靈襟時出萬物之表即方外方內何所不臻第
恐井渫見珍時急異寶終致大位三事勞神則
蓬萊度索之期尚屬渺茫爾苟無廢性命壹意
精修即服官守職旁午糾棼中固可潛鍊心神
容綿眞炁所至施仁澤物又足滿其三千亦何
害其爲了事大丈夫哉某非知道者以愛厚明
公之極妄陳其憒憒若此幸明公留意焉不備

與陸君策

往與足下醉西泠橋上醉我家東湖醉虎丘醉
蜂洲爲日亦久爲歡亦暢乃別來終抱耿耿何
邪再別吳王試劒石下與大帝陵口之別覺微
不同陵口之別握手踟躕數視日影河梁之義
足爲千秋寒涼姑蘇之別追隨竟日撒手即行
差近草草然僕以爲草草之別深于踟躕何也
畏別也所畏者別小遲則生情生恨益不可任

故忍而斷之一麈輒往然而別後之恨又何可
言文通多情人黯然銷魂四字描寫眞若畫君
家元量當已行八行計已達久所幸有偕計之
期抱握非遠所不知此時僕尚在春明門不臨
書惘然不盡

與彭欽之

足下日在貧病而座上之客長滿茗奴麴君佐
清歡無日無之即細君之簪珥那得不盡也烈
士暮年壯心不已足下年猶未暮雖貧豈得輒

爲濟倒之計窮孟嘗差不俗耳弟多言多事耗
損元神此乃可懼者僕此來交游訓應頓減昔
時出自蘭省門庭寂然盡日無剥啄聲大可焚
香讀書固是僕簡緣省事之效亦以子雲官冷
鮑昭才盡名位不足奔走時人耳足下可爲我
賀矣若孟野北征相見非遠獨不知與足下握
手當在何時念之不能置廷韓之客更多于足
下比不甚罵曇陽弟子不如僕濫稱弟子口吻
煙霞踪跡馬蹄都無長進眞可罵也婁東諸王

先生久不通問風塵之人無向孔向紫煙客猶以回光返照一念不曾暫舍庶幾他日得見天日奈何奈何偶得小詩一首奉懷知不足供解顧聊以識僕向往

與郁孟野

朱聶二孝廉圖叩關上書已有生氣矣僕蟣蝨疇之力亦與有勞焉足下那得束手老困蓬蒿中又令里僮行其胸臆也不及與賤眷同舟行想一時不能束裝故亦以僕不在使足下差池若此恨恨家僮至自彭城老母舟已離彭城十餘日矣想十月廿後可得到都門良爲懸懸耳僕以一蘭省郎婆娑都下無所恨獨恨足下未有處所爲德不卒未能遣之胸懷拳拳以此雲間風景近來何如舊遊何日久在彼中一旦去之未免關心二三故人不大落莫不村中女郎學道事聞其竟成文成五利之詐那得言人情不相遠也李將軍乃垂翅東歸則以射不穿札故豈杜征南其人邪閒中偶得奉懷詩一首錄去

求正

與徐長孺

李長源夜抱九儀骨朝披一品衣辟穀餐渠而身任國事若陶通明賀季眞必挂冠而去乃稱修眞胡以不同若此僕日逐長安馬蹄終朝罷勞夜則思臥不臥則又有客夜譚所謂盛緯眞烝者何可得欲了大事因緣計必脫頭上冠乃可顧事勢有不能遂超然者每一思省祇益三浩歎矣白首一官終填蒿丘萬分不甘心世網牽人無能解脫日復一日流年不待人奈何奈何足下云聖功不離心息相依此是至理邇來不委頓于馬上則傴僂于人前息何由調心何由靜塵勞之後易以昏沉求稍逸其身惺然者便失之以此都無精進處獨有榮枯得失並不入據靈臺猶可不大至墮落耳瑯瑯太原暨辰玉公子比復何爲久乏便羽一字不通良用惘惘余峰王翁走路得不錯不謂成至眞必假黃金粉黛僕斷不敢信不敢從吾徒欲苦去色財而

反助其煙焰邪男子學道修眞要　足三禾參
神聖見上帝我自家屋裏無有可辨而外假婦
人又謂黃金可致仙人地位卽與輸粟得官者
何異竊恐無是理也太原大賢以上人親受仙
師指授其所見云何足下高明絕世便中幸有
以教我

報張肖甫司馬

某方作一書報明公而老母適至蒙明公所遣
護送長差二人告行見臺下邊鎭遂以原修入
行附往茲復因尊使行輒再致一牘黃沙層氷
邊風如刀明公卽擁重裘出行塞上得無尚苦
寒乎昨聞之政府亦極念明公南北驅馳久勞
于外弟以時方急大賢偉人國家倚重明公奚
啻金城千里計非河山帶礪不足酬勞臣殊勳
矣若以鯫生區區愚見定知明公乃裴晉公李
鄴侯輩中人淮蔡功成綠野何堵已見朝披一
品衣未聞夜抱九僊骨登臨山水摯結煙霞濟
勝之具亦須及神明視履未衰至寶吐光神劒

出匝雖欲謝人故不舍想明公結念丹臺石室時不能不動惘惘爾抑聞之道家有言戶樞流水又云火終日動而未嘗有我明公卽處劻勷游刃于虛喧寂惟一固當無耗元陽者何日得伏謁車塵一陳固陋臨風耿塞伏惟爲社稷爲吾道自愛不宣

報張肖甫大司馬

某之北上辱明公相携登吳山望西泠六橋把酒清言遂至娓娓明公蓋不以小子無識而屈體虛懷披誠接引意氣良高于古人又累拜明貺禮數過崇前路舟車賴以不乏老母舟發又荷明公拳拳垂情給符遣役長途挈敝舟而行時使人問老母無恙某聞之感泣下拜世有大人長者爲後輩用情之厚若此者乎無論明公鴻材偉抱卽此一片肝腸故自能使聞者人人下淚乃今而知明公果非今之人也老母舟自與仙鷁相失後受驚恐者三最後至交河爲巨木破舟老母荊人而下僅以身免某生平無長

物僅有圖書數麓今第已閒之水濱是夕舟壞
老母而下相携野棲廬葦中詰朝易他舟前今
幸抵河西自非仰伏明公寵靈事必無幸感何
可言日夜望前茅入都門得侍左右不謂復借
邊鴈伏念明公社稷重器封疆勞臣南北奔走
頭顱漸白雖忠臣盡瘁烈士苦心當不辭行役
顧　朝廷之勞苦明公亦至矣邊鎮多事北地
氷霜極願長者加餐恕尺台光可勝瞻戀
不宣

與趙汝師太史

隆亡所知識嘗洗吟繙閱靈人化書悉謂大道
不出方寸靈明太上所云虛極靜篤盡之矣而
虛極靜篤不全在掩關習靜中得來掩關習靜萬
緣屏息方寸惝如便自以爲虛靜不知遇物觸
境能保其不動如砥礪之操舟者必浮江海必
遇風濤然後乃信其善操舟不浮江海不遇風
濤卽云我習水稱良舟師不足信也古人云境殺
心則凡心殺境則仙不聞其畏境之殺心而盡

屏去之也坐圌先生掩關十年自許業空一切
纔出關時爲友人所撩擾勝心旋發十年何爲
禪家以事鍊心不取禪定以此且心隨境轉了
無定主者常見也盡屏一切兀坐苦空者斷見
也神明內宅觸境不動境去輒空常應常靜喧
寂唯一乃名如如關尹子有言不惟無思無爲
者名爲無我雖有思有爲者不害其爲無我火
終日躁動而未嘗有我又云古之聖人不去天
地去識今夫害我之靈明者情識也非天地也
妨我之靜虛者亦情識也非境也公患不能爲
火爾今公惡緣境之爲害而思逃于空谷自以
爲息機養形非也則是不去識而去天地也有
是理哉試觀喧寂動靜之言則知息機蓋不在
掩關也味戶樞流水之言則知養形蓋不在習
靜也公胡不姑以其身置之境上令煩囂溷雜
鞅掌紛拏之物種種在前果能不染不又令可
喜可怒可驚可懼之事種種經心果能不動不
能之又何必急于離境若尚未也又何貴急于

離境不如且以世間萬緣飽嘗習察磨鍊其心
以一切智易一切識以一切心平一切境總之
本無一切亦是假名從此修習漸熟漸輕靈光
漸露大藥漸生向後掩關未晚也今天下之望
歸于明公少婆娑可立致大位而爲其所欲爲
三千八百古人所急在清微之上尚降而爲之
公業操在手而自擲之何也古之君子患不逢
公業操在手而自擲之何也古之君子患不逢
時而名不立今天下以明公爲景星卿雲而君
相虛已以求明公甚力不可謂不逢時矣出處

大節士君子所重如其秋毫有礙棄三事直灰
塵耳今公之所遭秋毫無礙何急而爲掩關之
計也豈以問者細人微語芥蒂邪若然則公之
方寸若風中之燭浪中之漚雖掩關百年何益

與李觀察

明公之知某至矣即古人無以加某不能以古
人報明公者非夫也蓋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
以天下與禹則受不受不聞其何如感也堯以天
下與許由湯以天下與務光則逃逃不聞其何

如感也周以齊與太公太公受之以傳子孫不
聞太公之德周也齊人以三公與陳仲子仲子
不受去而爲人灌園吳人以吳與季札季札不
受去而終身爲布衣不聞二子之德齊吳也晏
嬰解驂以脫越石父于難越石父歸晏子後不
惟不見德又告去也人下壺漿以飯爰旌目以
嗟來食黔婁活二子之命也二子不惟不見德
又從而吐且怒也夫天子三公大物也脫難之
與活命恩非細也古人不聞指青天誓白日雪

涕淚雕肺肝飄然而來飄然而去幾與浮雲冷
風等乃一稱相知則有漆身吞炭抉目剖心燔
妻子湛七族慟哭流涕而不止者竊嘗疑之寥
廓之士渾洞之夫智括天壤量包陵谷啗之不
動怖之不驚摩之不恩轢之不怨浮雲泠風靡
大不細而獨區區急一知已者何以知已洵難
也黃鵠一遇風雲則六翮沖舉騏驥掩以泥沙
則兩耳低垂蓋觀于不知已者而後知知已之
難也余觀士之在不知已之前低眉蒿目俛仰

蜕蜒我以爲青天彼以爲黃泉我以爲如矢彼
以爲繞指我摽隆隆彼曰庸庸我遵蕩蕩彼曰
委巷我方彼圓我白彼玄唱則不和和則不唱
弛則不張張則不弛茹則不吐吐則不茹舉步
則蹶轉喉則觸將降心而逶迤則掉于有激將
開口而別白則耻于自明豪傑遭之疇不夢矣
語云人固不易知人亦不易所謂不易者多
端哉事出常格則越拘攣難勢有適然則諒生
乎難地隔千里則照遐遠難幾在蔀屋則察幽

闇難外和其光則燭至隱難内守其神則細皮
相難迹嫌疑似則持蔦信難語涉雷同則用獨
見難毀譽失真則核實難多口屢至則不惑難
武王黃鉞義士非之子見南子路不悅夫武
王不見信于伯夷猶可孔子不見信于子路何
哉是越拘攣之難也管仲家貧則臨財而貪有
母在則臨難而逃時不利則策事而多敗向微
鮑叔則管氏一妾庸人也毛義以親故捧檄而
喜見者鄙之及其屢徵不出然後媿歎以爲不

可測若不觀其後日則毛生一饗富貴人也崔浩謂高允乏矯矯風節及國史之難浩也聲嘶股栗而允條荅從容非矯矯風節乎是諒生平之難也漢武帝曰東方朔在朕側十有八年而不知其爲歲星夫朔日侍武帝之側而不知其爲歲星況遠在千百里之外者乎是照遐遠之難也鄭袖爲楚宮人所賣至于截鼻王嬙爲毛延壽所毀棄在幽宮鼂錯爲袁盎所中紿載東市顏眞卿爲李希烈所陷畢命賊庭人主咫尺不得見對面不得譚是察幽闇之難也壺丘子幾發于踵示以波流則鄭國之神巫不能相玄珠沉于赤水則契詬離朱索之不得許由不受堯之天下而逃至于逆旅主人逆旅主人疑其竊履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負薪季札教之以取遺金披裘公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是燭至隱而緇皮相難也尹吉甫之繼妻以蜜致蜂而窘伯奇于炊顏子掇煤而食雖仲尼亦不能辨必託以祭祖而後顏子之心迹始

明是信嫌疑之難也匡章不孝通國稱焉孟子與之遊雖其徒猶惑之是破雷同之難也阿大夫治阿而阿不治而譽言日至即墨大夫治即墨而即墨治而毀言日至非齊威之明則刑賞倒置是核實之難也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非殺人者及其告者三至其母投杼而走夫以曾參之賢不能必信于其母況無參之賢與母之親者哉是不惑于屢至之難也宵人鄙夫洿池其身矣然曆情求名

足以移聽趨迎儇巧足以奪心于此而辨其不肖不朵其華殘其神不曜其光醇朴孤貞恥于自炫方正取亮拙于逢迎于此而辨其貞賢不亦難乎乃若貴倨大人而欲知其羣下之賢否尤難矣何者名位隆炎則奔走自衆貴賤遠絕則障蔽易生我用吾之聰明則揣摩不盡中也我寄耳目于人則議論不盡公也宵人儇巧易喜我喜則不肖益不得聞何者我喜而人談其不

肖不易入也人或曲護其短而粉飾其美以迎
我賢人方士易忤我忤則賢益不得聞何者我
忤而人談其賢不易入也人或曲隱其善而攜
撫其短以迎我人曲護其短而粉飾其美以迎
我久之則其賢牢而不可破人曲隱其善而攜
撫其短以迎我久之則其不肖亦牢而不可破
嗟乎傷哉此知人者之大懼也非甚公且虛有
不諂斯弊者鮮哉士高步寞寥不傍籓籬通脫
跅弛不修細謹我以檢押束之十失其九祇志
苦心修行慎獨與神明伍而不與世俗諧我以
蹤跡揣之亦十失其九廣心竑議馳騖九州圖
鐘鼎之勳而略襟線之任我以細事知之亦十
失其九凝靜深沉屹如丘山遲而若鈍迫而復
動是社稷之器也我以捷給偵之亦十失其九
手采英毅襟懷疎暢智如炙轂事若迎刃可以
應國家之倉卒而緩急倚辦是濟變之才也我
以持重膠之亦十失其九寬仁有度温温愷悌
若騶虞麟趾然我以闇茸短之亦十失其九慷

慨激烈義形于色我以亢暴自之亦十失其九
行潔志芳翛然風流率性而行不飾邊幅廉而
或磬清而混俗內約妻子外豐朋友我以小廉
律之亦十失其九知人若斯其難也古人安得
不慟哭哀傷而以死報知已哉某天性闊踈少
以豪縱自喜晚乃深悔返就繩墨爲人明白洞
達絕無町畦不設城府不畏陽過而畏陰譴不
修廣庭而修庳漏其爲吏嚴于治身而踈于接
物廉于取財而濫于施寻簡于將迎而詳于民

事善媚黔首而或傲上官陽示華豔而陰求清
約口游濟濩心抱朴真又生平之虛聲誨其
妒尤雕蟲掩其本實其爲人顧不甚難知哉某
束髮時嘗受知兩司馬逮其物故某哭盡繼以
血爲之尸祝于家然兩司馬之知某者以文爾
而明公則獨知某之心此非神明澄朗水鏡在
懸胡可得也蓋某之爲人雖某不能自知即知
之亦不能自名即名之亦不能自解嘗端坐凝
神俺得之而俺失之既承明公絕代相知請略

陳固陋某于天下一物無所好頗好讀書則又涉獵而不肯精好畜書雖禹都二酉金殘玉版之秘偶而得之隨即失去不甚愛惜或謂某曰汝所不好悉長物也若古人秘書鄴架之寶旣已好之何故不存曰某踈不及此以俟他日此其不可解者一也所最好者二三知已聚于一室清夜張燈焚香啜茗高譚性命剖析玄微參三氏之異同窮九流之要眇間以世法旁及神怪掉而之六合之外收而返六合之內濃必有淡理澹必有序放必有歸清遠之中時出莊語謔浪之內亦多名言聽之使人竟拍拍而飛動神怡悅而遊于四荒然多言數窮損精耗氣退而未嘗不悔悔而迄不能改譬之貪夫殉財淫人好色內省生平獨有此一嗜亦幾成癖矣而或倉卒與人相遭欲作寒暄一語若病痞然急索之愈不可得而罷每爲人所嗔以爲慢已夫劇談能辦萬言而胡倉卒寒暄不能作一語終夜饒舌亦終日而危坐此其不可解者

二也生平坦直不能欺人謾語內可驗妻子外
可證賓客明可對人言幽可質神理亦既完醇
抱朴沖然不瀸而或吐辭落筆雕繪聲帨駕徐
庾之浮巧蕪朔皐之不根令遠聽之徒見以爲
華而不實雖復語以精誠不信此其不可解者
三也爲人實陰重不泄人之隱情入耳有經數
十年罔漏諸口當其嗒然忘我能於萬衆中收
視反聽若空谷籟寂者然雖風雨驟來雷霆下
擊龍蛇震蕩江河倒流天魔倏興秋鬼跳梁處
之憺如又當風波百折毀譽叢生呼吸翻掌禍
福不旋踵亦能靜以鎮之其色不動其神不擾
乃或縱步而往縱心而適縱口而譚挑撻跌宕
大類輕佻之夫此其不可解者四也上無擇于
王公下無擇于廝養泛愛兼容其門如市而性
或不同情或見匿勢赫可畏調俗難諧間有同
卷而不能承顏屢接而不能舉其姓往往以
耿介獲罪此其不可解者五也處家不治生產
問以妻孥之年童僕之數米鹽之有無皆不能

舉室後構一小樓皆婦爲之自初紉以至落成某未嘗一寓目焉遇寒而衣遇饑而食織裎井桁竈突經年而不一至其處有僕夫在某家三年人試問以姓名茫然也有金錢畀人恣其出入報盡即已不詰其數也時人並目之曰踈然其爲今黔首之至于前一日輒不忘又能舉其父母妻子昆弟記其室廬知其隱事事關民瘼終夜而思之一夫入于犴猝一人絓于法網一事未竟一錢未明無時不往來于胸中必了此而後朝食又雅類不踈此其不可解者六也又性素習嬾一几一榻意欲移之以嬾故輒止雖食亦嘗以嬾廢亦復不饑然爲其民請命爲其身謝過嘗拜天日禮北斗蒲伏明神即終夜不寢累月不解上帝百神蓋無時而不凜凜目前偶發邪志忽若霹靂砰訇驚汗颯颯而止爲人頗輕于七情得喪榮辱絕不入居靈臺而獨苦名慾根不斷時有小怒若燎枯草一焰過矣嘗治怒三年其始如以蚍蜉撼石了不爲動如以

以婦人調劣馬了不爲使苦心而調之遇觸輒發過而後覺覺而悔之晚矣其後發半而後覺雖覺不爲殺其後發而隨覺急調之少殺焉其後將發輒覺覺而調之輒止又其後調之熟而平欛柄在我矣又三年治慾若頓重兵堅城之下雲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若以巨石壓草石去草生若以冷泉沃渴吻暫時清涼過而復熱獨可奈何哉嘗借上清之劒斬之逾年而不動業自謂已斷其後忽不覺復動乃知其根固在

也又三年治名有小過必自暴之有小善秘之不令人知人之毀己即不色喜其心亦必有德其人然者人之譽己即不色怒其心必有不釋者徐而思之事有在我有不在我聞人之譽則喜聞人之毀則怒以吾之心神而僕僕焉爲人毀譽之役不亦勞乎譽則喜毀則怒抑何褊也毀得其眞吾方惴惴思改毀不得其眞于我無與也而怒何爲者譽當乎我我之所固有耳譽不當乎我而浮焉我媿且懼也而喜何爲者人

之譽我者不少矣而又怒人之毀必欲要世之
人而盡譽我虛名滿世何爲乎有如一旦先朝
露此名能及白骨否也蓋自此而根日以漸滅
某之調心勤苦若此至其性所嫺雖強之亦不
爲此其不可解者七也爲令所得俸錢盡以與
九族親故不留一錢其婦亦助成之當其不給
簪珥略盡偶發豪興治酒徵歌賓從如雲觥籌
如雨雖五侯之門不過也詰朝洗盞而廚無晨
炊世人見某如此遂妄有臆度某置不辯往以
入計事竣東還而饑于路從友人乞貸乃得東
而聞禮曹之擢貢不能治北行之裝遂家居半
年入四明山中採藥不返所知勸駕其後貸于
勾吳而始成行昔者王陽之爲人天下服其廉
而恠其奢世疑以爲有丹砂乃人知某之廉者
少矣豈非以奇迹駭人哉此其不可解者八也
若而夫者而明公能從衆中知之詎不難于古
人哉某居吳會一月不見明公則低回而思明
公與某言亦恒移日而不能去其所扼腕談性

命者十九談世法者十一談爲人者十五談爲吏者十三大都各披其誠而不相匿各攻其短而不相怨忘形骸而不及于褻略苛禮而不比于慢情同昆弟義兼師友相知如此可以無恨明公嘗爲某言天地清晏其出如竅者道也人生五濁陷于大戮者慾也神龍有慾故物得豢之人而無慾則魔事不能嬈之子無慾矣某矍然離席曰談何容易明公不知僕矣某視天下之物一無所好至于男女之慾亦猶夫人耳兼之名根爲障去道彌遠蓋嘗書紳以銘要神以誓苦形以自罰虛心以自度至于寒暑晝夜展轉反覆若制毒龍若克大敵爲力甚勤取效甚少久而漸熟差減于初而明公輒許某爲無慾得無傷知人之明乎公曰男女之慾去之爲難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則其根也根故難去也古天竺先生號稱離慾蓋以空得之雖上帝所治猶爲慾界高眞上仙偶動一念輒往人間而古帝王廣設后妃御妻

世婦儒者曰以廣繼嗣非爲慾也亦或以不能遣之而以此正人道防淫也漢高祖光武昭烈唐文皇咸振世英雄識量不凡而閨闥婉孌之情幾與常人等項羽石虎之流雄猛尩羸殆非復人情至兒女子周旋雄猛之氣一時都盡蘇子卿胡邦衡文丞相諸公非世所謂秋霜皦日之士哉而亦不免留情于此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辭亦痛切足悲哉根之所在難去若此卽聖人不能離慾亦澹之而已離則佛澹則聖抑而寡之則賢縱而宣之則凡公曰然則名何以難去也曰亦根也根故難去也今夫三尺童子人稱其賢則喜稱其不肖則艴然怒童子何知則豈非性生者哉杜征南沉碑于水曰後世安知深谷不爲陵者其好名亦太甚矣彼修名之士固無足論神禹受命于玄夷使者以勤萬民功在河洛矣而所至亦往往劖巨石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闇然而日章夫既闇然矣安用日章爲蓋似亦未能忘

情于章者至于巖穴枯槁之士脫屣朝市抱影
雲霞彼其滅迹而長往固已無羨乎人間之小
名然亦竊有可揣者韓康賣藥于市不貳價一
女子嘖曰子非韓伯休邪何爲不貳韓康乃歎
曰吾賣藥逃名也而令女子知吾名安用居此
爲遂去之若伯休可謂不好名矣然伯休之名
而令市井之女子知之其名亦太盛矣哉尚可
不逃乎則伯休蓋逃名者也非所謂不修名者
也孫登處于石室無人知者阮嗣宗訪焉與之
譚論登悉不應乃對之長嘯意盡而退至半嶺
聞有聲如數部鼓吹則登嘯也夫公和晦迹深
山人與之譚則不對與之嘯亦不省則亦已矣
何其人退至半嶺而復以數部鼓吹者壓之公
和蓋似猶有勝心焉余觀至道之人躡景登遐
逍清都而猶往往不忘情于人間之文字與其
所遺之祠宇何也昔眞人謂司馬子微曰子名
在丹臺石室何憂不僊乃竊意古之靈人幽士
滅迹閟影視人世之小名不啻幻泡彼蓋有所

以易之者在人世爲枯槁在天上爲榮華使其去人世之幻泡而并去其所謂丹臺石室者亦恐其未免于無聊名之難去蓋如此聖賢不能無名而其好與人異樹其根不能不發而爲華聖賢蓋爲根設也非爲華設也乃根實而自華及其華脫而根在世人之好名者不然抱一藝則急于人知修一善則急于人知名之所在而奔走焉有得有不得而喜慍生焉以精神佐奔走以喜慍佐毀譽甚至有無其實而欲以智力盜有其名者欺天罔人罪莫大焉性靈安得而不受傷哉大道安得而不受障也吾人亦損之而已老氏有言爲學日損爲道日益此之謂也夫某之有慾如此而明公輒許某爲無慾明公其殆不知余哉獨余何以古人之知德明公也蓋某于天下物一無所好而獨苦此名慾二根所以求去之者不可謂不勤顧天下知某之無所好者寡矣知某之無所好者猶或有之如某之求去二根用心若此其苦而用力若此其勤

者蓋百無一二焉而明公知之安得不難于古人哉雖然某之德明公之知若此者亦名根也又淫于辭矣敬致一通使明公知余過

白榆集卷之十

書五

東海屠隆緯眞著

與汪仲淹仲嘉二先生大雅足下在昔雁行奮翅頡頏藝林爲千秋美譚者東阿子桓應瑒應璩平原清河康樂惠連聲中金奏氣干星虹盛矣乃今世兄弟振藻一門雄在吳則有王氏二美在新都則有卿家伯仲儻于靈氣飄飄乎如子

晉延壽共舉桐栢茅盈衷固分治華陽文彩朗暎人代豔仰不轂結髮論交幾遍海內乃獨於卿家兄弟未有當也往歲龍使君入都不轂嘗奏記伯氏司馬尚未及通二仲足下未幾僕中讒者投劾而南六月抵西湖就水國芙蓉則聞賢兄弟且走虎林會不轂不轂蓋日夜望關門紫氣久之履綦杳然乃東東而白榆使者至自大鄣則伯氏實與龍使君移書招僕入白榆社始知仲淹方抱幽憂之疾曩日行李所以不果發坐此耳某越在東鄙叢爾龍子小國悉索敝賦不足以當上國之十一其何敢以與黃池之盟維是軒轅玉虛靈蹟名都夢寐久矣聞命之日即裹糧杖策踴躍大雪渡西泠來不審仲淹先生病業有起色否僕雖無枚生七發足已卿疾脩然名理何必減叔寶平子能使仲淹神骨清泠體氣和暢或者更賢於七發也然聞仲淹實深於禪悅即所稱臥痾安知非維摩居士示疾乎審如是有文殊所不敢前何況僕哉仲嘉無

恙詹生來顧不得風霜僕字以爲長恨車馬冉
冉近天都峰相見把臂作大笑先此布聞

報龍君善司理

不佞弟故自人外人往濫吹蘭省居恒有拄笏
西山意四明山靈藉手伊人得早還初服幸矣
幸矣足下青松心竟不改千里相招書辭忼慨
始知皓首以爲期枉駕惠前綏古人語殆爲吾
兩人設詹生充白楡使者至四明食不下嚥鵠
立庭中敦迫上道不佞遂發白嶽黃山之興冥
寥遊且始於此矣第無謝眺驚人詩足酬賢使
君高雅許遠遊王詢輦娓娓名理差亦不乏弟
方奉道清齋性又不善麴君無煩烹羊宰牛治
平原十日飲止須多畜名香瀹佳茗以迓黃冠
道人足矣昔李青蓮罷供奉浪遊人間始客任
城依賀監後寓當塗歸湯冰風流文采照暎千
秋僕於青蓮無能爲役仁兄視當塗任城兩君
不啻過之且也司馬公當今人文海岱僕此行
非惟畢願白嶽黃山亦樂附兩君子青雲以此

月十二日發官奴城旬日可抵大鄣把臂入林
矣詹奴還先此奉報聞足下方抱鼓盆之戚不
佞且以南華諸篇奏之悲几一散君懷相見在
即不盡願言

答李惟寅

含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鑪丹經一卷日生塵
外之想蘭省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關白居然
雲水閒人獨畏騎敲段出門捉鞭懷刺回颸薄
人吹沙滿面則又密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
愉快吾面有回颸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
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颯沓堀堁紛輪僕自
消搖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跼蹜少選而詩成矣
五鼓入朝清露在衣月暎宮樹下馬行輦道經
御溝意興所到神遊僊山托咏芝术身穿朝衣
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
宰官也江南神皐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
下住秦淮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
地萬里而書來怵惕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

取心冥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壒自
寓清虛内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爲
然不鄒爾瞻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之行此
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嘉晨
芳甸條風駘宕南睇美人匊如結矣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
足下才名雄略爲時人物邑南北奔走何時枕
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聞道有年詎止英雄
伎倆哉第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爾幸
不爲世眼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
爲人役淫精耗神時時有之乃知甘井直木之
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薊州有美醞當君在事
僕醉客之具且取給焉薊州固僕貢獻之國矣
僕居長安貧日乞燕市米而座客不減無步兵
之廚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以此小損
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主人翁尚無恙也足下
日講兵事以薪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彌不要

上兩王匿跡雲霧時時爲人篡取豈鴻飛尚不
高邪而僕與足下又苦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
無人哉從紛拏中潛煉窓緯僕與足下願各努
力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掩關塞兌當遂有所證悟不某被風塵驅
入火宅車馬之勞筆札之役時時有之年逾四
十而溷甥不休精氣安得不銷亡所幸胸無機
事七情差輕得失熬煎不關靈府然文字一障
沒溺深矣大道斷非江鮑徐庾所了流年石火
思之沉痛含光養神多言損慧自古賢聖戚務
戞嘿惟南華先生縱橫恣肆排倒千古簸蕩三
才言語之盛剖判以來無兩而先生終證大道
不聞以高文雄辯洩其靈光何也豈其神氣內
守終日言而未嘗言若兒啼天籟也僕中無所
得而日事洗洋自非南華耗損必矣乃今尚未
見衰相現前覺精力較之少年時不減第恐漸
耗漸零一朝而覺晚矣此魔能使人飛揚快爽

去之爲最難先生何以教之今天下之望盡歸于婁上四王先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物不貴雞鶩而貴孔鸞也雖然願先生取白雲封戶無輕問短轅也不直則道不見請竟言之先生業謝人間事修心煉性作了道丈夫便應翛然長往一行出山追逐紅塵妨廢大事空攬流光前功盡棄故不應出此甚淺之乎談王先生者境風欲冥喧寂惟一大丈夫欛柄在手何避涉境涉境不迷是大自在事了不了皆可拂衣何必鑿坯而逃乃得爲是顧先生所處時勢有不可出者何則丈夫進退欲其有據也先生與三先生閒居空谷寂照煌煌洞此久矣僕何必癡人說夢邪主上注念荆翁深矣恐不可免道故有恰當者在不必安排大事因緣定不在九列三事世人之說曰上意不可遠又云道自委蛇無妨秣馬僕無識妄意以爲皆遷就之語也都水軒轅子微希夷俱常蒙人主通取之竟以揮手不聞云道故委蛇惟宋齊丘進則三公退則

九華先生三公九華數數往來後世不聞人言
九華先生賢于都水諸公也區區杞人之慮妄
肆其胸臆惟四先生深計之惶恐惶恐

與沈嘉則書

婆娑蘭省曹務總歸曹長了不相關白平明入
署如坐僧舍焚香讀書亦甚清適出門騎馬風
沙被面謁客投刺獨苦苛禮以筆札事人僅當
鼓吹風雅之業其衰乎居長安貧甚生平無長
物止有圖書數篋乃爲波臣所妬五帙之絲亦
如之挈以鬻于市不售則及細君簪珥而細君
又雅有桓氏之行縞衣練裙頭無金雀耳無明
月生平亦無程鄭之交可以告貸胸中五車不
足當一囊吟成五字持向屠沽易斗粟嫚笑而
不荅彼無所用之京師士大夫近復習煩文多浮
費其何能給而閉門前之客通不減時或甑中生
魚而譚笑盈坐僕自通脫未嘗不以實告客有
脫粟無酒則與客飯脫粟而已而名理不廢腰
間僅有一銀帶遞亦毀之以佐酒資爲令六載

蕭然如此而市上人猶妄以胸臆見度乎饑寒僕所堪必不足動其靈府而內給妻孥外供賓客未免大費支分然自覺消搖之致絕不爲減蓋僕從此有悟非孟浪處此者萬緣都輕百慮都剗獨有文字一障尚苦葛藤嘗以一箋與田叔力欲焚筆硯不能也先生老矣雕龍之辭業已千秋雖布衣孚家有負郭反勝于余之有官者淋漓彩筆浩蕩杖屨僕勸先生一朝盡舍之鳥去猿來水窮雲起于此中儻得少趣此大丈夫結局之時也而先生故是寥廓人當下立辦區區此言亦屬不智矣數千里遠訊臨風悵馳惠而好我其無忘瑤華之音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僕居長安澹矣寡營蕭然髮僧獨可笑文字之癖日甚一日深入膏肓功德之水不能洗上清之劒不能斬婆娑含香曹務殊簡署中焚沉水坐南牕修竹下正可調神御炁密緒潛修無端詩興撩入遣之不去騎馬道上手捉馬箠而心

役萬境即冰雪在地風沙彌空不自覺五鼓朝
天入宮門顧見星月便爾蕭森身方與朝士趨
蹡而趣已在西泠天竺上當其意得山河大地
入眼俱空僕年四十精已銷亡塞兔葆光長恐
不及奈何虐使元神坐令雕耗明知其害莫能
剗除何也嘗細察病根尋其起滅夫大慧不耀
至寶不華五慾慾也文字亦慾也五慾近濁故
爲愚夫所溺文字之慾近清故爲哲士所馳總
之罷耗毒藥流轉根因一墮其中拔足難矣孔
欲無言厭有六籍佛空諸相亦垂藏經神王發
藻于大洞青童揚葩于玉書太上抽玄于五千
西池摽情于四韻余讀楞嚴維摩神幻精光文
心絕麗余讀丹經真語高華深秀韻語尤工得
道之人銷聲匿景身世兩遺遊戲虛空土苴萬
物而猶似不忘區區者若云彼寧渠意在修辭
以包元氣載大道如是而已夫意不在修辭即
凡陋蹇拙而可何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也必
龍驤虎攫崢嶸其辭是猶不忘區區又況我輩

能不濡首哉然而不可不戒也今夫嬰兒終日
號而不嗄大塊終日噫而不傷純氣之守也至
聖靈人從妙明吐華眞竅流響其神不勞其氣
不耗嬰兒大塊爾文人藻士刳心以思役志以
索思而不來鬼惱悅而馳六合索之不得意蕩
萬里推而鴻荒推而眉睫有不受傷者豈理哉
從古文士竭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此道其言皆
留永年而其身未免早謝坐此故爾嗟乎丈夫

塵地有此靈光上可證入無上歷劫超塵次可
修還大丹驂鸞駕鶴何乃空以其身爲蠹魚即
三食神僊宅何益矣低回自度投袂而起力驅
此障去而復來是我輩之宿業入生之大魔也
僕及此時尚未見大損譬之小火熬油微波泐
石當其細微不見可患一朝耗盡何嗟及乎而
僕猶以此障雖重他嗜則寡得喪頗齊榮枯不
問機輕智慮心絕經營或以此不遂彫落亦危
矣僕受教太原先生每戒以雕蟲小技障我本

來而瑯邪先生則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悶結政恐萬實告成時更吐華蕚將如之何夫瑯邪故文士安得不云爾一劒而斷立收奇功後可無慮今日不能自割從此以後皆可憂之時東君發舒華落葉脫以歸本根上善也而境久戀則逾熟逾熟則難去東阿昭明江淹鮑照春華爛然終其身不見脫落而死最上遮須下沉冥獄冥獄固墮惡緣遮須亦是鬼趣可哀也都水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僕則曰寧爲頑仙毋爲才鬼嗟乎僕已而已而罷與東阿諸君伍旦暮借上清之劒矣足下清真人文章一緣與我同病劒借乎未願共圖之

答元美先生

某邇來默自校勘百慮漸灰七情荒澹獨有名障慾根葛藤未斷所謂慾根恨根不能遂絕若云火宅凡夫靡然焦灼實所未然至於名根輒爲更重言語文字往往馳騖其間每成一篇急欲

知音相賞飛揚爽快不能抑止以爲好名邪則
是本因一時得意快讀技癢似非爲名以爲不
好名邪何故津津向人如狂如癡即此津津向
人如狂如癡縱非爲名快意當前不能抑止不
足語凝神定性之學明矣氣多揚而善浮思不
泥而作苦以此不大受洞傷然必非了性命之
道也若夫榮悴得失了不相關二六時中絕無
計較亦無嗔恚居貧晏如眉頭日揚但悉住于
逢必不自作煩惱此雖令大師以六通神智

照之亦必以爲信然者所云名慾二根病染深
重不能刻除宦道障心莫此爲甚每對人言未
嘗不抱大痛不知何時向先生言名根頓輕慾
根尚重談何容易當是先生言之誤耶不然某
醉夢時作書爾敢自首實以正妄語之罪大丈
夫年逾六十官至九列文成四部名垂千秋以
騷雅登壇以大道結局于先生足矣業從火宅
而就清涼詎宜復捨清涼而就火宅果然高蹈
遠引風期如此大自快人世間兒女子識不足

采也渠意不過欲王先生作大官而豔其里閈
爾書到即與孫文融選部言之報云鳳洲先生
鴻寶故自佳然一經辭輒允於朝廷大體覺未然
須其再疏而遂則朝廷與此公斯爲兩得報書
甫至少選而孫君遂有母夫人之艱矣自臺省
致諫四三君子相繼被斥之後此中時事又一
更易杞人之慮方深纓紼不被千體高翔寥廓
徜徉人外其樂可言承來教懇至道義之愛鐫
在五衷矣

答王元馭先生

往來紛紛文責塡委誠有如先生所諭然雕蟲
之辭某鄙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
思浮氣揚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
不受傷者每念及性命大事悔恨於此決意勦
斷取筆研焚之示子不復爲未幾枝癢宿病旋發
嘗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五戒嗜好不除不自
覺其易犯也某今在此中貧遂刺骨衆生平等
程鄭交無從告貸荆婦頗有桓氏賢行無簪珥

可脫某腰下止有銀帶一條亦毀以佐朝夕將
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
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肯之眉頭未嘗一日不
揚也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卽
病亦魔事爾聊邪先生辭九列之命是矣第先
生悲終不免何以發策之

荅敬美

澹圃主人無恙實修實證比復何如某無所知
識竊意以爲塵境亦有解脫靈境亦有束縛性
地澄空萬緣起滅總屬浮漚如其不然卽一猿
一鶴一花一木亦足爲障也長公先生亦旣棄
去九列第先生尚恐不免龜逐蹉赴營營求進
而一退不前王先生鴻寞鳳舉翔于寥廓而弋
者未已故是芟草堙花以物外見實亦知雲臥
難安清緣難享也霞島煙牕以大石塞戶封之
以白雲雖有彌天之網豈能罹幽人于九萬之
上哉孫文融由選部轉奉常之三日然後爲先
生投所寄入行明日而孫君有母氏之憂矣某

之任責推分不妄通貴人此可槩見使者來不
得先生一字私心頗悵之萬里相念無忘璅華

答開之

不佞比厭苦銀不律亡賴使神氣飛揚丹元受
障奈何譚虛無之道爲思借祖龍之焰斷之而
顧影踟躕忍不能決又邇者僕舊業日尊虛聲
益譟羊肉不慕蟻而蟻慕羊肉將迎亦太廣矣
有時焚香掩關無奈戶外之屨少不自持輒舍
我主人翁而靡然從之內宅未寧靈光不見何
時可得了生死乎斯志士之大痛已文字交遊
而外他無足關吾方寸者以故雖處喧溷而不
減逍遙更從聖賢口頭拾得回光反顧四字奉
作津梁差爲得力恐與足下入處微不同足下
深入善權廣化擺落脫灑近維摩居士辯才無
礙第于實際處亦尚少爾然任道之器必歸足
下矣元美先生跡辭新命甚善獨苦其眷屬童
奴匹不欲王先生爲大官者元美不可不自堅
丈夫進退有據乃可辭於天下且無論大道卽

皮毛亦當顧惜也阮嗣宗胸懷故自暢賢嫂兩
郎君俱無恙不
與殷無美
一夕劇譚自足千古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
荆南山川最勝處足下賢豪人山靈借杖屨使
陽臺之神通刺使君稱部下女子亦人生快事
也
與呂麟趾
足下風骨秀異神情散朗河陽洗馬罕見其儔

凌雲奏罷蓋一日五
謝眺青山雲氣在牖櫳間神仙吏隱又何清絶
也夫泰山千盤日觀萬仞仰出雲表下臨滄溟
則必蒸爲丹霞結爲琭草是太傅公之風氣亶
厚也某不佞得與王吉士季孺稱結髮交而吉
士與足下爲鴈行兄弟故敢託王君爲之容願
奉盤匜進御足下足下所治青山下有故太史
沈君典無論其標韻蕭疎天藻橫逸即忼慨義
俠以千金散客以七尺借人亦大有古田光先

生腹腸者又性好丘壑雅眷煙霞在世世出兩足欣賞不幸異人靈物爲上帝所急一朝長逝千秋悲涼嶽瀆無光風雲氣盡伯喈傷神于虎士子期掩恨于山陽當其生時人拾咳唾家借姓名士歸之如雲瞥而銷沉蓬蒿生門徑荅荅沒履綦而市人責收子母之息者時時在門詰人至此何知天道所幸有子孝廉温美如玉修辭藻麗駿駿有先太史風而氣性沉著可喜太史有後哉不佞某與沈君義存伐木情兼女蘿淹棄三載且宿草矣生約彈冠欵慚挂劒而太史一棺亦尚在淺土相隔萬里日夜痛心足下好男子風流自賞慕義無窮幸顧念亡太史而收其遺孤是在長者僕與郡二千石及宣城長俱無生平足下肯爲一致拳拳高義寥絕千載矣

與張洪陽司成

夫世不乏英雄豪傑躬絕異之姿有非常之器揮霍踔厲高步遠覽辯雕衆形智落天地而不

能自御其炁籟弄寰區驅走風雲而不能自調
其神萬物役之陰陽推之生營六合攸掩一丘
起滅轉遷總歸流浪世之所號稱鉅人與肖翹
何異乎斯志士之大痛故貴聞道也古來得道
者或闕影空山或逃名城市或迹涸穢殘而領
清虛之趣或身都將相而抱出世之心有無並
遣情境雙寂客有去來郵常自若謂之至人則
今洪陽先生其人也伏讀二氏遺書嘗恨笙鶴
不存金僊滅度玄珠難索心印無聞乃不意當

吾世而遇洪陽先生比來待罪雲間亦嘗得與
婁東先生周旋私其緒論矣自念物有家寶道
存我度攀緣造請空耗心神道不在是即省事
簡緣請斷自洪陽先生始既而又念往從載籍
中見古得道至人向風遙慕恨不得供爨下掃
除之役今業幸與此人同時踟躕退沮自失清
緣是爲無志以故往來胸懷未已也而屬趙汝
師太史居恒言先生甚設亦謂如先生者不可
不參自通冀一聞至論拔其蓬心奈何對面而

失一有道長者彼藤行掃地者何人哉又許爲某介紹令得叩其門牆太史之愛某至矣某是以氣結腸回遂不能已某東海緇生不幸失足雕蟲沾沾自喜江鮑徐庾幾賁此生中歲頗得聞緒論于化人翻然從火宅回頭大自創艾某爲人不設城府踁暢忘機澹于世味似差可進道而聞見爲障自迷本來頃從二六時中覺照磨鍊亦既苦心矣而結習難除舊緣難遣障蔽未徹性地未明石火浮漚良足抱痛嘗默自校勘衆緣頗輕獨苦雕蟲一障業染深重頃思借上清慧劒力斷之未能漏泄靈光耗損眞烝害莫大焉上僅遮須下受苦趣螫夜念此芒刺可言太原則曰文字葛藤不前將蔓延邪則曰第令敷衍剃落有時夫人命短促俟河之清浪死虛生大海一涕前期既失後劫難圖能不痛矣先生了道丈夫應身住世若濟苦海實筏在茲某皂用洗心皈依五體投地伏惟鑒其虛懷不惱鞭影請誓皦日佩以終身小詩四章仰塵聽

覽某方求雕蟲而復以雕蟲自獻可笑如此容圖面質不盡拳拳

與蔡使君省兼

滄海以東三神山在焉金銀爲宮丹霞爲垣元氣迴合洪波遶繞其上有玉牀藥竈瓊芝琲草蒼麏紫麟青牛白鹿高真上僊所居神區靈境不絕世路而世路自絕高真上僊時時與人接而人自不接僊真東又有扶桑大帝暘谷神王高居寥陽之宮翠璎之房冠芙蓉衣雲霧清聲

寥寥而朗誦金函玉書龍君坐靈虛殿柱以白璧砌以青玉鋪珊瑚之牀寢水精之簾深黑空洞電光隱隱靈如龍女服氷綃躡珠履乘月夜出海上人時有見之者大士住落伽山臺殿兀立鐘磬孤懸寶幢千空中蓮花吐千游面佛燈神炬白毫妙相大衆圍繞川后震驚在內地則有金裘雪膚四明洞天分東華之妙炁結人外之玄壤山川盤鬱凌厲區中幽人棲止大都慕其窅深韻士揚芬往往譚其神秀乃明公領

郡得此儼然蟬車煙轡作十洲三島長半治士民半治雲水亦愉快哉而明公固未難異姿煙霞遠韻風流文藻暉暎東諸侯山川與人庶幾雙美時殘雪消凍條風扇芳麥秀草芊花事行盛明公以神明愷悌和其士民風俗回醇郡務清簡而使君稍乘暇日驅車露冕行春郊原酒尊茗椀而就嘉樹下聽黃鸝百囀暢矣鳧鷁接簡恨僕不得載筆以從願僕傴僂府中趣出騎款段跼蹐蹄道上每從揚塵堀堁中想江南之脩篁茂林青沙碧石未嘗不搖搖動竟也僕抱丘壑之心又缺經世之具紫衣金魚知非貴骨雲牕煙島差有清緣明公察之不夫心嬰好爵口述長林達者所嗤亦小子之大懼也明公澄湛暢朗足共此語故不敢以寒暄俗調仰瀆清虛伏惟崇炤

與孫文融

不佞某不奉琅華之音八易伏臘矣此來日夜望見顏色屬足下方在要路津不敢議見亦無

從通一刺以明相憶故人之義爲何寥絕若此
足下光明粹白志業已信上不負人主下不負
友朋即邈若山河良用愉快往歲北上爲王敬
美寓入行久在敝笥未達典書敬美訝無報音
以殷豫章見詒僕荅云銓曹公尊重不敢自通
須俟其一旦去重地乃敢前而奉常清華差減
昔日尊重然僕到門猶廩廩惴惴公餘威也人信
不可以無官哉敬美書馳上槭封漫滅矣足下
爲貴官而使故人引嫌至此蓬心未除可知僕
近者胸中有五嶽欲一洗足下長安一斛塵何
時可得晤言也

又與孫文融

適作入行致敬美書將發而妻上使者持元美
元馭兩先生書至元美業已掩關黃冠加首從
華陽秘監遊于方之外矣詎宜以一官再出如
九華山人宋齊丘也王先生上疏石隱哉吾黨
應共成之必得請乃可渠寧恐不得請託僕爲
之緩頰諸公間長卿故吃于口焉能爲元美遊

說又罕識貴人面孔自念獨足下可告耳昔人有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王先生抱影雲霞慕者未已豈其飛尚未冥邪君子愛人以德華陽句曲風華映人豈可使　聖朝而無若而夫哉事在足下幸亟圖之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置奕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人我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孰若是非之兩忘諸君子下地獄種子僕洗耳不聞也乃先生之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雞羣野鶴哉然不離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家若獅豸即喑喑無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千八百他日名書上清何急而息影滅迹也聞先生近日神大王甚喜抱雲霧長往在先生固其所海內君子頭顱種種脫就一官輒衷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滌山中之約頗有近耗不

與元馭先生

長安邇來議論太多譸張聚訟二三少年負氣言事慷慨至煩當事諸大老併力彈壓之似非盛世之所宜有也二三少年徒空言耳發之當采之不當亦應容之以開言路養士氣即不能容此一在事之臣折之足矣何至恐不能勝而合諸公之力以排之也多口嘵嘵謂是非有兩端僕以爲無有兩端也先生高翔寥廓兩耳不聞詎不快哉趙汝師眞千仞之鳳其于含光守中尚未至乎其至持節南還遂有長往之興先生以爲是不不肖在風塵中無一精進虛生浪死良可大懼生平知愛獨有先生何以慰之汝師還便布數行不莊不悉

與徐大宗伯

師行時某不能遠送旌干僅隨諸屬吏出國門拜馬首而別轉盼車塵天青日落雲樹蒼茫黯焉低回目窮心斷計行李日夜行氷霰中登頓跋履仄仄念之一入里門故山生色猿鶴相候

雲霞來迎寓蠟屐于巖阿放蘭橈于永曲甓釋
重務返於逍遙其樂何言某自顧樗散謬辱鑪
錘南宮婆娑數侍清讌若候芭之事執戟裴廸
之在輞川鞭箠相使盤匜進御人生遭逢良足
自慶不謂紫氣漸遠真人乃東中郎去來孤桐
絕響司空不在劍鍔無光臨食廢箸徬徨以嗟
命之不淑可知矣適者世路嶮巇人事翻覆瞿
唐巫峽風波駭人言念吾師業脫纓紱徜徉林
泉眷丘中之緣極物外之賞松風入耳蘿月在
懷真作飛天仙人之想又何問浮雲變態乎殷
無美領夷陵以出東入桑梓便希區區屬某方
抱病休沐崖略不莊伏蹶台炤

與房侍御

不佞某生幸與明公同鄉邑束髮而想聞明公
之丰采至于今尚未獲奉大君子之末光頃前
茅入都門竊自喜進御有日乃馬蹏堀堁間竟
阻色笑今者明公持督學使者節出按南國南
國之儁業已延頸跂足日夜望東壁文星之照

臨而不佞當領邑符吳會則某固明公鞭箠下
士也生平未借交左右似不得輒有所關說第
地方之事有人寃當雪公議當信既未竟于前
圖不無待于今日敢昧死爲門下陳之青浦縣
諸生鄒某德性粹温天才俊朗物華國寶玉璋
黃流既精博士家言兼擅古文詞賦洵東阿之
麗藻而南國之儁流也十三早遊鄉校二十累
冠諸生兼之丰姿秀麗器識端凝才美有聲行
檢無玷家貧力學貢米授徒上事寡母下撫幼
弟人稱其孝友不聞他過往年因吳江縣監生
某某肄業留都延某講藝鄒生以貧故與俱某
故貴介子弟頗負俠好飲鄒某嘗累規之偶酒
中與費監生者各使酒相詬遂至筆擊費生稍
受窘辱不甘泣訴大司成戴公通蒙訓責後司
成密訪其事之始末彼時有惡鄒生者乘機波
及誣以同飲司成不察庭發其事謂鄒生名爲
講秘實同荒淫留都及故鄉人士亡不知鄒生
之不在座者耳目可采誠難掩飾不幸風聞于

前任督學李公謂事發成均不暇深察遂以荒
飲論黜時某既憐人才復傷事枉當衆庭收首
列其珪璋美材次舉其孝友大節監生作過與
郁生何干今監生俱安然無恙而郁生反獨以
荒飲論黜豈不寃哉又其寡母一生經歷萬苦
撫育此子早歲成名今若使其青年才子錮盛
世以終身白首窮廬孀婆廢辛勤于一旦誠可傷心
以一官保之不足又加以八口長跽力請凡七
起而督學之意稍回許某再加體訪別有處分

無何而前院梅墩邵公少魯周公楚石陳公皆
力爲之言李公見關說者多反懷猶豫本縣移
文申復未蒙准行及後細加體訪始悉寃狀面
諭某郁生之事果屬虧枉已往無論候本院將
行令本生自行赴訴該縣再爲申理必全此生
不意李公旋聞家喪倉皇南歸不及了此公甚
悔其事云且修書與新院王公賴彼煎雪不謂
王公不久又以請告去使此生久沉泥塗而不
俟某爲德不卒私心耻之今幸遇明公新

命以臨東南伏惟明公博大仁明士林山斗當明公旭日方升之候是郁生死灰復燃之時業聞長安諸明公已有憐郁生而爲之地者顧其事經某手水木源某而不言誰當言者伏惟明公察某之至情固非率爾摧其唇舌爲寒士作說客者干犯台嚴伏罪伏罪

白榆集卷之十

書　六

與顧益卿

東海屠隆緯眞著

湯君高臥禪房不肯爲不佞屈僅得抵掌徜徉千古作一夕歡是時有采蔆行酒湯生淋漓意色甚屬僕大笑措大眼孔小見幺麼孌童便令銷蒐籠絡英雄止須此一物足矣又何所貴顧長七尺美男子足下便何自稱之當定慈明向

使君津津不休渠誤認作金臺宮中吹紫笙玉
童故也咄哉使君亦復津津嘗念石季龍鬚髯
如戟低回櫻桃隆準公絕世英雄宛轉藉孺何
況慈明與使君僕則學道人了空一切此物得
之開之尊人馮太公今不妨便舉以畀足下又
何難遣視使君塞垣也一童子嫣然騎駿馬持
薄蹏走數百里致主人之命彊吏胡風吹面黃沙
滿衣大是佳事旬日內當遣足下須以夜光杯
盛蒲萄酒醉之蘭省客名過其實奔走都人而
貧日甚牀頭酒錢空亡以留客有將門子以三
十金爲壽求不佞居閒投幕府不佞利其酒資
爲發一牘使君平頭奴留數日以原槭返云使
君且行部邊徼今遂已其事矣書亦遂焚棄不
復足聞于執事者隆中卧龍抱影人外長吟梁
父大是煙霞之姿不幸爲劉豫州墓出驅馳王
路終天天年希夷公見中原有主退栖華山竟
了性命竹帛鐘鼎虛誤英雄不知凡幾足下高
朗寥廓道門白眉乃以材具爲時人物色而名

根尚在雄心未除恐不免終作李衛公郭代公
輩中人而止石火電光良可爲懼張肖甫司馬
功略滿天地顛毛種種矣不佞兩遺書勸之鄴
侯晉國攜手同車淮蔡功成綠野何時已見朝
披一品衣未聞夜抱九儀骨張公無所不荅獨
無一字荅此語苦海溺人如此向見沈公子道
足下念先太史至矣此子一言一涕足下眞古
一片有心人令要離荆卿諸公在亾不斬頭陷
胸願爲足下死者雁門關前萬世德其人豪有

氣可稱同調足下識之不元美遂問泉石敬美
尚不忘雞肋心聞非久且膏車秣馬矣長安得
此君來一溷亦快人國家倚足下如長城銅焦
鐵騎直老邊垂已爾何時得奉顏色臨風長想

與姜仲文

不奉雙魚展訊足下半歲矣亦復久絕瑾華之
音各在風塵紛輪蹲踏送盛年於雞肋鎖壯心
於馬蹄可歎也不佞弟踈庸人上不能抗跡霞
外抱一守中了性命之事下不能高議雲臺樹

勲揚烈垂竹帛之聲空以三寸斑管自雄爲世
人妄立文士品目生平所得他未必無可稱總
之以雕蟲技掩卽此一技又不能博收深造務
極玄解一一當古作者譬之野火閃爍流潦汪
洋一瞬而已又性不善弢藏名過其實牘盈棐
几門多履綦自握筆爲文而外往往以騎馬踉
蹡銜杯譚笑奪之讀書精理時自知絕少目無
六合胸無千秋而日取栲膚轆轤而出之文不
程古語每師心當其神來光采橫射或瞥焉味

盡意致索然所謂家無擔石一擲百萬而時人
好以耳食謬相推許坐致溷擾削氣侵精每一
念省悔輒思棄此做肅逃於空虛而塵網罹人
又忍不能決隙駒石火奈此流光何是不佞所
爲臨食而歎仰屋而思者也足下美如玉璨溫
如截肪當事者不置之西清東觀之間而令執
掌錢刀驅馳孔道神駿鹽車龍淵補履非其任
矣一日之中焚香攤書會有幾時白日速行青
鬢易老何時同閒一丘共了大事追維歌馬彭

城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而弔項王之霸圖放鶴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冥故歡杳然言之心斷足下握節于外久矣楊柳雨雪征夫嗟何時及瓜日望天末尊公負東山之望重矣竟眷泉石與冥鴻競爽乎身尚濁世名書上清宜其灰塵三事若遺迹也嫂夫人好不老母荊人及小兒女俱幸無恙貴同年蕭氏兄弟鄒孚如龍君善董伯念俱與弟投分不淺而伯念以同舍郎追隨更密獨足下離逖在千里之外今君善伯念亦東行矣足下對清風朗月頗念故人不何得耶然不將一字也伯念去便寓此箋以半歲無書不覺娓娓日不乏北來鴻可竟忘我爲

與元馭先生

張生來得先生手書知爾時且爲尊大人舉襄事荷鍾入山伐木負土在爲猶傷先生勞苦可知琅琊先生遂得棲穩煙霞青山生色然而望真人紫炁者未已也戚鳳高飛寥廓入思爵羅

雞鳧日在籬籬過者不盼夫物貴賤在所處矣
不肖某淺薄徒以一片心爲先生收錄日夜競
競惟恐漫落爲知已羞二六時中省身克已反
照內視長懷靡及而風塵馬蹄磬溷不休性地
未明結習未盡嘗念古來聰明男子不少胸有
千古筆有萬言或開口高譚性命仰墜天花忽
忽悠悠終成虛度而了緣證道賓於上帝者往
往屬之草野抱朴之賢塞兌含光以踐大道令
寒山清夫平叔桓閭與江鮑徐庾諸公競角文
采不及明矣而了性命大事乃在彼不在此豈
非以抱眞守一者不散純白摛英掞藻者坐洩
靈光也某雕蟲一技不加于人而自寶倣帚享
以千金操刀欲斷忍不能下每念石火流電涕
下如縻先生何以拯之南望屏息以聽吳興董
客部開美士神情散朗貴能挹損某比者同舍
良友也以予告而南便修謁門下幸先生有以
教之不盡欲語

與汪伯玉司馬

今海内鴈千秋之業有瑯琊與先生爾草昧羣
雄堀起田間霸一方建旗鼓以中原爲事人譚
王氣家握靈符有一旦事定功成眞人受命而羣
雄煙滅祇爲驅除又有明于天人之際知大命
之有歸審才力之不敵而甘心佐命依人以立
小功者此雖與犄角之徒成敗異勢而其消折
英雄之氣一也學士大夫以文章命世垂千秋
名代不過一兩公而止彼當其時搦管修辭與
一兩公分曹對壘盛氣而不下者計豈應少哉
乃卒歸煙滅而千秋名遂屬之一兩公而止故
有生存千萬言亦死不留一字志士念此有足悲
心者夫眞人身膺大寶宰割神州固也受命于
帝河嶽英靈含芬揚藻光映千秋若劉向動乎
太乙徐陵識于誌公卽文人不可謂非受天之
命也世有椎埋雄雅不嫺文辭曲護所短乃曰
大丈夫采秋實爾安事春華夫麒麟凌煙之上
豈必藻有文哉嗟嗟結繩以還乃有文字明聖
所爲天之制也仲尼不刪六籍乎令麒麟凌煙

不託文字後世誰知者大禹功在河浴萬世稱
神而其始乞靈于南嶽玄夷使者之文留侯以
三尺劒佐漢祖定天下而素書三篇實授之穀
城黃石金簡玉面亦上帝所寶也世有椎英雄
寧有椎帝哉今天下文章屬之瑯琊與先生若
麟鳳之爲百獸長滄海之爲百谷王千秋之名
終歸焉而他掇管修辭者卽目營四海氣凌萬
夫恐未免卒爲兩先生驅除而止某東海鯫生
束髮好雕龍之業此其匹夫之意念亦不淺矣

而不幸與兩先生同時今年四十精已銷亡長
恐以一生心力而并爲大軍前茅所驅將悉索
敝賦東濟師婁水之陽南頓甲大障之陰以一
決雌雄則重懼衆寡不敵立而薶粉爲天下笑
將投戈解甲俛而受軍政戲下則又奈此雄心
何何具須眉名夫也僕居嘗妾自衡度以爲丈
夫生不能受命于帝雄長斯文寧爲彭城天水
毋爲留侯李藥師寧爲尉佗夜郎毋爲竇河西雖
近偪彊不見事機亦磊磊有片氣哉以故僕生

東海四十年而未通凡一門下比年以職事入
吳會嘗與元美兄弟周旋雖義託同心亦頗氣
存彊項王先生嘗其鶻俊惡其跳梁然未嘗不
相歡也既而瑯琊黃冠入道返于清虛金帛既
空圖書亦散盡捐有身之累弁棄千秋之辭而
先生亦且漸厭五車歸心三寶是文人之掉頭
英雄之結局孰有善于此者哉僕最不肖藝事
多踈而于大道尤茫無入處然此兩者皆其心
所好也初見藻士之競爽則欲驅車而涉詞林
繼美化人之逍逢則又欲乘筏而登覺海此兩
者皆非其才力所任恐俱無成而身亦將老矣
夫兩俱無成則步益窘步窘則心日灰心灰則
慾漸寡是入道之梯也故僕今者于天下事一
切可已顧獨念業與先生同時而絕不一通終
屬欠事夜郎王黃屋海島稱得意終身不通中
國衣冠而稟其正朔彼烏知漢大哉雖以自尊
亦自小也故敢將不腆之辭謹布腹心左右昔
僕不能爲先生下今能矣願先生毋以汪罔氏

也者而戮以鬻鼓某不勝幸甚貴郡埋龍君荆南佳士先生忘年而與之交僕有以仰見先生之度令得從雲夢生之後而托掌大業可乎溷瀆清嚴悚息以聽

報董伯念

足下乘大艑東下布帆錦纜長笛短簫煙月滿篷牖星河在鷁首凌空蹈虛快意可言弟自別足下風塵紛溷日甚一日時時脫細君繻襦簪珥向燕姬壚頭貰酒佐客歡客跳地仰天大呼浮白不知鮑宣家桓夫人糚首之具盡矣蘭省客亦大豪舉哉足下牀頭子母錢狼藉客亦不乏如平原大梁雲母帳下水晶簾前盡珠履紛襍然不如貧吏風韻更勝耳足下去後握手論心便頓減昔日人生眞自有相知不復可強宋西寧小侯至自秣陵攜詩人黃白仲北此兩生殆將奪伯念座其人才亦大可念詹政叔苦爲曹長所持不得一試史局僕舌爲燥心計使盡諸公亦多爲之關白竟不得請使人氣短令婆

娑長安酒家狂如鼓吏殆非其眞而孔亦游戲三昧耳僕將爲作肖甫益卿諸公書送之塞上而邊風勁甚未有貂裘逡巡不發知足下念之金生在徐繕部家如鼠入太倉腹中日日果然飽欲死貝君更落莫可念矣

與張大司馬肖甫

十一月二之日屠某頓首奏記肖甫先生有道門下某不佞以雕蟲一技鼓吹人代又生平持一片肝腸推置人腹爲小吏以寬和廉潔媚於

黔首又好采月旦清議扶忠直獎人倫都人士見以爲無他大過多曛就之達者謂不佞某有鑪行物情蟻慕居長安歲餘無問縉紳逢掖通刺掃門屨長滿某亦傾身延奬令各得其所而去非獸砥行修名亦以厭物免禍猶恐當事者以某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留神簿牘送流光於馬蹏銷壯心於竿影鬢髮日短精已淪亾長恐一旦先朝露塡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烝保其餘年而老母在

堂妻少予幼六載廉吏無家可歸踟躕回臨
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一朝爲人魚肉若
是也名乃造物所忌交游將迎易招悔吝亦竊
嘗憂之不謂一夫作仇橫肆不根遂摧頹至此
也禍大奇矣方口語陡興舉國駭愕名公大人
賢豪長者傾都而來視不佞扼腕慷慨義形於
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閭巷小人洶洶諭
諭無不爲不佞稱寃陛辭之日午門下環而觀
者倏如堵城貂瑞緹騎切齒伊人大罵陰賊梃
下如雨公論如此而某迄不免豈非數哉然某
得此長安中足以長嘯而去無恨矣事業已往
何復呶呶承明公下問敢略陳其顛末西寧侯
宋世恩恂恂雅如儒生生平慕李臨淮之爲人
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賦顯名新從秣陵解
府印還燕即託人爲介紹執贄通刺願就講于
秋業稱北面弟子不佞力謝不敢當固請以兄
禮事不佞不得已許之九月置酒張戲大會賓
客詞人無論縉紳布衣不下十數人不佞與焉

措大燕五侯之第酒酣樂作客醉淋漓狂態有之寃哉獨不侯某不善酒亦不能狂當諸客豪舉浮白時某瞋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西寧凡兩觴不侯不侯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事時向人抵掌言屠先生幸肯與宋生通家乎又向不侯言徼天寵靈業蒙先生許某稱弟異日者家弟婦將扶伏拜太夫人嫂夫人堂下座客多聞此語實未行也仇人欲甘心不侯之日久自某之入京日夜偵不侯行事無所得不侯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媒孽西寧者紈褲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仇又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採摘遂文致張皇其辭嗟乎家僅一僮一婢何關渠家事而亦攜撫其中邪其所誣衊姑無論事情即以理度之通乎不通乎疏上　主上矜廉訪其事廉訪而了無實狀乃坐伊人挾仇誣陷而坐某以詩酒放曠兩議罷又及不侯青浦之政嗟嗟上所置問疏中污衊事爾業廉無之伊人之傾

險何辭而乃別求他細過令與險者同罷邪又
及青浦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
浦之政時邪一夫持論萬口莫爭斯其故不可
知已某歸已青山白雲紫芝瑤草焚香誦經孚
眞采藥何事不可世路險哉心灰氣盡家有介
生交義高于古人遠別長離此爲慘怛
白首林泉已矣何恨明公幼
答張質卿侍御
昨張居來
制府書至道先生雅念不肖某不肖

某橫被仇人中傷實爲無罪汚名業蒙當事洞
白乃坐以酒過嗟坐酒過應與傾險者同議
邪凶德宵人無故而發難纔士大夫纔之而其
事實卽以其罪罪之纔之而其事不實則別求
他細過此何故哉且令被誣之人與誣人者同
罪何其輕重失倫是烏可長也人實聽就不肖
天下大矣萬耳萬目寧可盡塗此其人必有可
取一旦以仇人不實惡口必逐之而快乎卽論
酒德人之召不肖直以酒爲名爾以爲名也者

先生察之不肖能勝鸚鵡杯幾杯又罹不善驩
呼孟浪淹淹名理則有之必也坐以雕蟲一技
不肖乃俛而無說矣世方以逐屠生爲快屠生
返林間采芝種藥徜徉兩大藏作老居士亦足
適曾無毛髮損獨如後世陽秋何此在事之責
挂席乘風從此長往青山是吾故人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不肖隆以雕蟲一技竊負虛聲又天性寬仁忠
信不侵然諾好急人之難揚人之善有此鐫行

爲物情所歸居長安歲餘海內縉紳掃門通刺
戶屨嘗滿隆不能掩關滅迹又重懼得罪于時
賢傾身延奬務令各得其所而去非獨立名行
而了世緣亦以厭物情而免禍釁猶慮當事者
以隆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留
神簿領髮髮日短精以銷亡長恐一旦先朝露
填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烝保其
餘年而老母在堂妻少子幼六載廉吏無家可
歸每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

一朝爲人魚肉遂以至是也禍亦大奇請略陳
其梗槩刑部王主事俞顯卿傾險反覆天性好亂
初入刑部搆陷堂官潘司寇排擠同僚提牢生
事風波百出僚友疾之如寇讎畏之如蛇蝎此
通都士大夫所盡知也不肖向待罪青浦俞以
上海分剖隸治青浦暴橫把持鄉閭切齒不肖
每事以法裁之銜復因詩文相忌積成仇恨比長
安士大夫盛傳其搆陷堂官事不肖偶聞而非
之語泄于俞大仇深恨遂愈結而不可解頃者

西寧侯宋世恩新從留都解府印還此君賢公
子雅好士慨然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賦顯
名託友人爲介紹執贄通刺以藝文就正稱北
面弟子不肖力謝不敢當固請以兄禮事不肖
不得已許之一日置酒張戲大會賓客無論縉
紳山人同席不下十餘人酒酣樂作衆客盡驩
豪舉浮白狂態有之寃哉獨不肖不善酒亦不
能狂在門下所素知者當諸客淋漓時隆面壁
瞑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

西寧凡兩鵰不肖亦一鵰西寧西寧不解
事頗號於人謂不肖與彼以千秋之業相砥通
家之好幸甚至哉又與不肖言屠君業以弟畜
我弟婦何可不一登堂謁太夫人嫂夫人座客
多聞此語者而山人布衣復好揚詡顯卿聞其
事而生心焉又不肖好從建言得罪諸公游居
則杯酒相勞出則長歌送行爲當事所不悅顯
卿廉知其故益挾以爲奇貨一則計圖報仇二
則意在希合日夜偵不肖行事無所得不肖故
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媒蘖近見有西
寧交好謂彼納褲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讎又
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指摘遂肆
誣衊張皇其辭疏入　主上下其事令廉訪了
無實跡持議者乃坐顯卿挾仇誣陷而別求不
肖詩酒踈狂細過及追論青浦之政謂放浪廢
職并議罷嗟乎　主上所置問疏中汚衊事爾廉
訪既無端倪則伊人仇誣之罪偏重何辭乃別
求細過又追論疏外前愆文致傅會而令被誣

之人與仇誣人者同罷邪又及青浦之政青浦
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浦之政時邪當口
語陞與舉國駭愕紳臺省諸公傾都而來視
不肖扼腕慷慨義形于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
宿衛閭巷小人洶洶論論無不爲不肖稱寃、
陛辭之日交戟外環而觀者儉如堵城貂璫緹
騎盡傷不肖無妄交口而罵伊人以虜衆共擊
之梃下如雨公忿如此而一夫持論萬口爭之
不能得斯其故不可知已豈非數哉不肖奉老
母東歸此去青山早還初服亦伊人之惠焚香
讀書采芝種藥無所不可家無負郭則有西山
之棄瓢在已矣何言介子推有云身既隱矣焉
用文之顧念官可去而名不可汚不懼爲衆人
所疑而懼爲先生所短萬一心迹不白他日何
面目見先生所以不願叩丹陛披陳而急急向
先生置辯伏惟先生道眼照察然不肖不能晦
迹逃名以致游道太廣虛名累身爲造物所忌
姦人乘之坐招悔吝眞道門所棄隆知罪矣從

此以後披髮入山惟有痛加懲創歷迹收聲以
自託于檠社之材以求終不負大君子之教區
區此心敢布諸門下不知門下尚許之不隆業
奉老母出守凍潦河之干待明春氷解揚帆南
下先遣一介奉問臨書悚汗

答胡從治開府

嘉平月廿八日屠隆頓首奏記從治先生足下
隆之於雕蟲之技甚淺偶徼天幸竊虛聲海内
又生平提一片熱心腸行檀行爲士大夫所矚
就北居長安戶屨常滿殆罷於奔命年甫四十
精已銷亡筆札日吻鼓吹人羣座無君卿客稱
不樂以故酒食嘉招亦委無虛夕然生平雅不
善麴君不能勝鸚鵡杯一杯兩杯近奉天竺先
生戒不御腥羶又性不解鼓吏諸君淋漓狂態
淹淹名理則有之長安薦紳謂隆無他腸可近
蓋絕不聞睚眦之傷徒以名過其實爲神理所
忌又或是宿生之業一夫作仇風波陡起伊人
業坐傾危而隆亦不免嗟乎身非宋玉口無微

辭將以僕爲漢長卿乎今之文君不新寡謂淳于先生醉一石臥人家邪而主人未嘗滅燭當魏其燕灌將軍時座客如雲童奴如雨朱門如海誰爲紅葉者其事寧須呶呶置辯哉柰何令被誣之人與誣人傾危者同罪也且詩酒神僊之罪與酒家簪筆供奉能幾日中常侍一言遂矣而屠生者令低回剌促龍鍾白首一蘭省郎余恐青蓮笑人也所可媿者陶通明拜表挂冠天子令

百官祖餞征虜亭賀秘監請爲黃冠人主賜鑑湖一曲至親爲賦詩寵行古名士去國風流寔冕如此而不省乃布衣皂帽蕭然一騎出都門方之古人亦云不幸苟以達人之眼覷之此皆浮雲爾若都水以征虜增重秘監待鑑湖爲榮何名達士哉隆今歸矣以一官還　朝廷以虛名還造化四明山上八牕玲瓏下瞰白波上擎掃除之役弟恐山中亦有若伊人者寢以樊夫海日則樊夫人丹竈存焉僕且側身從之願充

人汚我奈何且請邀上帝而盟之千里相念書
辭慷慨分義厥萬中心藏之復拜貺山錢更謝
鄭重臨風裁報惟有惘然時方倚公等救火知
不能早抽身他日裴郭功成幸勿忘四明山中
之約

蒼沈肩吾少宰

讀先生手書至理名言超超玄著如發石室丹
臺之藏矣攜歸山中能忘佩結僕廩廩之夫萬
事擺落此自得之天性非關學道偶遭此風波
視之若浮雲幻泡漠不與丹元君事一官雞肋
豈千秋長往之物乎爲恩爲仇亦是妄緣今屏
居次寥掩關習嬾二六時中著衣喫飯都不復
記憶身嘗有官從何處來卻從何處去伊人雖
嘗橫肆貝錦亦久忘之即胸懷偶及亦絕不作
瞋恚想此詎便謂已到三摩地哉人間世要自
有此一等落落穆穆人此去鳥啼猿嘯水碧沙
明楊柳覆船桃花夾岸步步可憐故人當羨此
行無多設勞苦語三事在身先生寧得蚤脫苦

海李長源韓雅圭亦是神僊中人願努力青雲之上三千八百蚤自圖之卽此爲別

答王季孺

五言律五首字字超詣篇篇合作有神有氣有情有致殆難摘賞篋中夜光足詫波臣矣擊汰揚舲青春作伴此去水雲澹蕩魚龍瀲灩夢已落西泠若邪之間大自愉快眼前幻池去我久矣僕又作荅眉吾書云詎便謂已到三摩地人間世要自有此一等落落穆穆人非關道力僕之脫去人我恬恚平等不下地獄種子方津津得意他日以見上帝可列清班以入史傳陽秋亦不知名士品目香山端明攜手同車足下乃欲鑿我混沌殆將何寶邪且僕生平亦有何涔池其身而今迴車改玉也所諭山水與長交游龐雜千秋名下士常態耳卽今去此結習意將何營蘇長公上可陪玉皇下可悲田院若使一遭摧頹便改面孔何爲長公意致都盡僕此去保不爲惡耳不能便改名士面孔也足下恵我

鑒其意卽可

答徐文卿

公子溫朗如玉標韻泠泠胸懷平澹色笑可喜僕良所欣賞往在靑谿猶以世法隔闊形骸頗疎一把臂都門遂成石契婁迴美盼數接芳筵桂馥蘭馨不覺其入矣風波陡興劒分珠剖岐路煙沙城隅雨雪能無悵而僕天下好男子朗月氷壺騶虞芝草自信其必然天下遠聽之士謂文人多輕薄以常理見度妾有品目則可至如吳會士大夫周旋之日久誰不相信而伊人忍肆口語一旦至此極顧影自照萬萬無以取之必也索之宿世之業已爾以不肖一片肝腸伊人者幷不畏神理若此不祥孰大焉此業在人理之外了無足論而愛我者乃遂往往進藥石何也夫藥石云者謂其人旣失之往事將以救其末流僕受伊人無道有何大謬而必圖迴車改玉也必欲僕鑒於伊人而力去其愛人好士豈弟踈朗無人我絕町畦乃僕之所寶者維

此直今悉去之即何貴於長卿面孔哉且僕之
愛人好士豈弟疏朗無人我絶町畦胡至必應
取伊人之侮若此不歸之命而歸之僕有以取
之曰戒其將來是莫酷於愛我者之言比之伊
人更烈也行休矣僕令者以對諸公則諸公爲
政他日謁上帝則僕爲政吐氣信眉當在此時
今亦安能與人呶呶黑白乎四明若儻若邪如
鏡芙蕖菱芡屬玉鴈鶺一朝歸而有之可使腹
中一餐無飢而不可使眉頭一日不揚請從此
長往介推有言焉用文之

與黃白仲

會稽自神禹會萬王帛是用開千秋靈爽越王
拓雄圖羅剎江上山川名壤甲于越絶乃竹箭
之號雖崇騷壇之風未暢謝太傅東山絲管冠
冕江左人倫之儁陽秋豔仰乃其辭藻何寥寥
也王逸少大令神情朗秀風華映人臨池一技
妙絶古今遂作書家麟鳳而雕龍之章尚多媿
色即世所傳蘭亭一敘非不楚楚有致譬之小

池流水野遥疎花一目一賞意態都盡蕭統妙選東西二京以及魏晉齊梁諸名家此文乃擴而不錄六代以後蓋罕英流名品不謂此時乃有白仲沃洲宛委之靈氣蜿蟺盤礴大暢於白仲白仲耶小文弱六尺男子爾胸懷磊磊何多奇也白仲之才如泰岱五松少室三花青霞上結丹泉下走都無塵凡色相淋漓現放神情並來僕結髮論交海内今天下豈不多才要如白仲獨立環視的然無兩余觀白仲書法方之二王法度未敢便謂相當如何至其色態婉秀骨力勁爽縱橫大書驚蛇動魄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昨承四律送行揮之巨幅詩既宏放奔逸語語芙蓉書復瓌偉神奇滿紙雲氣廣庭披覽天日爲朗長風忽來急取酒浮大白歡呼欣賞大叫欲狂即欲作數語奉報屬有他客草草裁書既發而私心殊夭闕不快者累日故復此作戔道本懷向往猶以筆不逮心未盡抒寫世有才若而夫而布衣流落四海無家乎是使

不佞戟手仰罵司命者也不佞業操深心欲載
白仲南下同舟共濟提槳千秋乃復爲宋佞留
不佞氣盡僕且挂帆長往矣留書以明相憶白仲自
愛夫天豈虛生白仲哉并謝宋佞承隔雲水

荅顧益卿

足下赤手撑乾坤不顧妻孥不問生産乃爲故
人分俸故人何以堪茹慙集留通州城五日已
訂同舟之約蹔入京別游好再得湯慈明青春
作伴更喜家田叔乘一樓船北上僕今載以東
還醳使者惠以郵符長年鼓吹長途差不寂莫
江苦獨行無友生爲侶今得湯茹二丈同舟領
略江雲海月嘯咏菰蒲鳴榔擊汰遂忘其身爲
逋臣矣兩生酒德頗不淺舟中苦無麴君停船
日沽村醪恐不堪供吟嘯聞使君牀頭尚多此
物幸分數甕來湯君復別去想使君衙齋大寂
寞政可焚香禮天竺先生誦楞嚴法華跏跌
坐外了人緣內修淨業當在此時僕東歸便須
葺一小庵作老居士生涯他日相思則有四明

山中瑾草可寄足下足下髮漸短矣早了三事
圖英雄結局無空老風塵爲也

答詹君

足下入都門一日而傾其都人徵辭賦索筆札
聞如雲矣昔李北海甫至長安長安道上每出
聚觀者若堵城智永師以書法奔走一時鐵限
爲倣筆塚成林古人好事大都若此足下淹通
多聞提螯狐先登秘壇意氣徜徉籠罩千古又
發石函之藏探鹿苑之旨名理精絕超超玄著
足使深源吐舌支公却步故宜豪俊傾心海内
延頸雖然此皆大英雄人皮毛爾文字筆札誠
無與吾内眞卽名理機鋒推倒一世舌端長吐
五色寶蓮天女來獻花龍王聽說法終非了當
反障本來僕少踈暢中年不聞道而天性擺落
輕於世緣獨無奈雕蟲鼓吹虛名累身居長安
交游酬應不減足下猶自以了緣混俗照心煉
性庶幾火宅蓮花而讒人中之遂蒙羅網僕於
雞肋浮榮覩破已久風塵馬蹄良所厭苦今者

業徵惠伊人早還初服名山靈壤何事不了布
帽青鞋又何戀乎而足下欲僕輕外齊物寶吾
内眞其尚懼僕作殷中軍咄咄書空態耶中軍
名理如何一旦爲此舉止乃知口吻煙霞眞無
益此中毛髮事僕之輕得喪去人我絕仇恩要
自得之天性非關道力然其歸欲常使逍遙灑
脫眷頭無日不揚是吾所寶白香山蘇端明吾
師也足下教我故是愛我深然或者未知屠生
之生平故略吐露若此春流挂席南行甚快何
從得與足下一把臂論心臨風軫結余宗漢眞
寥廓士此公學道如以菜作虀黃白仲之才如
穆天子八駿非凡馬步驟與之語道尚隔津梁
然大自英物

白榆集卷之十二

東海屠隆緯眞著

書七

答詹君

足下始以僕文人之雄爾一何皮相天下寥廓士也雖然夫聞道譚何容易哉僕性故通脫擺落人間世紛溷龐雜了不絓胸懷少讀道德南華徜徉自放近稍聞竺乾之旨觀空除妄以求眞常而不幸置身簿領失足雕蟲萬物奔其虛

聲豪傑慕其鑪行蔣迎酬應履綦如雲竿牘如蝟甘井直木良足嗟傷每從紛紛鼎鼎中回光返照主人翁尚自無恙顧賓客盈座毫塵竝揮當其辭賦神來譚鋒天妙瀉河漢於紙上摧須臾彌於舌端快意當前坐空六合津津不休靈光漸洩神烝暗損而不自覺余觀雪山嵩少天台華山大聖靈人總之凝神於澹合氣於漠絕無今時文人淋漓跌宕之態夫道豈江鮑徐庾諸公所了哉雖云閒處煉神靜處煉氣順緣對境政足觀心墮寂沉空恐罹斷見然必有得之夫權柄在手然後能將心殺境以事煉心能所雙忘喧寂兩妙如其不然鮮不逐外緣而喪眞我者道人涉境彼其所涉一針一草一衣一食而外足亂神耗烝者能幾何不幸以文章爲名下士四海雲合櫛比而奔走之身罷於楫讓手罷於批荅口罷於雄談心罷於思構如是而猶自命曰我抱火德動而無我戶樞流水應而不壞吁亦危矣卽古人亦胡然必託深山大谷面壁

斷緣哉雖曰回光必有時不回雖曰返照必有時不照我輩實修默勘獨覺其然故簡緣省事大道津梁多務泛交尊生螟螣及一朝而去頭上寇揮手紅塵返於雲壑如野鶴出籠胡鷹掣鎖方且愉快自得又何戀雞肋而坐生窮愁也所謂得喪人我仇恩世竝趨之結爲葛藤煎爲膏火我將有以曉之夢得實珠認以爲得覺而無有何物爲得四大偶合認以爲我忽而土灰何物爲我情識尚在有恩有仇一旦銷亡恩仇安在之三者悉幻而勞勞焉役吾之眞我攻佐之則大惑矣暗行穴中妖狐傴鵌羣疑塡腹一秉短炬陰霾頓消故萬事無當一照破也僕嘗笑殷深源名理精詣當時掩絕高賢信安之廢何至書空咄咄遇事對境之難如此僕無故橫被惡聲與讒人同坐亦可謂屈抑詬辱之至矣友朋衝寇通都扼腕而僕視之漠如以一官付之浮漚以仇口付之宿業逍遙灑脫眉頭日揚蓋至是而始信平居抵掌令稍得力可無作殷

生學止然亦豈敢謂便是了道哉夫心不可有
任任於憂愁則真憂愁爲障任於歡喜則歡喜爲
障道亦無道逢道亦無灑脫今僕亦差勝於昔
空咄咄者爾三摩地果止是乎足下政在萬緣
中跌撲時自叫喚時自提醒隨來隨受跡混心
定此自大英雄人氣力但校勘古之至人多從
靜鬧處修不聞專向靜討亦不聞專向鬧求或
在紅塵上滾跌數十年而後掩關息影數了聖
功或穴居面壁數十年而出涉人緣以試勘心
地凡夫之人身在學地都無習靜工夫而欲竟
向紅塵境上了道完眞直超三界此必無之理
也伏讀足下來書言言精理破的蓋知足下居
嘗實用心於道門行路而知險夷飲水而知冷
煖必非徒事口吻者世人見足下才藝絕倫聲
名方譟將迎酬應一如僕向來則以爲英雄之
本色才俊之白眉爾是都人士不又皮相足下
乎足下庶幾所謂襱柄在手心境如如者也吾
兩人眇未相接各以文章意氣輕立品目至披

覽手札神領玄解乃知吾兩人者政當索之煙
霞物表豈徒以雕龍鞏帨兩相賞者邪片語既
合千秋在茲深欲與足下張燭夜譚了此大事
顧廿四日僕携家登舟矣足下儻有意必來請
停橈灣上三日以遲美人三日不至僕則挂帆
長發矣長安中士大夫自張洪陽沈眉吾外寖
有王太初諫議其人恬夷通朗道門良友足下
識之不初解樊籠之人祗宜杜門畏舌逃於空
虛一遇同心便不覺娓娓可笑矣永隔雲水相

挚爲馳

荅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

駕大不根蔑我貞良是名爲仇徼惠伊尸蚤遂
初衣是名爲恩爲仇總屬妄緣友朋動稱
衝冠髮立欲自附於荆卿聶政之義又以寥廓
相許一笑而置勿問此兩者兩得之僕則日夜
念西湖荷花爾煙刀雨舫上奉老母下挚妻孥
尋六橋舊事此時猶薄范少伯規規圖霸越功
成乃去僕以爲政不必爾憶三君子往歲從不

俟浮西湖以鐵纜纜鵝頭兩巨舫櫂入芙蕖最
深處天風四面至屐履雜陳簫葭間發念此泠
然今復能從不從則當別買一舟載三君子如
其不然恐人謂三君子徒能從官人游不能從
布衣也自潞上發舟一路諸公曾不以身名攖
廢見畜倒屣投轄倍於曩時數千里佳山川名
蹟留題殆遍胸中逍搖通不爲減眉頭日揚躅
陽湖上遇元馭先生拳拳以逍遙爲禍本莊老
乃長卿之賊欲不俟閉關息游絕跡五嶽一切
劃去歸乎簡寂其言甚切僕故受歡喜理障雖
書紳佩帶恐終不能改雖然元馭亦微傷迫仄
少寬舒交儆可也聞元美先生惑於仇黨語將
謂長卿眞作漢之長卿此乃咄咄怪事鼎鐺今
遂亡耳邪范孝子如龍不可維縶奈何雲間又
生此人益信大國無所不有十四日偶倚蓬牖
忽見使者在岸上喜愕久之如見三君子顏色
旦莫把手我心飛動

與徐司理

不肖爲令無狀爲部中士人所仇遂至投劾猶
幸仇口所齕非其罪得面目無慙天日奉母南
還布帆無恙不肖故生平任眞推分覷破一切
天性平澹能不作世人罷官咄咄書空態旁人
見不肖轉肥眉頭比往日更揚此實際非謾語
陳生云母氏仁慈生能容介子之隱婦也賢明
亦不沒黔婁之行不肖今日之謂也江上有水
田十七畝斥鹵侵焉無已則請鬻文賣賦足以
自給上帝之生人貧人多富人少病鬼多餓鬼
少不肖猶喜爲人爲人而爲士大夫士大夫而
有文胸中差辨妍醜蒼素以此託于天壤足矣
人自爲猿鶴人自爲沙蟲又何問焉聞明公見
愛極切眼具寥廓義存灰桐獨古之人有之爾
幸被齒髮其何能忘通臣無入舊疆之理不得
一奉顏色徒怔忡忡承胡太尊亦見念未敢
輕寓一書涸瀆公府靑浦也諸生沈嘉猷大奇
才不肖物色之久渠銜國士之感昔年不肖以
轉官北土此生徒步遠送六合道中茲不肖南

下又操單舸走迎不肖京口遂失郡試之期蒲
伏束書求府公補試恐廕公不知此生高才高
義及所以失期之故故敢一聞之左右幸悉力
周旋之不肖此回青浦故士民不忘遺簪遠迓
慰勞者甚衆乃曹上舍任之諸文學從禮范孝
子應龍情更切至深則空花一切歸猶作越國
苔馬咸甫

昔聞舍沙射影今之舍沙乃射無影人苟不畏
上帝即何所不至

男子人能奪我頭上進賢冠其能損我胸中五
嶽耶波旬闡提何世無之乃不意出自名區秀
壤九峰松桂含羞矣僕今者奉老母避暑吳山
下且買湖舫看西冷六橋荷花登天竺禮古先
生以新秋涼風渡羅剎而東東則有四明石牀
丹竈在早遲初服藉手伊人僕近嘗有詩云脫
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欲就大茅峰
頂月碧桃千樹坐吹笙手提瓢笠辭三殿足躡
煙霞到十洲水綠鏡湖春放櫂花深雪竇暮尋

僧鶴背竦身挑紫霧馬頭揮手別紅塵曉起初
辭丹鳳城夜來已夢白鷗汀五株楊柳門前緑
九節菖蒲石上青千層海浪接天來四面罡風
石扇開玉女牕中飛忽下手持瑤草喚儂回到
日夏雲涼葉暗滿天湖雨六橋西此足知僕之
近況僕自人間世落落穆穆人忌者不察誤以
爲鵷雛可嚇耳足下幸勿以殷中軍坐愁咄咄
伎倆相寥廓士此披衰公所以笑延陵先生也
伏讀近作足下近豈嘗覽異書逢異人邪何其

精彩射人若此再覩別牋知足下方坐史雲之
困阿堵濁物向不肯逐清士脚跟走以足下絕
代才美無度謝太傅捉鼻向細君政恐不免何
故歎老嗟貧作措大面孔僕與足下同病江上
有田十七畝斤鹵侵焉嘗與文卿書太丈夫可
使腹中一餐無飯不可使眉頭一日不揚足下
第少須之夫貧非足下所患陳季儒道醇董其
昌玄宰黃孟威兄弟諸子皆有書及不佞不佞
坐冗未能一一修荅幸出此書一示諸公

與鄒彥吉吳得明公手書詩篋把玩娓娓
恍披卿雲明公心如氷壺龍蛇其德視身外長
物直浮漚石火爾僕區區以世俗之見皮相天
下寥廓士所謂有蓬之心者邪然在世世出丈
夫櫺柄在手當不壹意以鑿坯爲高惟高明深
計之不穀此身閒矣政可屏俗了緣力踐大道
而外魔内障尚爾糾纏銜杯削牘揮麈命毫豈
遑爲累豈云道緣淺薄實繇此志不雄猛爾王

弁州云支矣脫手浮榮即五嶽九州何所不適
安能老嫗於陵仲子行逕第須此中不染著得
羼提三昧乃元馭公則云老莊逍遙大能誤人
朝士挂冠有閑關下楗爾即尚平五嶽之興且
無漫及兩君子爲不穀忠臣其言亦兩足采雖
然渠亦各自言其實際乎乃不穀姿故近弁州
距太原差遠此中不染著五字大要喫緊此中
脫染着無論放曠拘局何適而可明公以爲然
不新都汪伯玉司馬與一二同聲以書相招遊

黃山白嶽儻者正在敝廬時下且膏車秣馬矣
由吳興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取道三天子都
然後由義興過梁谿與足下會計程當在嘉平
月矣孫以德撤闈而西尚留里中野人未敢造
次通一字幸道相憶秦君陽公子僕之鮑叔也
闔且東歸足下須爲我謝之小集十冊奉去竟
定

答詹政叔

自與足下別廣陵抵虎林避暑吳山下三月數
奉老母挈細君泛舟西泠六橋采荷花擷菱芡
登三天竺禮古先生歸坐一室蔭小山茂樹蕭
蕭泠泠體氣甚暢恨不得與政叔同木蘭青雀
爾以重九後抵明州遠客乍歸親朋來見黃花
白酒日入陶然大是愉快事時下促裝正欲出
門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奈所厚故人賓客眷
戀征夫時時牽衣臥轍不放出門以此尚在低
回而政叔適以書來又得新都諸公手牘知不
鄙東海生招之入白榆社僕此時興已脉脉飛

動在黃山白嶽間矣第政叔既奉諸公命走四
明招不佞則胡不竟渡羅剎而留滯虎林書到
可急問西陵之舟家山有金戔雪竇石牕赤水
橫絕大海又有蓼莊落伽可寓杖屨足下來而
一覽諸勝四明亦有酒人詞客可相與徜徉罷
而同出門無妨踏雪過青山宛上取道三天子
都也承以莫君文字之役相委業拜大命然亦
必須足下到乃就蓋以此要足下耳從貴可改
棄桂此子來驟而短髮蓬松何故

報汪伯玉司馬

不佞挂冠神武將毋南還避暑西湖虎林人相
傳明公且至不佞日夜望眞人東行共采芙蕖
菱芡醉西冷月色無何報明公以仲氏臥痾不
果行某於重九後亦奉家慈南渡羅剎仲冬初
旬詹生從虎林走平頭以明公及龍司理手書
來辱長者招入白榆社不佞雅抱尚禽五嶽之
興婆娑蘭省非其好日逐馬蹄奈此雞肋嘗賦
宴寥以見志長安諸公聞而頗詫之天眷海客

徽惠謦欬得盥脫世網所謂橫絕四海矯弋安
施維是白嶽黃山夢寐久矣至生平慕悅長者
何啻百谷之赴滄海羽族之宗威鳳而明公則
又虛懷折節獎引後來惟恐不及不佞所謂延
頸拭目盍以歸心書到旬日詹生遂至某初心
欲先以八行奉聞十獻歲問新安之艇乃白榆
使者感道先生及龍使君所以想望至意鵠立
勸駕敦迫再三即包胥泣血南入斷指殆無以
過某是用感激秣馬膏車且不辭犯大雪冿山
陰道上以此月十二日出門從西陵渡經餘杭
懸霤山下取道三天子都計下旬可得與明公
相見一再宿高齋拜犖林道場罷便當走白嶽
朝玉虛師相留新安一月逼除還四明王正之
月爲老母壽元夕後不妨再作黃山遊尋軒轅
容成舊跡言之愉快臨發先此奉報幸驅山頭
白雲逆我行李

與陳廣野給諫

丘中之賞暫遠鴛鷺與禽魚親足下今日便可

拍洪厓之肩但恐青山不久爲足下所有長安
馬蹄催人奈何七月北征辱足下追之就李又
追之吳門虎丘携手連日夕猶憶與君科頭坐
磐陀石上萬木交陰涼颸滿天素月西流河漢
左界爲歡惜別鼠動神飛明日陵口望故人盈
盈一水矣大江湯湯不洗長恨之端亂流而渡
低馬顧淡蘇李託咏于携手文通寄意于消魂
方之吾兩人千秋同恨方別時足下見囑云卿
誠見念不必長賤即草草數字數寄平安要在
明兩人之相憶耳乃一入春明門人事差池流
光駃疾瓶水知天寒枯桑知天風倏忽半載矣
僕既不將斤楮君亦久絕雙魚駸駸征夫積勞
雨雪巢林臥習嬾煙霞豈北風之無便亦南鴻
之久踈目如電光腸如車輪所不相思請邀皦
日足下謁王少宗婁東得聞至人緒論不業北
面太原稱上足弟子徒傳和氏衣鉢而不求道
門心印竊爲故人惜之僕今雖在風塵中隨境
觀心不忘覺照道眼漸明世諦漸解前所云傷

離惜別亦作游戲三昧未敢以此故自障性靈
足下聰明絕世稍讀化人遺書聽禪那要語回
心入道言下足了士幸無以慧業文人畢此一生
也區區肺腑之愛願足下深念之久不見令弟
遷轉何也昨聞之當事者計不出殘臘矣青猶可
時可勿久戀泉石都門把手日夜望之

與傅伯俊

蓋昔者舜有羹牆行萬物蟻慕從世法論大善已
若以化人之旨勘之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
故未取道大智人尚爾何況我輩士大夫人我
山高九疑三峽物情不親故自地獄種子若披
肝折節風華映人萬物蜂湧而歸之奔走將迎
罷于應接亦是輪轉根因雖非惡業總屬理障
愛人下士久而深入住于此境何由得超三界
便落陰陽一落陰陽便有凋謝此吾與足下同
病也擺脫榮利蕩滌煩囂遇行必修遇功必累
以求逍遥之致栖自在之林未爲不是若執心

住此逍遙又生束縛自在亦是塵勞三摩地似
不如此足下比者氣益和政益平蕭灑標致爲
江左楷模三尺童子皆知頌賢使君名流京邑
盛矣盛矣第恐騷涸横生摧精耗神願稍存節
省以保性命之期人情既宜榮進自定業秩滿
三載不久折腰讀足下來書似頗苦邑務艱難
欲早解脫僕又願足下勿以爲苦分所應得之
處旦莫遇之胡顏不能少需而坐生厭苦也蘇子
卿雪窖十九年令小生厭苦不可一朝安復能
十九年爲僕不解藏人善修口而談伯俊之賢
不遺餘力如此而已若謂僕游揚諸公間而能
以口舌爲足下速取此物則爲不知命亦詎足
下僕爲令六載未嘗一日厭苦折腰及入爲蘭
省郎猶時津津爲令風味何者身在閑曹曹務
甚簡于縣事部郎差貴于令君然亦有冗則世
俗苛禮車輪馬蹄居其大半與其爲車馬所役
寧爲黔首憂勞且人之苦樂原只在心不在境
若其中有以自得則爲令亦有樂若其中無以

自得則爲京朝官亦有苦足下聰明辨此旨矣
子愿使君開美士也持斧三吳恩信甚著亦頗
有調外之趣聞與足下相讙如昔留都鍾諫議
行時曾寓一緘問子愿不審已達不便間幸爲
致區區新醅使者羊君踈暢爽直大有玄風當
爲伯俊知已聞老伯母不就板輿之養家居安
適不老嫂與諸姬想一一無恙也仁兄出有賓
朋入御琴瑟亦音石湖林屋年來頗曾一寓杖
屨不雲霞之氣在牕楹間水波瀲灩時時清人
耳何得言非僊吏也

與馬用昭

日讀閩中十家詩各有所長如林鴻兩王近世
胡得有此哉五七言古清蒼深秀玄詣神解字
挾丹霞氣帶瀑水意必會境語必標趣且格雖
疊而不複態愈出而轉佳景物叢鬱風華遒上
胸中五嶽萬轉千盤紆曲不窮陰森皆在徐讀
而細味之了如身在長林高嶂石壁坐對高僧
于青松白雲間百譚無生妙理雖未至之嚮焉

幽絕近體差降亦多中唐佳境寥寥天壤乃
此人有此作而流播未遠宗莫其聲何居于鱗
子相生平負氣高其舉趾以今求一語如林子
羽者了不可得日夜徒契鈴而走闔轄研訂聲
滿六合故知人之成名與不亦有幸不幸又視
其人之自爲標翊巧而取此物也子羽詩俱在
安知後世無賞音足下能知二三君子詩選傳
之取孤桐灰滅中此中郎之識也微足下僕老
死不見二三君子不敢忘謝聞袁舍人亦佳品

恨未見其人今足下比隣朱汝修輩中人也

與沈士範

去冬從詹侍御得手牘一緘旋託寄八行想已
入掌記身在數千里外河水迢遞鯉魚難達昔
在任昉物故平生交游掉臂物態凄凉劉君心
恨其事至作絕交書以寫不平先太史在日諸
公景從海内櫛附動稱氣類感願嘔心奔走而
赴之者日以如雲太史喜譚握吐之風不倦倒
屣之事延接酬應至以此罷一旦運去時移煙

消霧散嗟嗟君不見鮑管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悠悠此輩已矣何言而不穀平生與太史
之義何如乃亦時有踪跡寥寥斷縻泛梗雖束縛王
事踉蹌道途其于故人分義亦太踈索矣仰慙
皦日俯愧下泉雖復累頻增喙其又何以解免
纏綿宛至所可自信其不渝者獨有此心已爾
向推轂令兄于張大司馬屬當言官建白大汰
邊塞冗員不敢收署云且轉屬楊大將軍盼睞
之令兄微有不滿尚未察其深中肖甫一片有
心人平居念君典甚至當不作世人態者老母
自入京患瘡火兩月入春始愈作此牋時方起
牀第四兩女奴挾而行亦可喜事

與張肖甫大司馬

明公居東脫巾弄兵之徒隨旆鼓而靡海外有
截天吳恬波一指薊門營壘甫定而疆圍之大
捷至矣提貔貅以拔祈連斬鯨鯢而封京觀馬
上露布至都門都人以手加額動色歡呼無不
取酒北面酹地而頌明公威德人敢破陣家製

鐃歌書勲奉常獻俘太廟何其盛也然後知干
將鏌鋣之鍔水斷蛟龍陸剸犀象霆擊風馳何
往不利天下士大夫歎明公以爲天威而服
朝廷知人有神算從此以往邊人父老婦孺有
息肩之期矣羽書馺石驛電流星明公當之勞
苦萬狀此何時而猶瞥念及么麽書生據鞍削
牘文辭鄭重情事綿密豈惟明公多情蔫不忘
舊亦仰見明公戈矛矢石間神完氣充意思整
暇此成功之本也老母入都門若寒痰火病發
伏枕月餘至今尚未離牀第遠承寒衣之惠屬
某致感激再三不佞某又蒙惠燕市取酒貲明
公既愛某而又時時念及小人之母此其恩不
可忘也欲以其身爲侯生劇孟空有片心奈此
六尺崖略報謝不盡鐃歌十章奉獻轅門伏惟
裁覽

又

連朝凍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凄然
懷冰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楹枇煨蹲鴟而啖之

有少黃米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衝
泥手斃膚折馬毛蜷縮僕夫凍且欲僵朔風有
權濁酒無力此時念明公止在邊徼人煙蕭疎
積雪丈許寒氣當十倍于都城胡馬一鳴鐵衣
不解繡旗夜捲笳吹亂發按轡行營想見凄絕
帳中取琉珀大椀侍兜進羊羔酒而聽歌者歌
出塞入塞之曲朝提猛士夜接詞人雖凄其亦
大雄豪有致哉不知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鼓
吹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
奉么麽六尺而侍明公牀頭捉刀之旁　國家
倚明公如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畧不世
出故此莊生所以有欒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
中終當借明公盈尺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遥
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先生

與高吏部

先生高臥瑤潭清川佳樹調鶴引猿領兵中之
緣了人外之理不意近世士大夫乃見都水勾
漏風華暎人若此僕往一再至潭上輒如入天

台石梁青松白雲最深處側聆玄論如飲懸崖寒溜而啖雪藕氷梨未嘗不泠然快爽也吏事牽人逡巡辭去一別幽人家便被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不數數叩柴荊尋幽賞也先生潛心此道有年丹砂行就矣肯下寶筏一渡迷人否

與莫秋水

足下江左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通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騮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咏何處不徧竊恐山靈大妬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毫奪公繡腸令足下化爲一椎男子腹不復罷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憨然臃腫向人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足下謂世間必無此事然宇宙亦寥濶矣風雷六丁而下取人間書一夕而徙其山川變其人物故鮑照才盡少陵文而不貴造化播弄事皆有之足下不可不懼吳中煙霞段丘壑甲于天下人文圖史器物之盛亦如之足下坐而雄據嘯咤其閒不可

謂非大福利人願言稍事挹損返于清踈大要
藻麗雅俊之士風華暎人而每愚多事清眞抱
朴之夫簡素足尚而常之文采亦名缺陷從古
難兼僕以規足下必還以規僕然則吾兩
人務各去其所長而取其所短可耳

與陸君策

僕挈橐行後太湖洞庭遂落君手長嘯紫煙酣
暢朗月笳簫競發魚龍噴薄時頗念使君不往
使君以青谿官舍爲公等山廚使君朝爲青谿
長暮爲煙霞主人一鶴守門客至闌入松花荇
菜河轉天明使君署施盥櫛放衙視事勑客暫
退日向晡吏散烏啼賓朋復來集夜闌更端語
或跌宕恍惚掉而出六合之外而吏民不疑官
長不罵人生此樂坐空千古今俛仰陳迹矣新
使君長者鞠躬愛人勤于職事而標韻當復大
減公等此後入青谿索莫哉衆芳亭明月無恙
虛照清池綠樽空矣回翔城隅水曲知爾銷魂
天地間事事如此習家池與山公今日俱安在

哉此書空出示諸公一歎而罷

與陸平泉宗伯

某之居雲間文質無當吏道多疎尤雅不工於眉睫諧俗取憐而明公顧反好之謂青浦令破雕剜僞去其圓巧之風而獨守純白不作世俗吏伎倆故收之灰塵煙熄之中賞之拘孿物色之外今世仰明公何復減天際眞人而乃不自尊貴抑首下心每一相見移座促膝動至娓娓省區中之緣譚人外之理譬若寒溜疎鍾泠然相荅蓋明公神宇內寧靈竅外朗剖析要眇洞極天人諧笑總是禪機咳唾俱含至理某第側聆諦聽即能使炎熱全消滓穢盡滌不啻飲迦諾迦尊者清涼水而歸剎那之間肉身菩薩何復知銅墨之在體哉某雖不幸爲世諦所縛而此中從紛輪垢溷中時時回顧差覺主人翁無恙境有起滅不逐遷流若慈母引赤子入市一步一顧庶無迷失則近者自覺照之一字得力頗多而此幾尚生結習甚熟猶無奈葛藤之難

頓前也

與瞿文學睿夫

五噫出都門浮雲滀蕩總屬虛幻足下胸中洞庭雲夢無恙不祝融七十二峰上可以修真煉藥天牕玲瓏雲氣出入石扇訇然玉童手開桃花迷人何知人代又漢江湘浦沙青水碧坐攬空明招靈妃神女石上弄寶瑟亦快哉泪羅君愁憤逼灰眉頭不揚不足與游青雲事業有令子在昔天台華陽何必珪組不患足下無仙骨第患無道心耳通明先生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夫頑猶仙焉丈夫亦可爲鬼哉足下今不頑駕鶴驂鸞十萬努力荊君子口吻理學乃爲郭景純青烏經所誤大尋干戈他日欲入宣尼兩廡下顧何得配享孤竹君二子廟乎一笑六千里外握手無期故人之心已挂荊門郢樹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八

與周元孚

不見足下已七載矣入都門得與叔南朝夕稍知足下楚中近耗叔南少年奇才爲人亦疎暢有致周氏多才幾與江左大小令珣珉家等矣日夜望足下入長安吐此隆思積念不謂遂有州牧之命行李且東燕市和歌不審又在何日

氣結腸回令人益追恨往時吳門之役也箕仲
日唯杜門望腰下金魚風雲之氣幾盡子沖時
拮据兵事寄來塞上諸篇雄風颯颯深沉人也
趙生入吏曹後頗深居簡出失向來跌宕豈其
體固爾邪懋權君房領使節出逍遥大伾四明
之上魏君意近沉著而風氣未暢僕以爲不如
法護君房朗潔神骨冷然可求之人外所命劉
介卿鄒孚如未之識足下所賞定非凡品僕游
道差廣矣日以雕龍之辭佐人鼓吹搖精耗神
道家大忌也所幸世情澹甚膏火不煎不然者
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出世之學終當自了户
樞流水虛以游于人羣庶其不遂淪落此逢斷
是火宅早晚掉臂寧爲白首紅塵矣吉水鄒爾
瞻從南荒回入華省百煉不渝竟犯 主上怒
南遷此人匪止勁直清眞寡慾終道門良友也
瑯琊公黃冠加首入山已深廟堂強以珪組招
之計應取白雲封户耳清時風尚如此亦可人
事

答王恒叔

空谷無所見聞大自幽適日高春或始櫛沐香鑪經卷以爲生計亦坐子午當其嗒然無所不褻亦不知四大安在何處亦尚偶作寂寞想往一二故人胸懷便令揮去至破釜去我已遠四威儀中都不復作念不佞默自校勘於萬緣殊濫猶存一二葛藤所不得打成一片居恒苦之乃若眼前所遭得失恩怨私竊喜其天性超超無事擺落而足下傳人言疑不佞頗動念覽書良駭不佞屏居於此掩關滅跡即邊使者見念屢以健兒來迓業謝不往盡日無跫然之音不知何人見不佞見不佞動念觸乎且余中未有其端而人已見其迹可畏哉或仍是好事者自爲臆度耳此自關吾性地事安置啞啞然不忍令足下畜疑也般深源名理超詣至使支公郤不敢前一旦廢徙信安咄咄書空何其無聊不佞素無殷君之譽那得不爲人疑第得足下信我足矣然必欲足下信我不佞動念矣旌千

有南行日必尋我四明山中此中可無來也

與黃白仲

鄒陽獄甫解矣歲亦云暮天寒層氷蕭然裋褐凄其可知乃讀手書磊落雄快絕不減向來面目至五七言近作跌宕儁爽足空九州欲傲天地男兒胸中磊塊如此豈世網所能羅哉縱能羅其六尺之軀安能羅其千秋之氣也咄咄屠生之於白仲兩不辱黨人西寧翩翩好文甫即騷壇橫見摧折余懼其一時意氣都盡今能留白仲遇之如初西寧竟雅士不俗亦不辱吾黨可喜日夜望白仲來潞上今爲西寧留不佞意粗安請以獻歲聯鑣一過之雲間彭欽之走數千里來依不佞甫脫裝而不佞已中流言落藉遂相尋潞水之陽其人南金白璧也驟見足下書若詩篇之骨驚神懌願以盤匜交足下矣閒中得長歌一章頗淋漓自快敬錄求政并呈西寧

答鄒孚如吏部

孚如先生足下嗟乎第謂不佞去可惜即已至必求其故有蓬之心矣不佞雕龍之技所不敢自知乃一片肝腸明於皦日當爲令凡可佐黔首之急者毛髮不愛六年一日也居長安號多客客自以爲卿雲威鳳也者而日暱就之客就長卿所抵掌非藝文則性命藝文性命何員於客哉謂長卿遊乎酒人人借長卿爲名爾每對文酒諸公浮大白啖肥鮮淋漓盤礴長卿既雅不善麴君又絕五葷終夕而手不近鸚鵡杯比

散客業酲酗而長卿醒然上馬去又或聯鑣款門無可爲供具則入問細君之簪珥簪珥略盡繼以鸚鵡霸鵡既典乃鬻圖書腰間僅有一銀帶亦銷之以佐晨炊爲令六載如此此其人果大泠池不肖者邪又何至甘清約若斯人之甚也嗟乎客實就長卿誉長卿多客凡諸誉長卿者皆疇昔就長卿者也諸公則浮白擊鮮頹然自放而令手不近鸚鵡者坐酒過祇堪絕倒雖然此火宅也不佞一旦去之而就清涼快矣野

鶴出籠何天不可飛乎四明山中則有舊時之
石房在取白雲封戶青猿守之長安是非人我
山高乎又烏得到煙霞世界即到冷風吹之散
矣挂帆南下風日漸佳海月江雲遂落吾手他
無足言所委傳文嬾不復作足下意誠堅必辦
此而後去元孚入京足可朝夕聞夢白且請告
幸爲問之何日可得出春明門也

答陳伯符

屏居以來履綦都絕乃不知足下喪子之戚王
恒叔一歲而殤其四子觀其意自豁如當不作
西河先生舉止第丘壑之姿以足下寵靈得早
還初服幸矣一脫京洛風塵事事閒曠日高春
始起櫛沐焚香攤書了不關人間世孫太初有
云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閑人一瓢一笠從此始
矣方婆娑蘭省輒賦冥寥心纏機務泛咏皐壤
世人見之莫不抵掌而笑目爲怪迂不知今日
遂成實境不佞豈亦有先見乎足下云老母在
堂且無爲五嶽遊亦有先見乎足下云老母在
堂且無爲五嶽遊此言是也丈夫意度蕭遠即

部屋亦有煙霞器局誠卑雖山林亦是堀堁不
佞嘗竊非尚禽必託五嶽以爲高也袁閎終身
上室君公大隱墻東彼其風華詎不蕭蕭暎人
哉河氷漸漸挂颿非遠故人努力青雲他日尋
我石牕雪竇陸司空僅一接緒論爾足下疎朗
峭勁人物冠冕司空亦今之張茂先也豈延津
神物近在宇下而望氣不見邪少年人患不峭
勁百鍊之剉尚化繞指始便脂帛後將何化乎
若足下以侃侃取忤司空何爲司空哉然乃公
多聞淹通神鑒朗徹一片熱心腸眞下菩提種
子蓮花妙舌堪作天人師足下亦不可不知也
雲間彭欽之高才博學行業粹美玄風名理不
減許詢江左名士此爲白眉足下物色之久矣
廩既縣官有年積苦眼迷目色者蓬累之下青
袍誤人思欲一覲上國之風自託訾生以遊六
館生平企慕伯符若渴念于足下業稱北面未
敢造次通謁託致殷勤行且探懷中之刺往矣
嘉惠種種其自老母而下悉荷明況主臣主臣

臨當分携投筆惘惘

答李玄白

玄白李先生大雅遂不穀與就李馮開之游甚洽繼通於賀生伯闇伯闇至今猶屬神交爾最後識玄白虎林一見語合臭味不啻也不穀抵四明甫逾月而使者遠渡羅剎走官奴以瑤華之音來陳辭纏綿氣橫雌霓色奪芙蓉光掩木難聲扣哀玉前無東阿後無蕭統矣中間推許不穀過當中心好之忘其奇醜鍾子期不笑人地下乎然無鹽瘿癭貴在悅己情提肝挈膽以奉盤匜雖然白衣蒼狗從古嗟傷矐日青松譚何容易當不穀盛時榮名被身進賢加首人望須眉家拾咳唾掃門而懷刺者爭號登龍把臂而論交者動引管鮑一旦遭讒去國身名兩摧生平心知半懷觀望夫此所傷者長卿皮毛耳至其所爲長卿眞我無恙也其胸絓今古口吐佳言猶故而炎涼聚散朝暮迴若兩人何論矣凝凝者夫即號稱當世之有道石交頓改面孔居

恒疑朱公叔鎏孝標爲過激乃今讀之夫長卿自如而人自山河矣曩時之皦日青松何爲哉故不穀願與玄白載書刑馬而約交則必如古之人無爲世人之石交矣不穀無他腸其爲人踈而無町畦於外物澹而寡所嗜好自以讒人去雞肋官而浮名破自世人以市道交不穀而交情破自不穀以言語文字招忌取悔而言語文字之障破天去其疾矣乃今則蕭寥閑寂屏居無營闢地栽名花焚香讀異書佛奴道民煙

朋霞友泠然獨暢逍遥人外安問其他不穀觀玄白溫粹開美士業好鄙夫願與白首請努力前期夫讀書爲文而不聞大道則才鬼爾彼口先民之行而操世俗之心者大要生此惟玄白努力由拳集一冊奉覽僕且以覆醬瓿而足下猶然索之乎董君謨吾郡之俊玄白延之得良友矣然董氏更有大晟揚明者淹博奇偉與君謨雁行而才亦伯仲足下寧識之不隣舍中脫有青氊一片地可并羅致也十月初旬當走宛

上弔亾友沈君典歸塗可得奉晤崖略之悰頗
宣筆札餘留面譚

答徐孟孺

欽之來得足下書分明是一篇大禪師語錄足
下肉身菩薩也別來知日長進言言妙理字字
眞詮計應非鑿空杜撰出來自是靈明一竅吐
欲許大道理足下豈遂已得牟尼寶珠邪爲之
歡喜無量生平道義金石交獨有屠長卿那得
不一引手足下他日涅槃時狠欠揪住師兄衣
不放是必求足下度脫我雖然足下此書無
一字不下筏僕頑然不知猶向足下求慶玄珠
在前瞪目不見空費索摸逾索逾昏足下得無
胡盧我邪若要佛慶我除非我自度不自努力
維求他人即令千佛環繞日夜提撕亡毛髮益
僕挂寇以來尚苦人緣種種上爲先君子營窆
事毋年高八十有八妻孥尚幼婚嫁未畢親朋
酬應一切難捐涸汨喧囂中此時何處覓得眞
屠長卿維稍辦得寬心平等與萬境隨緣捱捺

滾跌一步一回顧自家主人翁如此照管不已
儻一朝得見眞屠長卿面目今日直是無可奈
何自計無可奈何而撒手放下是忘因無可奈
何而妄想強求是助此又添一層無可奈何平
等捱捩不知可是法門不虞長孺靈心妙識加
以實際此是大根器人是我輩修行榜樣向嘗
與此君在清源舟中譚半日大要說僕病根平
等貴舒之意多簡徑精嚴之功少升天不逢成
佛尚遠此所謂頂門一鍼雖僕亦自知之無奈
生平染着泛愛兼容寬舒落穆落在此窠臼中
一時不能掙扎得出此雖非惡業其爲損烝揉
精昏沉靈識與惡等爾明知故犯迄不能戒每
想到眼光落地不曾辦得資糧通身汗出每從
五鼓醒時恐悚危懼斷自今日簡緣持苦行比
及天明朝霞旭日花明柳媚魚泳鳥啼忽不覺
逗出逍遙歡喜心客無老幼賢愚來到面前欣然
相接問厨中有少茶酒乎隨分留話領畧風月
便忘却日前話頭早又被歡喜魔引了去也又

或隨其緣力急人窘難提獎人倫成就後進便
認作是道業善緣又苦無一副嚴厲面孔捍物
阻人客日以進緣日以增思得塊處靜坐一時
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故也平等是道冨溷是
業兩者久戰不勝足下何以鞭我所諭命宗時
頗得要領欽之此來相芸印證更大自明了第
此事尤非塵囂中可辦深山一茅令人日夜結
想聞董玄宰陳仲醇道器卓然與欽之四三公
左提右挈儘可商量生死大事獨僕此中苦無

良友此中最高明者詩文功名而已因無同人
彼此提醒夾持所以話頭易忘郤一棍二棒不
放饒放欽友何可少也足下不來欽之又以人緣
急告去眞自惘惘八月乘浙江潮來同謁大士
落伽山良快幸勿負約僕於月終且作宣州行
當以急足相聞足下可偕欽之會僕鶩鴈湖上
欽之詩遒上可喜業爲敘之臧晉叔疎朗玄暢
士向風慕之久矣詩來楚楚才與情兩足賞不
能作一書相報深用觖然雲間同調若陳董數

公本欲通入行爲訊乃欽之行太促方作孟孺
書畢憊矣念以亡者益寒暄損耗心力可惜也遂
罷不復作幸道本懷表長史業問錢唐權以貧
不能裹糧中止即此一節今士大夫中有此不
楞嚴法施足矣復益以白金足下貧士何爲此
龍華會上不乏國王大臣布施獨貧人夫妻施
檀衣作旃檀香氣殆足下之謂邪寫經墨一面
金扇一握附緘欽之去神越峰泖矣

再荅徐孟孺

欽之來得手書數百言無一字非大道津梁欽
之別去甫數日使者復來書辭提誨迷人神情
透露長歌亭亭霞表氣韻高華足下業聞大道
要眇而友朋分義猶然胥結如此得無黏泥帶
水不超脫邪忽而不忽用而不用當無戾太上
之旨欽之出門後僕益以蕭寥樓前雜樹花木
漸以成林終日坐對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
來略去禮法盤礴清陰第此中絕少玄曠士不
敢作分別相隨意晤言即世俗人來不與譚世

俗事檢點煙霞討求松桂渠雖不盡解勿以相
強有偶及市朝事急以白塵尾揮去不令涸乃
公以故身在城郭何異桃花源矣時下獨有走
宣城弔沈君典一事未了上慙天日頻愧下泉
數往來胸懷習懶旣久出門甚難又以貧不能
治遠行裝要須以清和前努力一行且令急足
相聞邀足下及飲之會於就李吳門間以故人
方在當路絕意不欲問婁東權辰玉能圖一晤
甚快足下津津落伽大士阿育王舍利乃僕土
人東歸半歲尚未一往踈散如此又何能勤心
苦行以求了道出世也元美先生掩關之日久
聞其亦未盡脫舊時伎倆一絲不斷便有去來
一有去來便墮生滅苦哉學人於此可爲泣血
足下今日見解便是千佛寶藏至於實修實證
恐亦尚輸黃面老子故慧業文人不難於知見
而難於實際僕與足下交儻可乎今歲是必力
圖一晤諸維面盡願言老母妻孥俱無恙問使
者知太夫人康福足下遂作人外家翁矣石火

之光眞自可念

與王辰玉

辰玉道兄足下彼已之子爲我解天弢自卬之南無物不適自失頭上冠世之奔走官人者不進自時名摧破附虛聲者不進自萊蕪之釜生魚競錢刀者不進又以僻居窮海珍四方過客甫入里門猶有父兄三老過而執手勞苦久之亦不復來門可羅鳥雀矣僕生平無他嗜好六只而外都無長物架上惟有圖書數百卷逞逞人持以去年來絕嬾不讀書萬事盡捐一絲不挂細君賢有治家才逞歲僕北上計以俸餘急構小樓三間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湯湯走其下僕歸而一朝有之欄前穠樹花木力不能得名花嘉木又不欲以此亂人意止取野草樹蒙茸小有致而已樓之下卽以居老母荊人春日板輿良足愉快客至見此中風景蕭踈如野園輒問內宅尚安在無而知此中卽是頗歎慕不已裁竹數箇宜春雨宜冬雪松兩株宜

秋月宜晚風或以爲居不宜松張處處屋上陳
尸僕置不問有客以筍魚留共脫粟清譚譚多
在人世外或及方內急取松下風洗之筍魚有
時不給空譚竟日客去掩關焚沉水香一縷隨
意讀僊釋書數行倦則跏趺稍調攝元神不令
脅貼牀席日復日歲復歲隨緣挨捩身在今日
絕不計念明朝以此習定觀空庶幾一旦得見
本來面目衣食婚嫁不以留之胸中久矣猶憶
曩爲令時作詩云老去何妨無食生來猶喜爲
人當作蘭省輒署冥寥一笠一瓢輕舉六合士
固有志今日乃成實際語足下兩詒書拳拳問
僕近況故敢略述本末書辭久不荅亦以嬾故
孟孺一月之中修問者再故人情深矣而書中
玄理破的大是黃面瞿曇口中語孟孺眞如良
馬望鞭影而馳何憂不旦暮彼岸也孟孺屬館
辰玉所便布此訊辰玉琴絃累斷累續今當得
外國鸞膠千秋歲永固政恐兒女情深道心退
墮須從愛河急猛回頭如僕外緣遣盡此情亦

復不減可畏哉僉奔州先生近日精進何如偶快意作此書書成小罷不能更修僉州問幸道區區家叔氏竟爾淹忽尊公神傷原鴒矣有便寄信無忘故人更望以要言鞭我

與汪伯玉司馬

歲晏浪遊入新安辱長者以國士見收寥廓相許知已之感可沏金石矣逼除還里門奉椒觴北堂逡巡元日親導板輿侍慈親看花燈火樹愉快可言別時成約先生且以花時與不穀會於西湖同如婁東訪元美先生取道宣城弔亾友沈君典不穀日夜引領望使者西來業膏車秣馬以待今年花事甚早王正月海國桃李大放許西泠六橋間亦爛熳矣幸先生杖屨早發毋令綠葉成陰也想仲淹仲嘉當從行不可不携鄔君以來覆訴之業以累先生爲敘而傳之昔蔡中郎寶王充論衡僕每掣以爲中郎遺恨世之惜司馬亦猶僕今日之惜中郎也願先生

痛加斧鉞無事姑息不穀好覽觀古今人物文士深湛博大標顏皎遠體格故莊識妙心靈知幾有道無有如先生者東海男子六尺足以相投無恨敢布腹心維先生照察

與龍君善司理

挂冠以來人情山河獨足下高義足驅千古歲暮還家園老母和愉妻孥歡喜椒觴花炬親泖來集念使君不能忘別司馬公約以花時會於湖上同入吳閶不審竟能來不足下氏期過久矣非遠內召報至幸以急足相聞第當飛舸渡西陵候于旌天竺六橋之間流連青翰舫縱譚名理迭足下南徐臨大江而別千萬勿負故人此意承司馬公留近草許爲序而傳之足下亦何可無一言寵靈不佞維大雅留神卿家丈人陳玉叔先生委作草堂雜咏足下命作栖雲館百泉詩俱成書要兩紙奉去獨新安遊紀未就以未及登黃白兩山誠內慙難於命管容徐圖之相見當有以報也

又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往歲不佞客新都屬足下有采石之役不佞亦旋別伯玉司馬而還別司馬時業成約以獻歲會於西湖同如婁東訪元美司寇及春閒得足下左遷報此時擬足下旦暮西司馬當送之湖上必踐初約走急足甫東不佞則飛小舸徑渡西陵日夜望東來使者兩睫張而不下良久杳然不佞以不得東來的信日復一日且望且待竟成蹉跎亦緣家居貧甚不能裹糧大負初心自後聞伯玉果送足下湖上盤桓旬日始趨婁東又聞足下曾渡西陵一會陳立甫乃通不以信使相聞使不佞幾立化爲石何也魏南嶽夫人云張良三期可謂萬道而明心矣司馬與足下並好道長者何爲失信不佞若此乎又聞足下與司馬公會元美後即飄然還武陵尋列僊毛女采藥茹芝修慶世之業果然吾道大幸四月中立甫以職事抵四明見訪出足下荅司馬十絕讀之始慷慨欲絕無

何飄揚欲僊白日惟孤劒青山有敝廬不妨稱
逐客原是避秦人去國之言如此胸中復着何
物邪足下挺衛玠之標馳平原之藻乃其爲吏
前無古人以寬大行其神明以持重見其擘畫
間言僕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得人心如足下
蓋自縉紳縫掖下逮閭閻婦子交口而頌人無
者下之人以爲威鳳祥鸞上之人以爲烏鳶灾
鼠乎則爲善者懼矣呼天扼腕何足以云司馬
閔世諸篇眞無愧古之遺直公論不在朝而在
野所謂閔世世誠可閔爾方從桂樹隱不讓桃
花源足下卽終老沅辰之間無恨弟觀足下年
甚少才甚老所遭遇幸猶不乏明時隱計太蚤
須以光明大業一暴於天下然後商量出世事
未晚若不爾則白首青鞋黃冠皂帽毘其時矣
久有泛洞庭登衡嶽之志聞辰州丹砂甚富秋
冬間請以道民服訪足下武陵先此奉報小
詩六首奉懷不盡覼縷

與陳立甫司理

逞歲僅一奉顏色於京邸乃不謂足下見念深
也江樓一夕遂當千秋詰朝送足下郭西屬千
旌方出野人不欲久坐官舫遂去不及一握手
取取久之不佞遊道頗廣人情物態多所諳嘗
當不佞盛時盼睞羽翼欬唾珠璣雖陸大夫燕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殆無以過盱衡揚眉
士以雲合影附青松白水爭託心知一旦摧頹
交游掉臂夫市人何論卽世之號有道賢人不
免名在賢者而有世俗心則湯湯者誰爲砥柱
矣不佞以是息影掩關一切謝絕古人有言君
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身世兩棄則可以斷緣
遣累抱一完神徼幸厚矣當不佞之薄有名位
志芳而行鐘爲物情所附將迎酬應形神俱罷
一毛一髮悉非我有長悲一不戒於風露茗枯
蒂折爲有道所嗟傷瞥而撒手遂逃空虛蓬戶
掩芳井逕荒青苔滿芳屧綦絕園種邵平之瓜
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
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蠹絲蛛網時不巾不

履坐北牕披涼風焚好香烹茗茗忽見五色異
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
夢卽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
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
中無米笑而荅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須
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共怡然二六時
中胸懷不絓一物從此修煉所謂旣無拘滯之
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推分任眞庶幾一朝得見
自性卽闡提寃業泡影空花去我久矣足下錄

人摧廢之餘殷殷良厚溫美開士眞不佞所傾
心又禹穴蘭亭近在眉睫尚未及一歷覽賓揆
今幸有蓬萊僊吏爲東道主是宜裹糧杖策而
來若邪谿上與君侯浮青雀舫采荷花佐觴大
是快心事乃天道方熱道民日披襟散髮就清
陰茂樹下顧安能跼蹐一舸艋如坐甑中遠赴
使君也請以新秋爲期惟足下寬我爲足下画
得曇陽大師像一幀謹裝池奉去見像明心卽
心卽像卽像卽心幸足下努力此道火宅蓮花

政在仕路歸田辭乃野人游戲語業託敝郡林
山人芝手書一册子奉覽外寄龍君善書一槭
詩六首敬致左右南歸有便爲轉寄龍君

與陳玉叔方伯

玉叔陳先生大雅足下逆歲得明公閩中書見
念拳拳矣細察來書辭旨大都最僕以窮愁發
憤著書立言勒成一家副在名山垂之千秋在
昔左吕司馬並以此抒藻流聲幽通宣鬱此誠
士大夫處困之上善顧不佞區區此心更欲有

貴賤要之見不離人我情不免去來損氣耗眞曾無益性命之毛髮即如管晏運籌而立功賈馬操筆而揚采須臾事爾一旦蓋棺空留功業文章於白骨何知白骨既朽所謂不朽亦虛語爾以故古之至人達士往往輕一切幻泡而重吾眞我必不肯以曹劉顏謝之業而易三教聖人之事夫釋氏了義觀空猶有三十二分老氏致虛守靜尚垂五千文彼爲性命設也非爲文字設也不佞少而耆思壯不聞道業已失足雕蟲亦既譟虛聲宇內矣近頗聞化人緒論於達者而又適初解天弢返於閒曠方大悔曩時之妄用其心於無益之地思力剗去浮虛一求眞諦尚苦結習難除沉疴難愈淨業未究文魔累侵且將瘥智公之筆燒君苗之硯而足下更焰而助之邪不佞天之棄民也將以立言垂不朽如足下所云則才力萎綿將努力大道如僕所自許則根器淺薄斯兩者皆非不佞所任也顧不至不欲託文字而無成請

自今以往隨時省過隨事煉心日覺我本來庶
幾一朝顯露幸而不得且作隨緣之人如是畢吾餘生已爾
幸而遂得牟尼亦我自有之物不
著書立言急而託於世請不復敢聞命書辭久
不荅恐明公終不達鄙人之心故復娓娓至此
然自察多言矣所謂結習難除如此哉龍君善
當世才子其爲吏前無古人過采讒言當事之
責向承命作草堂集詠業寄之君善所不審達
不今再錄一通以往

與王元馭閣老

先生乃竟爲時罣致豈鴻飛尚未冥邪隆往回
自入計嘗與先生語東山之望日重矣恐終不
免先生捉鼻掉頭不問也今果然顧黃麻初下
朝野相慶如元祐相司馬此一行力樹三千八
百一垂雲臺之名乃了上清之業若孚長源韓
稚圭亦何所不可隆竟以虛名累身遭讒離枉
今南還四明雪竇得意了性命大事亦徹悳
讒口業以一官等空花仇恩作幻泡一甌一笠

白首青山足矣勉旃先生幸勿復以僕爲念

與君善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仁兄爲吏玉雪永壺自古未有兩當事者憒憒乃爾弟雖物外人不能不爲仁兄抱孤憤衝冠當足下單舸下巖瀨入虎林弟不能蚤以急足偵行李追送故人可勝長恨王正月曾附尺素訊起居到時足下已東五月初旬修入行作五言律詩六首苦無南去鴻鯉乃遣奴送之陳立甫司理所轉寄武陵無何

得報尊公以衛輝李轉四明郡丞念吏卒南迎使君前茅者可得作書郵遂再削此牘以明相憶拳拳弟奉道多年向苦塵勞不斷挂冠以後得壹意了大事因緣矣而詩酒交游猶復爲障去來離合道念不純近以一念堅誠爲聖賢所愍忽於五月十五日得人生希覯奇證遂決志謝絕一切塵緣力修大道顧獨念足下仁者何能遣諸胸懷亦自覺絕慮忘情未符太上足下天姿開美器局粹然作吏潔已愛人已積實際

功行又見退食奉道禮佛清淨離垢大自再來
人頃處毀譽升沉政足調心煉性想道眼觀之
空花泡影了不關靈臺中事從此益充長道心
超超玄著進可應務隨緣退可出世證果欄柄
在我何往不宜君年方壯經濟未有究竟政不
必急爲石隱計也弟所注念在此一段大事未
暇及區區寒暄常語幸深見省察以足下事尊
公固是通家子弟生平未有往返今爲邦大夫
未敢倉卒通賤姓名幸爲叱致握手未期臨風

帳結

白榆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緯眞著

白榆集卷之十四

書 九

與邢子愿

子愿邢先生有道趙生自楚還得手書讀之綢繆宛至故驩津津金石不渝且名言精理字字寶筏引我迷人佩以無斁來書云竊恐道心之損不於除目而於西湖色空空色或不免鸚鵡籠中背誦了不關一點靈臺斯言也深切學人

隱錮之疾豈維不佞當書座右洵可永作千古
慧炬尼珠初祖西來意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六
祖本來無物竟悟禪那妄識盡捐靈光孤露安
事萬卷千經後世聰明士大夫博綜古今多記
教典譚玄說妙倒峽懸河通不理會眞元識見
逾多性靈逾障絕似唐宮中雪衣嬢日誦波羅
彼寧渠識波羅爲何物所以譚者如雲百無一
得如子愿云云切中今士大夫錮疾且向未聞
足下皈依大乘禪而吐論了如出黃面瞿曇口
何以故當是乾慧宿根不佞奉道以來自知非
超悟上根欲以苦行實修漸次拔滌精心嚴律
向極操持不幸身作計吏繼轉禮官扉履泉奔
塵緣蝟集不能力執欛柄律因緣破心逐境遷
其爲退墮何疑二六時中從苦海時時返照時
時悔咎緣去稍清緣來復愿四大業落苦海前
浪推之後浪疊之遂無一刻不是紛愿境倏照
倏迷午離午合一日十二時有萬天堂有萬地
獄焚心痛骨眞無可奈何每一念至便思身挂

衲衣手提應器飄颻舍衛栖遁叢林而毋年九十高妻孥幼小莫可脫離近去雞肋遂謝馬蹄自失頭上冠奔走官人者掉臂自貪無阿堵競錢刀者滅影自遭讒蒙詬附虛聲者不來門如水矣頃以是得刳心息累專氣壹神嚴奉律制力收散亂近者蒙聖賢愍念苦心得非常異證遂發雄猛益事苦修益鈍根之人不得不如此將來究竟尚未可知然一切塵緣則斷盡矣去年足下與不佞約作泰山主人不佞以此願未了頗置方寸顧念道心方復定力未成恐一出門便逐腳跟轉自春入夏禁足小樓計將以初秋一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便乘興渡江訪足下濟上又苦貧甚不能裹糧終當以一託鉢往之風聲高東海於子愿足矣世寧有不散歌舞筵邪所願達人回首去妄尋眞過眼繁華電光泡影歸根結局此道貴矣維我子愿深念之數

千里遣使寄此區區別楮所陳更希鑒亮

荅方衆甫

與足下別三見蕙草綠矣花縣飛觴蘭省促郗故驩杳然客歲將母南還不能遠赴使君期至今勞結東郡遇徐孟孺同尋太白酒樓奢茫揮手頗不盡踟躕情舟甫渡楊子欽之君策孟野重甫相繼操單舸來蕩槳乘流論心累日直至西湖相共看荷花臨江而別了不作兒女子悲此之暢敘乃足豔想初入里門猶有父兄三老少年相過慰勞久之屢綦遂絕堙戶蕭條小樓前有隙地盡種花竹僅半歲便已扶踈披襟散帙坐茂樹就涼風不復知此身安頓在何處南郭子綦所謂嗒然吾喪我想政是僕此時光景家居貧甚三旬九食庶幾近之謀生計拙委心聽命不能與造物爭權僕本是太白賀監放浪人今顧返而學鑿坯灌園者窮刻自處不飲酒不茹葷脫粟一盂苦黄馬齒莧以斷送餘年足矣適來自覺道念長進為聖賢所愍頗有殊證

遂能剗心遣累壹意辦生攸大事其爲福利大矣又安問其他足下清眞出自天性爲吏故當超超玄著不染世味士大夫要須識得此一段境界世法世出何往不宜老母今年八十有八神明不衰荆人固窮可方鴻妻萊氏兩兒子初學句讀大能伊吾唐人五七言詩日可十數首他日解把阿爺遺經殘卷作老措大即足不必擔世榮如昔人必欲高其門第僕以爲猶然世俗心不達耳足下覲還郡中聞僊眷業又北去何必官人爲官人婦亦奔走碌碌如此小詩四首奉寄即取數聯別書薄蹄可懸之官舍幽人累承捐俸故人義高何以爲之語恐不稱官人報

再與子愿

天下事有不敢言者大足厭漆室憂仁兄身兼數器張乖崖救火人乃令轉馬曹邪世事可知矣岱宗之下可以棲遲功不挂雲臺名不可垂丹臺石室乎計行李從楚澤還此時政入里門

坐涼風臨水亭單衫白帢把碑磔看荷花便是
蓬萊僊伯顧何如驅馬黃埃中流汗浹體也弟
以去年九日後始歸自西泠家有半畝宮小樓
前餘隙地急栽花竹數株今年遂已扶踈閉門
卻掃儘可逍遙獨無奈史雲之甑生塵矣弟爲
令廉又好急窮鄙難官舍常無隔宿糧以青浦
入覲事竣而南行囊罄矣分聊城傳伯俊裝乃
得抵家抵家數日即得儀部報時有四壁在不
能治北行遷延半歲業罷棄雞肋物勾吳故人
聞而爲治裝始能入省居都下長苦東方生乞
米狀客在座貰酒大都倚辦細君簪珥及圖書
鸜鵒裘腰下僅有一銀帶急時銷付酒家長安
相知作銷帶行記其事葢一旦罷蘭省困可知
已今則蔡藿不充三旬九食先君子在淺土二
十餘年尚未得大歸僅有江上盈尺地無從備
石槨與九十老母相共啖脫粟猶然不繼誠無
面孔仰戴天日四明窮海絕地非貧子所宜居
故人賓客相見大半鬼榔揄兒吳中故人秦君

陽公子力勸弟做梁伯鸞故事移家梁谿蓋爲
問田廬小具而父既未葬母年又高不能旦暮
徙居之弟又苦心學道不問家人晨炊頃蒙聖
賢夢境證度益以遣緣息累壹意精修以仁兄
觀弟志行若此者恐終須是此路上人今世一
切都無論矣獨苦老母妻孥無可託者辱仁兄
見念深累許捐貲爲弟買山業有成約遣使相
存逡巡歲餘未遣何也人間世猗頓陶朱不少
患不高義高義者或身是黔婁仁兄兼此兩者
而又與弟講金石之好傅大士龐老功行願仁
兄努力施一惡人不如施一路人施一路人不
如施一善人功當相萬弟既受仁兄恩亦不得
涕無所報負此幽冥業債爲轉輪根因力勸兄
蚤回頭向大道所以報也敬遣家諸孫震奉詣
仁兄幸無爲德不卒儻使至而兄不在家震不
能待見弟此札後可遂以信使來弟交游滿天
下獨以八口投仁兄其故可知已漢宣帝黃龍
元年鼎一枚奉去焚沉水香讀二氏書此鼎已

經吳越間博雅者多人鑒定眞漢物非贋震郡
諸生以父憂涉遠道足下幸善遇之聞濟南多
清泉白石如江南趵突珍珠泠泠足洗心骨且
泰山在望秋間當得一訪仁兄出處大致幸以
語我

與李濟南

不穀拄冠南下吳中交知獨明公信使遠存不
遺故簪棄履義高於古人不穀往居靑谿明公
宜不在後車數內今日見顧特異常流人倫鑒

若此宜其及也不穀兩爲令實操氷霜苦心又
好以俸錢急窮周困官舍居恆無隔宿糧一旦
以無罪罷蘭省因可知已將毋南還四壁尚在
僅有負郭十七畝江田多爲斥鹵侵無年三旬
九食殆無以過先君權厝二十餘年尚未歸土
毋年九十不辦甘毳誠無復顏面仰戴天日而
不穀又好刻心學道還山以後一切俱空獨苦
家人蕭然無生計將棄去不顧滅迹深山則人
道有缺遂眷此環堵浮沉世諦則石火可傷坐

使物外之人進退維谷古人云廉吏安可爲也
近且以八口遠託臨邑邢子愿不穀與邢君無
生平往歲以計吏在長安偶集朱汝修宅邢君
走一介託友生求見不穀時邢君已將有持斧
三吳之役不穀謝不敢見邢君少選至奈何以
一雞肋物驕天下士邢生儕父哉及命未下第
講交游禮不穀慨然起世乃有大雅若君卿僕
安可過自局促而不以成君高長揖據上座長
安以此兩賢之自後不復相見往歲不穀以無
罪去國屬子愿以楚藩督餉抵山東所至問屠
長卿安之免官不論吾知其母老家貧無擔石
何以爲生吾且捐俸爲其買山不穀深心德之
而信使未至今聞其轉馬曹還里乃遣家諸孫
震往以八口累邢君不穀既修淨業第得稍免
內顧憂即飄然長往空山枯寂矣念今世界有
高義若邢君及足下烏可使之泯沒無聞故特
爲留此字人間又以明公爲此君郎大夫遂以
奉聞聞邢君亦且有林泉意部中得士若此敢

爲使君賀所患子愿不在家去使恐餧於路幸
使君念之新城張令僕同門年友老成閎達蘭
谿之政卓然并幸留念

與秦君陽

去冬曾遣一使修候時丈尚在長安入春來舍
中絕跫然之音無從問丈踪跡所向弟又枯寂
習嬾久缺起居此念往來起伏無已時眼前浮
雲得失丈得無芥蒂胸中邪世界事偶然而聚
偶然而散聚不知所來散不知所往海漚空花
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一人大地山河今非
一主當其得來怡然而喜當其失去悄然而悲
一旦形散神離得失何物浪憂浪喜總屬妄因
譬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夢離兵刃寤乃虛怖
漢祖唐宗竭英雄一生精力收合散亡山河入
掌受用幾何轉眄煙冷棄捐宮掖拋擲山河即
黃金爲棺寶玉爲殉與皚皚白骨了不相關生
前得失浪生憂喜時移事往祇有悲涼人方在
憂喜之中不暇論到悲涼之境稍一提醒回頭

萬念灰矣萬物芸芸各有賦命君陽身爲貴介
家有負郭美衣甘食僮奴滿前世界中人試等
君陽而上勝君陽者能復有幾等君陽而下不
及君陽者何限見幾知足斯爲達人區區雞肋
小物丈當不以留之胸中如弟一旦以無罪去
頭上冠家徒四壁其爲窮愁宜何如而弟未嘗
一日失逍遙誠知此分矣近則剏心學道已作
枯禪蓋以弟身實際語奉告非敢孟浪幸見原
察頃有人自京邑還云足下於春間暫還鄉山
想抵家已久敬裁此牋奉訊無恙作此書因念
及京邸周旋古人所不能爲每對士大夫娓娓
便凄然欲淚學道遣情此情尚未能遣去使與
山東邢子願使君有約故弟業逃身物外獨苦
八口無依移家梁谿初心不改弟以老母結念
諸子姓難以一朝飄然客歲過梁谿亦以丈不
在無主者行抵四明生計都絕無從向市上人
乞斗米一錢糲飯苦菜僅足延生有時不給神
氣自旺何者腹中無食心頭亦無事也新秋決

入梁谿晤足下盡吐胸臆先此布問太夫人夫人想各多福

與張新城元鼎

仁兄遂領海岱名邑正大賢展布胸中時揚聲策勳當更高於江南治狀吾道幸甚弟以疎迂得過當路仇家乘之謗讀爲祟遂爾挂冠仁兄標名雲臺不佞弟栖神巖谷出處不同喧寂殊致爲龍爲鼉亦各安其所矣杜門息緣了與人世隔絕屬以八口託臨邑邢子愿特遣家諸孫震遠赴邢君而弟貧如范史雲不能爲去使治往返糧所慮子愿萬一不遇諸孫且爲中途餒鬼故以此字付之子令其蒲服謁足下幸少濡沫之弟兩爲令力持氷霜又好以俸急窮交邮苦難今日坐取顛躓雖謀身太踈落拓可笑然其人亦可念矣足下問故人近狀業作蒲團上苦行頭陀邢君許邮我入口且遂入四明雪竇最深處數字爲念不及其他

與李使君

足下同之文浮海朝大士可得見聖燈佛光否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壯遊自佳恨僕不得
同行然閉室焚香修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領潮
音胸中故不乏滇渤矣海上初回便入山尋石
牕琴草足下遊興勃勃如此使宗少文終媿尚
平子病足不能走晤神爽爲飛

報元美先生

元美王先生有道門下不佞某得先生手書者
三得詩一缺然無一字奉報者有故某東還後
發弘誓願屏除萬緣及海内交游竿牘又不欲
生分別想故於先生處亦遂罷問訊又以太原
公方在熟地尤不欲通婁東信匹夫耿介過矣
頃林居數聞先生拳拳見念遂瞥爾動心冬月
辱汪伯玉司馬見約以今歲花時相聞會於湖
上同如吳門訪先生曩顏不能自堅許與西行
乃春來司馬使負約不至某亦遂禁足不出門
矣欲了宣城哭沈君典宿心會家居貧甚不能
裹糧獨負良友下泉深以爲恨某兩爲令懷永

霜苦心又好以俸錢急窮濟困官舍長無隔宿
糧乃今之爲黔婁萊蕪可知已日與老母啖脫
粟苦薑及馬齒莧細君嘗病痞至無一文錢向
醫師取藥物相視而笑病亦尋愈囷時以方生
墨三助貨之舊識賢介子易子母錢徧歷數家
不售竟返故篋薪粲有時不繼絕不向人口及
三旬九食業與家人以定力持之介母萊妻了
不作嗟怨非惟不出口吻亦不見眉端所得苦
中之趣如此既失進賢冠又貧無阿堵親朋不
至蓬累之門竟日不啓始覺耳目神明乃爲我
有萬念都灰宴心此道近頗得證驗益助勇猛
閻中既無一事相關無以送長日稍取三教之
理參其同異尋其要歸著爲一書頗爲此事染
着亦屬理障今亦將完矣尚未敢出終當請教
先生先生適來起居何似大事因緣想已了當
幸教下根之人令弟敬美先生在仕路能不忘
道念作火宅蓮花活計不令子罔伯讀書何處
聞諸郎風氣日上可不挂有道胸懷以嚮往一

念草此荒牋遣老奴奉訊維先生鑒原四方尙
先生乞文字者如雲僕不能以賣文取一斗米
先生寵於津梁矣有可令走四明假手不倭者
乎幸留念

與汪伯玉司馬

首夏作一書取三教之理詮次大略求先生印
可力不能顧遣一介蹉跎至今某頃已劑心遣
緣力修上座之業君平棄世世棄君平有身之
累都盡矣閒中無以送長日以經世出世二義
著爲一家言業已垂成尙未敢出當虛心請教
先生矣聞杖屨從吳門走梁谿入長干由采石
渡江取道謝家青山弔沈君典不審何日返三
天子都某久負宛陵之約懸懸悃良友下泉蓋緣
不佞適來貪益甚不能治出門三日糧惟有禁
足小樓計求性命大事而已此月望前後將決
計作宣州行行則尙力圖與先生一會隆所著
書多天壤間最大事間出古人未道語竊妄意
作今代未有書四顧寥寥獨念先生某千秋知

已故欲手此書急走新都面受大教往辱先生
許爲某刻白榆集如已命工則卒成之若猶未
也幸遂已其事何急而爲人謀覆詆之具弇州
先生一寄詩三詒尺牘某都無一字爲報弇州
得無督過深乎息交游謝竿牘欲斷自婁東始
以太原公方在熱地世人趨婁東者益以如雲
不佞耳之故不欲和聲附影蟻慕羊肉然聞弇
州見念彌深知已索我寥廓之外矣嬾不及修
問仲淹仲嘉兩令弟幸道某本懷寓書者爲敝
鄉胡生來吾溫美士惟先生一盼

寄王荊石閣老

射陽湖舟中得奉至教句句肝腸言言精理洵
不肖某終身喜弦佩以南還靡間晨夕某於人
間世實無所好恬於進取委心安命用拙忘機
不幸以雕蟲小技偶竊虛聲爲當世耳食人所
睚眦某又踈中熱腸操行都無崖異將迎龐雜
取忌招尤不肖蓋約已豐人捐身利物時時爲
天下人種福結緣而此身都無毛髮利於天下

遠聽不察見形生疑似是多慾多事穢溷塵堨
中人無論悠悠行路不鑒深衷即季札披裘尚
屬皮相其爲物柱何如介推有言身既隱矣焉
用文之某自抵家痛自刻厲日念至人之訓杜
門息影歸於苦空亦幸以既賤且貧世情人絕
迹不至泥垣墐戶晝日無屨蓽聲得壹意剗心
伐毛洗髓討求淨業緣愚鄙苦行爲聖賢垂愍
夢境證驗此後便能剗累遣緣益助勇猛粉身
碎骨不敢退墮此志矣所苦范萊蕪之貧三旬
九食藜藿不充介母萊妻甘心無怨一家悉知
皈依三寶庶幾類龐居士家以此畢餘生足矣
古人有云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物外之人
與人代長絕了不復交關故知乃先生方在當
路尤非野人所宜通所以不修寒暄一字者易
歲矣適徼郡秦司理北行謂及真人紫烝遂爾
動念某以肖翹微質獲蒙曇師收錄門墻乃坐
仇詬大玷師門罪廢以來刻意煎滌顧先生之
所日夜望不省之自新者何如不得已故敢粗

述不肖近履仰慰拳拳若曇師在天之靈則
天眼洞觀悉矣無生之理稍窺有身之累都盡
某於人世亦復何求要須知區區此訊斷非有
所望於先生者亦以不能忘曇師之德耳勉旃
先生努力三事上清功行正在此時願和中平
氣以天下萬世心處事待物傳說比於列星魏
公終歸紫府余小子不勝願望欣慰請從此謝
故人幸勿復爲念敝郡秦司理滿胸中一片陽
春海上爲理六年仁及窮檐蔀屋於其行父老
子弟萬人奔走如赤子之失慈母爲吏如此中
古所無先生至性善心長敢附以聞餘不敢
及

與王恒叔

李生走天台謁甘使君時不佞偶有小冗崖略
數字爲寒暄而已無何大悔不佞與仁兄生平
道義之雅何如經年修問胡得草草若爾一入
塵緣便有乖迕此弟學道不得力處不佞自入
春以來杜門禁足絕不輕通賓客亦以四壁蕭

然世情火未至坐臥小樓修頭陀行足下書來
詫我以台雁之勝使道民津津復動褰裳濡足
之念來札更云欲訪弟四明雪竇間不佞此月
初旬蹔走宣城弔沈君與太史且間道一看九
華涉秋浦尋金竹山觀世音新道場計以重陽
前後了台雁之願與足下把臂入林乃聞杖屨
有東來意遂持兩端非足下急航普陀則不佞
先渡石橋孰先孰後專俟後命書辭致疑於弟
語既究禪觀更講還丹以為此不無矛盾至所稱
觀火之說剖析三教深微玄朗至哉斯言又謂
佛則眞性常存空無所待僊則渣滓猶在犯形
必毀如已究禪觀乎則靈光千劫何假九還如
更講還丹乎則尚涉有為安見眞性語艮是矣
不佞亦知之第不佞寡昧見後世三教之徒各
立門戶互尋干戈所謂與媾為鬬末法參商竊
以為三教之理同堂共室儒者順性命以還造
化義存沒寧道家煉性命以齊造化理完不炁
佛氏悟性命以超造化妙在無生儒所謂明德

道所謂靈光佛所謂般若其道一耳特入有三門是名三教儒爲在世法二氏爲世出法道凋三光佛超萬劫此其不同也所云佛悟性而長存道犯形而有壞乃是命宗之人以長生爲事用坎離鉛汞鍊已築基河車轉運火候抽添分主賓按子午存口訣談下手煉形修命結丹成胎此全是有爲之法爲長生度世而設以命起因亦以命證果所以礙形氣而往來與天地而成壞楞嚴所指十種僊人看是物也不知道門亦有上乘廣成摽其窈冥柱下發爲虛靜無爲自然直悟眞性而精自然化炁自然化神自然化虛此都無火候藥物之名運用抽添之事性徹而命自超此所謂還丹即佛氏之見性與道門轉九之丹逈異矣文始經云見精神而久生總精神而久生命宗修長生者是也總精神而超生性宗修大覺者是也命宗之僊拘形滯氣報盡還來性宗之僊入聖豫流與佛同果君不聞西方金母與觀音大

士虛空之中時時同在一處所而重陽七眞及
吾曇陽大師皆從僊悟佛以佛修僊乎足下今
第修無上菩提見性歷劫則不必講還丹而般
若卽丹不必求長生而永劫不壞是也乃不佞
方要三氏之指歸著太面之定論則不得不立
論爾要之僕之安身立命處亦惟大覺金仙也
雖然實修實證不落言詮頓悟法門則無所住
而生其心慧能以一言了道安事呶呶入葛藤
窠臼不佞願與足下勉之足下淸眞簡澹道器
卓然弟疎愚落穆人於人間世一無所好獨以
平心熟腸爲物情所歸坐取紛溷近者痛自刻
除遂能返於簡寂一身之外都無長物居貧晏
如從此修持庶幾得見自性大事因緣須與足
下面作商量非筆札可盡聞足下廬墓所有淸
谿好山茅屋數間沙上鷗鳥煙中雞犬大有幽
居之趣令人結想三之日作此書下春卽作虎
林行馮開之信來政待僕西泠六橋上足下如
欲相會可急策蹇以至弟於虎林當有十日留

不能出門請示東來的期且遲予候濤落伽間矣因甘應溥與弟有約遣力詣之恨前書潦畧致有此冗語雖犯能仁氏綺妄之戒亦足以見不佞繫心仁兄若此之萬至矣甘君爽塏通倜士與足下論心譚道相得可知吳生流落公子以尋子來見足下病還足下乃不忘情於一見逆旅人贈金甫至之明日而吳生即從西陵來蓋其遊困甚夏秋破盡面目枯槁得足下五金據覺蘇蘇有人色菩提心冥感乃爾弟所著細世出世書業脫稿三本會紹興陳立甫司理見而強携以去未得奉教如之何弟此書成便可倣世間無事人矣

與甘應溥

不穀自黃冠入道以來自分人外人禮數既捐野性轉薦李生草草告行率爾寓書荒鄙無狀仁兄不即加督過更荅以温言直陳胸懷居然長者通倜度不穀閱盡世人獨念沈宣城高才俠節靈心熱腸當其家食數千里慕義赴之如

雲一旦遘危疾鄉父老子弟遍走郡望願以身
代者無算其品如此仁兄知之深矣徒以草疏
一節取忌江陵承望風旨者幾搆奇禍君典過
於懲創遂謀稍逃於酒色以自汚嘗與弟吐此
深衷弟不然之郭汾陽功高位重不得不爾子
以爲子罪禍本在此矣君典聰明絕世豈肯向
無汾陽之勞而有相如之累子所自託人卽舉
火坑中作活計者不幸天不祚貞良溘焉早世
使悠悠此疑千古不釋是弟之所爲君典痛心

疾首也頃仁兄方爲亡友白此疑枉而傳聞稍
僞輒呶呶向仁兄置論可謂忠於事君典闇於
知足下然寧負甘君不負沈郎僕之心也不穀
以仇口挂寇家徒四壁介母萊妻相共貧苦三
旬九食殆無以過坐是久不能裹糧千里哭君
典青山抱此長恨數日內且勉強出門一修白
雞絮酒之敬於君典重陽前後或得杖策入天
台望見賢使君顏色耳又聞于旌將有四明之
役恐弟未回無從伏候軒車委巷奈何台宕之

願終須酬之業與王恒叔約矣

與蘇君禹

不佞弟自去秋將母南還杜門滅跡晝苔蓴葉滿貧家優暮寂然盡日枯坐可謂世外閒人矣無事出門海內交遊竿牘幷廢追憶湖上畫舫名椀棊枰蓮房芡實徘徊六橋三竺間恍然隔世事兀坐齋頭時時結想故人抵掌千秋清言娓娓屬按部行役歲無寧居野人久不敢以寒暄常語仰溷清嚴仁兄當能覓我形骸之外友人沔陽陳玉叔書來力勸弟修名山之業著經世出世一書以成西蜀趙文肅公未就餘志夏日山居無事業成此書亟欲請教大雅恨足下方在嚴重地未得自達耳適辱甘應溥使君入行遂削荒牘託應溥郵致左右一寫積懷臨風瞻遡

答胡從治開府

遣不穀待罪蘭省與足下都無生平歡先生則載幣檄書千里走健兒闕下定交不穀豈豐城

獄中神物乎何望氣而知其人也及不穀橫被仇口以出先生則又馳咫尺之書且并爲治南還裝書辭慷慨至恨不得伏闕抗章以明東海小臣無罪寥寥千秋義高寒朗不穀抵四明山中甫及食新而汾代之使又在門矣蓋至今兩面孔尚未相對雖古稱神交何有若此者不穀拄冠以來生平椒蘭相許往往化爲芝蕭張謂有言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而先生之用意乃若爾求之於古未見其人壯士急

知已夫斬衰沈族何足以云惜也不穀六尺嫣然弱女子狀又黃冠入道矣少年英雄之氣灰矣無能爲豫讓荆卿之報雖然先生義存王孫爾其見趣寧出淮陰擊絮媼下哉不穀之坐困也以細人而其見收也以英物當世賢豪長者爲高義亦尚不少而獨念先生者古人所難若然不穀可以托於天壤矣不穀有胸懷之言難與世人輕吐伏計先生用意在古人之上故遂披露無忌倏隱不穀束髮蚤慧讀書十行俱下爲

詩若文模古人則古人寫胸臆則胸臆掇之而已神無所不詰法無所不禀爲人寥廓疎朗以六尺爲天下死而毛髮無所利於天下長爲吏千里號神明持身若氷愛民若子好善若渴一日十二時中無一刻不惴惴見上帝神靈上帝神靈亦監臨肹響有嘻輒應慨然思以縣令起家作功名如范氾鑾五湖子房赤松李長源一動天文足矣不謂時命乖謬當事者以仇口見罷而非其罪此念遂化冷煙急理雲霞舊業掉頭撒手便作世外人刳心息累了人生一段大事因緣脫之紅塵還其青山落籍雲臺挂名石室造物之意將在此也今業行見其效矣獨以不穀爲吏時厲志太苦一旦黃冠加首負過萊蕪而母年八十有八妻少子幼頃纍欲棄家入名山洞府而不返面母妻牽裾揆之人理不可棄去尚爾依栖環堵殊非本懷誠得負郭百畝之田上奉老母下畜妻孥無媿人倫乃合天道此世界無可托者濟陽開府顧益卿往歲許爲不

穀買山想以兵事嬰心忘之耳欲走一介詣顧使君貧士力不能治遠行裹且聞白衣人出關有禁今修一札奉從治先生煩先生爲不穀特遣一力直抵四明不穀第得百畝之田則在世遣一力直抵遠陽致不穀書于益卿所令益卿世出兩大事濟矣以先生風格當慨然爲不穀任此無疑儻先生遂欲分坂益卿仁義更善非所敢望矣作大檀越成欲一黃冠道人毗是上清功行兩君子勉之益卿奇男子意氣肝腸不減足下今日令故人作此舉止此當輸君一籌矣往僕兩爲令水蘗其操無論推俸錢以急九族貧交惟恐不及官舍恆無隔宿糧今日數千里仰食故人所謂遠望西江之水大都索我枯魚之肆爾雖然不穀形枯神不枯一點靈光自信歷劫無壞經年禁足小齋習靜修觀長日無事偶取經世出世二義作三教玄同一書旁及山川辭賦幽人寂士大抵作清冷致語讀之欲使人心骨俱暢者將成矣而爲新都汪伯玉司

馬相期西湖浦至而會王季孺太史持節至自
系乾云與先生大修平原十日飲快甚坐間蓋
無日不念道人泰山邢子愿年少有心人翩翩
才藻與不穀有日觀之約便思衲衣托鉢一度
黃河捫岱嶽直走雁門出汾晉訪先生塞下續
王生舊歡奈母年春秋高理不可遠出徒矯首
望關門紫氣結念如何先生一代詞人詞人多
偃蹇流落先生今開府擁旄竪功名西北此文
章家稱命達矣蓬萊三山近在君家宇下顧何

日歸訪安期羨門僕曾與先生約他日請徑走
登萊相共尋海上靈藥瑤草第聞胡先生一朝
解印綬謝人間事去僕則提應鬼出門矣學道
之人久不作冗長語為先生破例亦以深情所
寄不覺津津諸惟先生亮在

啓

上吳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道高明歸神功于八柱聖謨宣朗資哲
輔于三台曉入彤闈日麗黃扉之色宵還禁直

花黏赤寫之香身登鼎鉉平泰階之六符手握
斗杓奠皇圖于萬葉乃忠良之上伐亦儒者之
極榮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少號聖童秉動靜
方圓之詰夙成偉器爲文章禮樂之宗東吳麗
藻代有聞人南國英靈茲焉獨冠家住具區澤
國才吞碧浪之聲境移林屋洞天語秀青霞之
色玉瓚黃流德器驟温朗泰山喬嶽風稜屹矣
瑞凝臚傳而太史占雲蚕擅崑山片玉賦奏而
至尊擊節何誇壁水羣英年踰四十朝野之望

獨隆位正三公調燮之勳斯赫玉貌朱顏步出
而宮花俱暎金章紫綬坐來則庭燎相輝文武
並用迴萬國于陽春忠智咸宣弼一人之聖德
宇宙古今際此千萬百年極治之象薄海内外
咸頌二三元老碩輔之勳自殷周而還于斯爲
盛即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某衡茆賤品襪線微
材揣分量能乏匹夫之淺智乘時徼幸忝君相
之宏恩溷迹班行技慙鼷鼠濫竽侍從文謝雕
蟲乃因過分之榮遂遘非意之疾水宿山栖一

無足錄君恩師義兩未能酬登西巖而占象緯
知帝星台座之休明依北斗而望京華奈煙水
雲山之邈絕犬馬至微尚知帷蓋之報江湖雖
遠敢忘廊廟之懷謹以尺書仰干台聽人難縮
地語不宣心某頓首
上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帝恢至理在翼貞良天產上材借靈嶽瀆
三台四輔躬赤舄以匡時北斗南箕佐紫微而
布令故風牧克相軒后則皇國夢彼華胥夔龍

仰贊陶唐而泰運旋登汾穆德配神明華夷歸
美功存亭毒竹素流光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
上智超凡至人秀世當五百歲之昌期應風虎
雲龍而翊運產六千里之大楚滙荊襄漢沔以
鍾祥衡山昔奠九州稟炎帝祝融之氣太和今
冠五嶽借玉虛師相之神是用占清班于妙歲
矢忠智而出入三朝輔　今上于沖年受顧命
而調和四海佐真宰以平泰階開日月星辰之
運執斗杓以酌元氣會陰陽風雨之時東夷重

譯輸珍寶于闕庭北虜望風走降王于輦道萬
國享登臺之樂一夫絕向隅之聲即詩書所稱
何以加自剖判以來所未有某溲渤下材誤入
藥籠中物樗踈賤品偶占桃李餘春學慙吐鳳
補袞職媿無其能文乏雕龍玷清華實非其分
頃因狗馬之病遂邀麛鹿之期顧葵藿微情久
傾向日奈蒲柳屢質尚爾從風竊念聖主獎
拔之仁復想老師教育之德君恩師義總屬高
深野宿林居殊懷慙悚抱煙霞而偷逸雖屏青
山瞻日月而與懷敢忘紫禁惟身伏田野跡遠
嵓廊所以瞻戀空馳寒暄久曠茲者薰沐恭裁
短楮敬布私裹伏惟台慈鑒亮某不任殞越惶
恐之至

上山西相公啟 代作

伏以至人出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袞衣
之光有赫周楨降命于嶽神大昌姬曆漢道乞
靈于昴宿克孅炎精文正著盛德于三朝則天
門開朗忠獻見卿雲於五色而廟社重光蓋威

鳳祥麾逢時乃出方諸陽燧惟氣是求恭惟老
相公老師閣下三晉人豪千秋國寶西京麗藻
毫端奪參井之文章北斗儒宗門下總河汾之
禮樂土風雄厚人物故自陶唐天性塞淵德器
屹弁山嶽黑髮而正公孤調和六氣朱顏而稱
元老師表百僚周召同心輔聖天子于沖年睿
德蕭曹寧一奠我國家于累洽重熙華夷勳業
異域猶問起居金石精誠婦豎咸知名姓是誠
人文之巨觀儒者之極盛某學慙博物歪音而
誤厠雲門文未成章魚目而仰干照乘偶徼大
幸自貽片玉之羞濫在清班虛竊壺冰之號履
禁地則黷爾毫搖窺秘書則茫然目眩處非其
分每戴君相之恩如天揣已無能欲措臣子之
躬無地頃因狗馬病作遂使麛鹿心生躡雙屐
于青山頂頭敢忘魏闕結一椽于白雲堆裏未
穩卑棲仰帝座于中天獨觀朗曜望台垣于半
夜載喜昌明蓋乏才能而清華忝竊恐負乘之
足羞荷知遇而林壑偷安念報恩之何日是以

當中宵而徬徨每纜衣以躅躅顧宿疾尚延孱
同蒲柳初心未遂徒切傾葵雲泥之路邈隔鴻
鯉之訊久疎念日比于懸旌罪詎堪以擢髮茲
者敬肅蕪辭用候台履某不任云云
謝江陵相公啟代作
伏以三台朗曜開妙氣于東華四海陽春酌太
和于北斗捧卿雲于蓬島下方誰不生光升皦
日于扶桑大地曾無私照昂宿匡時父老謳歌
於西漢簫韶奏律遠臣鼓舞於南薰恭惟老相
公閣下五嶽奇姿千秋間氣夔龍德望關洛儒
宗正元宰以秉國樞萬方延頸矢忠良以酬
帝眷百辟輸心陽和式遍於遐陬枯朽遂沾乎
汪澤某材同襪線職濫封疆三載吳門實深積
鬱一朝益部復忝新恩波臣龍子之鄉既不能
竭消埃于東海蠢蠢叢魚息之國又何由布威德
於西陲是皆納垢包荒賴大人之偉度吹枯植
朽荷玄造之至仁感惟刺骨言不宣心睹漲海
之波濤雖去吳能無回首望連雲之棧閣將入

蜀尚爾搖竄叩帝闕其靡由彷彿天門之色仰台垣而徒切夢寐衰衣之光某不任欣躍感戴之至

謝吳門相公啟　代作

伏以龍德正中逢時則駕鴻麻遠被翊運彌昌建神功于八柱何物非恩司真宰于三台有生胥戴恭惟老相公閣下河嶽奇英鳳麐異彩手握金杓調六氣于時令口吹玉律散四海以陽和某志切消埃材同瓦缶濫竽憲府秉鉞江壖三年東土媿保釐之無功再歷西陲荷恩榮之有赫時維七月流火之秋方興農事詎意大浸稽天之患陡作波臣慨稼穡之淪傷過深閉閣睹閭閻之蕩析悲慙向隅是惟待罪而靡皇敢冀蒙恩而濫擢茲皆賴師相念一日有龍門之雅或假二天于雁塔之私情既屬于枌榆恩幸叨于樗散拜除戟而消竈戀戀金閶之月望劒門而極目迢迢玉壘之雲口莫揄揚心知感激平生山斗中夜台垣某不任欣仰頂戴之至

謝浙江相公啟 代作

伏以天門日朗光照窮簷大地陽回春生幽谷
當黃扉命下極四海咸慶風雲荷丹詔遠來某
一夫實先雨露顧寸心之感激詎尺素之能宣
恭惟老相公閣下東華靈寶北斗儒宗青年及
第太史奏絳殿之雲黑髮公孤上相捧瑤天之
日某河西庸品江左濫竽三載徒縻一官莫効
拜茲榮命益悚殊恩開府建牙已媿東方之千
騎搴帷就道復慙西土之雙旌恩實深于吹噓
感難忘乎銜結立吳門而儗疋練目極冤遥登
劒閣而望三台形留神往某不任欣躍感戴之
至

壽董大宗伯啟 代作

經世雄文會日月星辰之運匡時上宰調陰陽
風雨之和簡德業于 帝心發英靈于嶽降恭
惟上柱國大宗伯潯翁相公閣下天目奇姿文
心鉅匠名成三策少年藉才子之稱賦就兩都
一日貴長安之紙碧雞金馬崇班清暎乎氷壺

威鳳祥麟藻思光生乎彩筆遂登講幄佐盛德
于青宮爰正秩宗掌邦禮于紫禁久勞廊廟士
民仰北斗之尊暫夢煙霞遠近繫東山之望時
屬三秋忻逢嘉節天高八月適誕偉人借桂輪
以代華燭来顏照見桃花取天樂以張瓊筵絲
髮明于黛色交梨火棗供自西池仙曲雲謠傳
來金母蓋 皇明之運祚有赫知元老之壽考
無疆某昔承人之作牧名邦朱門清燕數奉音
徽綠野逍遥時陪杖屨仰德星之曜里契洽椒
蘭荷甘露之灑心義存金石逮自移官以來未
嘗不感念疇昔陟香山之高標停雲而憶白傅
望澄江之如練臨風以懷謝公伏惟壽比嵩高
芳流竹素名齊綺皓位自伊周某不任忻忭瞻
馳之至

疏

督府交代疏代作

伏惟開府建牙實乃紀綱重地宣威布德必須
經略鴻材矧天梯石棧閒關素號益都王畺峴

眉險絕無如蜀道國家咽喉之處更重南中廟堂籌策之勞累勤西顧是惟得人乃稱任使詎意宏恩謬及菲材臣性資蠢直智計凡庸濫竽江左久玷烏府之榮秉鉞東方莫拯鯨波之眚歲事多虞祇自深臣子尸曠之責民饑當郵尚未宣君父浩蕩之仁忽荷新恩益慙舊職蜀部關心已睹西人之旌節吳雲回首敢忘東土之黔黎戴天履地微誠願比于蜾蠃足國安邊綿力誓捐乎犬馬春和秋肅仰希先哲之寬嚴內安外攘務布　朝廷之威德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齎捧謹具奏聞

白榆集卷之十五

附諸考論

小序

東海屠隆緯真著

三吳水利總論

夫成天下之大事者其志欲銳其心欲誠其量欲虛其識欲遠其智欲習其機欲斷六善不備事罕底績古有移王屋之山者其志銳也蹈呂梁之水者其心誠也匹夫之言可以集事其量虛也九州之大可以燭照其識遠也長途之智

則先老馬用其習也狐疑之來則示玉玦貴其斷也此六善者天下之事所以成也古之聖哲大人經營天下澤被當時流照後世率用此道況水政哉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嘗而懸斷也談三吳水政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與治水實相表裏要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利害繫于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自不可缺治田而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缺均其非定計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郟亹曰單鎐詳于治田單鎐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綿亘三萬六千頃三吳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翕蕩東南之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苕霅等谿由湖州七十二漊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溧陽九陽江洮湖荆谿諸水由常州百

瀆而入北有運河受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由江陰一十四瀆入于大江東由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于大海而入江海不及者亦由武進無錫諸港以入太湖太湖三面受水獨湖東一面瀉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水道僅有吳江一十八港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分流吞多吐少易蓄難洩水口一有壅塞則停緩無力天時一遇淫雨則泛溢爲災是水口之宜通而不宜塞彰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由江入海大江之水日接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水清馳隨輒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瀉太湖一帶故道建長橋築堤路以便漕舟水道始鯁泥沙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況三吳地形東來漸低蘇州爲常鎮之下流蘇淞江爲蘇州之下流蘇淞並海地岸反高于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太湖水口既已鯁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太湖既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於蘇